

人海輪迴

長篇社會名著

廣益書局刊行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新一版

社會長
篇名著

人海輪迴

洋裝一册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江 蝶 廬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序

佛創天堂地獄之說。言天堂享種種樂。地獄受種種苦。世人固熟聞之。而實未之見也。信者半。不信者亦半。其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然而余則信之。非信冥冥之中別有所謂天堂地獄也。是信熙熙攘攘之地。自有天堂地獄之分耳。凡人生而富貴。居宮室之美。得妻妾之奉。享鐘鼎之食。被錦繡之榮。日則高車駟馬。夜則恆舞酣歌。奴僕婢養。尊處優。此非天堂而何。若少而貧賤。宿茅茨。壓粗糲。衣敗絮。作勞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贍妻子。遭環境之逼壓。感精神之慘痛。甚至鰥寡孤獨。疾病傷殘。告貸無門。飢寒交迫。男則流入卑田。女則陷身火坑。求生不得。覓死未能。此非地獄而何。嗚呼。天堂地獄。即在眼前。果報循環。歷歷不爽。於是有人海輪迴之作也。試觀首回楔子中。託言神鬼。發付輪迴。揭出人不如狗一語。其諷世也深矣。著者僑寓春申。見夫海上之形形色色。較他處爲尤多。故特發菩提心。施廣長舌。說生公法。散天女花。編作社會小說。剖分邪正兩途。描摹盡致。寄託遙深。是欲天堂中人。勿因作惡而墮落地獄。地獄中人。或由好善而拔升天堂也。古

人海輪迴序

云孽海無邊。回頭是岸。信哉。余用是有感於斯。秉筆而爲之序。

夢公謹識



方仲賢
馮滌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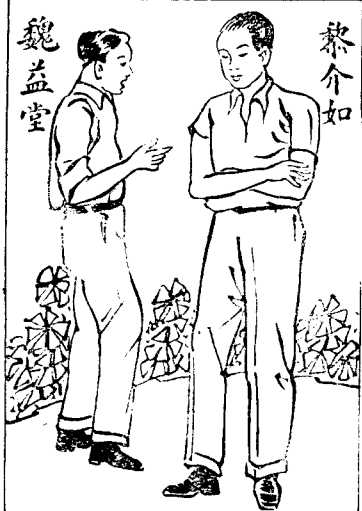
凌嘯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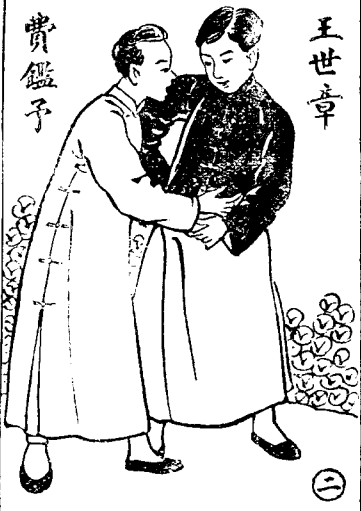
美鴻樓
老七

黎介如

魏益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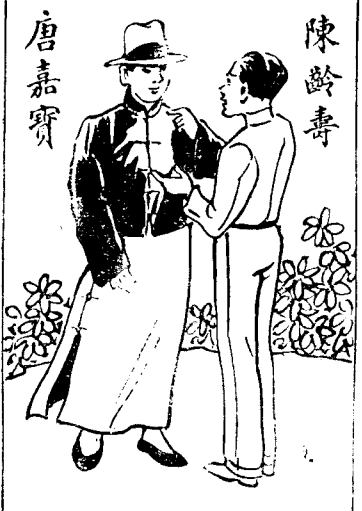
王世章



費鑑予

陳齡壽

唐嘉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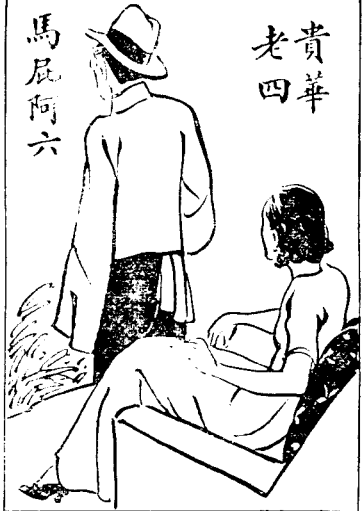


雪琴



陳老三

馬屁阿六



貴華
老四

陳金蓮



倪氏

三

華清
泉



華慕貞



黃奶奶

鳳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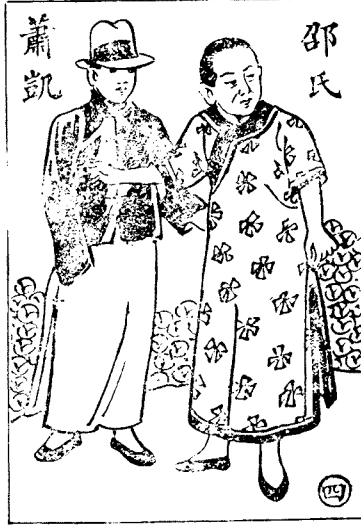
阿寶姐

鄧其南



小何

石諦



蕭凱

邵氏

長篇社會名

人海輪迴目次

- | | | | |
|------|----------|----------|----|
| 第一回 | 談鬼趣發付轉輪殿 | 慕夷風來觀跑狗場 | 一 |
| 第二回 | 遊申園偏多逐利客 | 入旅社巧遇有情人 | 四 |
| 第三回 | 棄舊戀新波翻醋海 | 温香軟玉雲繞巫山 | 七 |
| 第四回 | 鬥口角落花思換主 | 變心腸流水恨無情 | 一〇 |
| 第五回 | 拆相好求計流氓頭 | 謀職業寄身司令部 | 一四 |
| 第六回 | 驚鴻落魄搓紙成團 | 流鶯比鄰游園赴約 | 一七 |
| 第七回 | 半淞園蕩舟盟毒誓 | 大雅樓飲酒進甜言 | 二〇 |
| 第八回 | 頑劣畫師背畫龜形 | 輕狂妓人前拍馬屁 | 二四 |
| 第九回 | 填鵲橋成露水孽緣 | 敍雀局入烟花妙境 | 二七 |
| 第十回 | 急色兒郎眠花宿柳 | 負心漢子背義忘恩 | 三〇 |
| 第十一回 | 傷薄命憤投黃浦江 | 寫諭書喝醒青樓夢 | 三二 |
| 第十二回 | 兩頭落空循環遭報 | 一眼瞧見妖豔動人 | 三六 |
| 第十三回 | 紙紮店妖姬工賣俏 | 鹹肉莊浪子擬嘗新 | 四〇 |

人海輪迴 目次

二

- | | | | |
|-------|----------|----------|----|
| 第十四回 | 冷清清私訪鄧公館 | 鬧嚷嚷喜見陳姨娘 | 四三 |
| 第十五回 | 雨淋頭癡情戀少婦 | 風落帽作伐謝天公 | 四八 |
| 第十六回 | 定鑽戒潛赴寄娘家 | 索銀錢甘違親母命 | 五〇 |
| 第十七回 | 小王設計密授黎生 | 姨太藏奸遮瞞鄧老 | 五三 |
| 第十八回 | 存心出走同赴劇場 | 捲物私逃密藏旅館 | 五六 |
| 第十九回 | 意懸懸耽驚吊玉蟹 | 情脈脈却暑剖冰瓜 | 五九 |
| 第二十回 | 下榻姑家歡聯一室 | 納涼小閣夜話雙星 | 六三 |
| 第二十一回 | 訂婚姻暗絕小房子 | 得消息別識汽車夫 | 六六 |
| 第二十二回 | 償果報誰憐薄倖人 | 探新聞便宜風流子 | 六九 |
| 第二十三回 | 佛前求子妍識當家 | 庵裏藏身牽連胞妹 | 七二 |
| 第二十四回 | 捉棚雞難爲大和尚 | 結野鴛暫作小收場 | 七五 |

社會長
篇名著
人海輪迴

第一回 談鬼趣發付轉輪殿 慕夷風來觀跑狗場

詩曰 一笑相逢姑表親 休嫌慈母語諄諄 入場游戲尋常事 暗訂三生石上因

大凡一個人產生世界極不容易。必要經過了六道輪迴。纔許你到世界上來走走。可是好夕結果。却要自家前生德行。德行深的。當然是達官聞人。在社會上幹一番大事業。至於德行淺薄的。奉半是我輩芸芸衆生了。所以我常說『寧作太平犬』。不願做這亂世的人。這句話雖見得平淡。不期應驗很靈。隔不多時。上海狗潮大盛。人居然不如狗貴了。剎那間有誰不想立地化爲狗。趁這狗潮中撈摸幾個錢。可憐那些變不了狗的大拍其狗屁。藉此倚狗爲活。焉知在這當兒。竟有鬼魂在閻羅大王跟前哀求苦饒。賞他投一條狗。閻王聽了。納罕着道。好好的往陽間去投人。何以偏要投狗。你倒講出個理由來。如果充足。孤家就將你轉入畜道。投一條狗便了。那鬼魂道。理由慢講。先請問王爺。賞小鬼投的是中國狗呢。還是舶來的洋狗。閻王道。你是中國鬼。只能夠投中國狗。你蓄意要投外國狗。孤却無能爲力。那鬼魂道。中國狗在目下時勢。投之無益。各處當局鑒於野狗充斥。正在下令大加剷除。務使盡絕。不是投得去了。反自速其死嗎。最好莫如做洋狗。可否請王爺設法。閻王詫異道。孤且問你。洋狗有何好處。那鬼魂道。說起洋狗來。吃的是牛奶白米飯。住的是洋式房子。每天還須用頂上香肥皂洗一個澡。請王爺想想看。這種日子。過來何等適意。因小鬼前生做人做得怕了。才有這個志願。總要求王爺格外抬舉。閻王皺眉道。你的志願是萬難達到的。孤見你可憐。令你去投個女子。享一世男人的福。但不可暴殄天物。致下半世受苦。牢記牢記。那鬼魂起初還不大願意。聽閻王叫他去享福。一個心頓時躍躍欲動。把投狗的思想。拋到腦後去了。當下閻王傳諭鬼卒。押着他走進輪迴。隨着一衆鬼魂。往人海中投生而去。正是

休嫌帶水拖泥筆 寫出窮形盡相文

話說法租界一條叫什麼霞飛路兩旁綠蔭夾道。每當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步行其上。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對於身軀上健康。確乎很有裨益。所以馮滌芬女士。每天到毓秀中學讀書。五點鐘必要起身梳洗晨餐之後。總是慢慢的走到校裏。從不會坐過一回電車。故而伊的體育比較甚麼人都健全。因此校裏的同學。都稱伊做達克透飛脫譯義。便是脚踏士滌芬由他們取笑。仍不改伊的日常軌範。有一天伊剛出自己門口。刺斜裏跑過一位西裝少年。那少年似乎脫帽堆笑着。叫應伊道。滌妹。你好早呀。滌芬忙對少年一瞧。原來不是別人。乃是母親的內姪。喚做方仲賢。忙輕啓檀口。叫一聲道。表哥。你怎麼今天也起得大早。到這裏來想吸一些新鮮空氣嗎。仲賢笑道。滌妹。休得取笑我。我是起不來早的。不瞞你說。我還是隔夜人呢。滌芬道。你一夜不睡。做甚。這幾天時寒。煖不勻。夜間不睡。最易受病。以後要勸表哥少挨夜。才是仲賢道。原是啊。昨晚是費家喜事。高歌集全體出席。堂會我也是會員一份子。大胆串了一齣。捉放曹。等到戲畢。差不多已四下鐘了。主人費筠如殷勤優待。備了幾席精美點膳。要我們吃了才許走。直吃至天亮。纔向主人稱謝了。各自分散。我本想回去睡覺。忽然一時心裏高興。要想看看早晨的風景。因為我自從離開了學校。通身都生了癩筋。早間無論如何落不起來。致將大好的春光。兀自犧牲掉了。真是可惜。今天湊巧。作個晨遊。不期遇見了滌妹。好說得有緣。滌芬不禁笑了一笑。說道。表哥。照你這樣晨遊。偶一為之。則可。若天天如是。怕有損無益罷。說着把手錶看了一看。又道。我不能陪你談話了。表哥。你晚上有空。請到我舍間一敘。仲賢道。很好。今天又值禮拜六。我開汽車來。請姑母同滌妹到申園去觀賽狗。如何。滌芬自是歡喜。作禮別了方仲賢。逕往校中讀書。仲賢看伊去遠。這纔回到家裏。睡到鐘鳴五下方始一睜。醒轉。要緊穿好衣服。催娘姨倒了面水。把自己一張臉。用香皂擦了。又擦洗了。又洗。然後用雪花膏厚厚的塗了一層。梳好頭髮。敷上司梯康。頓時刷光澄亮。戴上呢帽。披了一襲夾大衣。再在三門櫥裏取出一瓶法蘭西香水。開了瓶塞。在身上灑了幾滴。那一股香氣。足以使人陶醉。他打扮舒齊。對着大玻璃端詳了一下。匆匆下樓。走到車間裏。將自備的那部雪佛蘭跑車。開上馬路。車間自有人關好。仲賢將車如飛的開到霞

飛路馮宅門首停下。跳下汽車。一擡門鈴。就有一個很清潔的娘姨。將門開了一見仲賢。擡起笑臉道。我道是誰。原來方家少爺。今天是什麼風吹來的。太太很記掛着呢。仲賢微微笑了一笑。走進門內。只見滌芬正在洋台上逗鳥作樂。聽說仲賢來了。忙倚着欄杆喚道。表哥怎麼來的。這般遲啊。難道睡失了覺。仲賢仰首答道。沒有沒有。汽車一時損了機件。修理了片刻。方能駛出。倒累滌芬等得心焦。說着上了台階。匆匆登樓。只見姑母坐在大沙發椅內。旁邊雪琴了頭托着金水烟袋。很小心的裝烟。仲賢走近幾步。恭恭敬敬叫了一聲姑母。方氏應着道。仲賢。你好貴忙。連我姑母家裏竟沒有空閒踏到了。仲賢臉上一紅道。姑母千萬不要動氣。這是姪兒不是。我心裏天天想來。探望探望姑母和滌妹。不曉怎的一出門。就給朋友拉住了。我便做不來主。總望姑母原諒。方氏道。我並非責備你。爲的是上海壞人多。交朋友尤其要留心。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况你年紀又輕。容易受人之愚。依我姑母的心。朋友少交。爲是。仲賢只是諾諾連聲。不敢去駁方氏的話。幸喜滌芬姍姍的走來。笑逐顏開的向伊娘說道。若不是今天我在門前遇見表哥。怕今天表哥還不會來。方氏道。怎麼不是呀。仲賢發極道。滌妹別再這樣說了。姑母更加要埋怨我哩。滌芬見他一副可憐形狀。笑得花枝招展。說道。你坐着罷。姑母一定不埋怨你。你肚中想必餓了。雪琴你去把我買的蛋糕裝來。給方少爺充飢。雪琴答應了一聲。放了烟袋。去裝蛋糕。滌芬又親手把熱水瓶裏的水泡了一盞碗。祁門頂上紅茶。分作三杯。每杯裏加了兩塊荷蘭方糖。然後一杯遞給方氏。一杯遞給仲賢。留着一杯自己喝。雪琴已將蛋糕裝來。擺在仲賢面前。滌芬道。這是我昨天放了學。到南京路冠生園去買的。叫做金帶蛋糕。製法和味道都好。表哥你嘗了。想也表同情的。仲賢笑道。你是品鑑家。一經讚美。當然是不會壞的了。邊說邊將包蛋糕的玻璃紙剝去。送到嘴裏。慢慢的咀嚼。連吃了兩方。始道。味道果然不錯。往後我也去買了。晚上當乾點吃。滌芬道。早上吃更佳。仲賢道。我起身已經飯後。那有吃蛋糕的工夫。方氏道。仲賢你身子這樣孱弱。應當早起早眠。起慣了。早方知朱柏廬先生說的。黎明即起的好處。並且你父親只有你一枝芽。將來全靠着你一人。肯定要學好。別叫人家背後談論。坍了方家的台。這幾句並不是我做姑母多嘴。你聽了難過。因爲我姑母也是方家的人。希望你爭氣。仲賢道。姑母說的盡是良言。怎敢不聽。以後當

東身自愛，竭力改過。方氏聽仲賢這般說法，大爲合意，吩咐雪琴關照娘姨，開夜飯。不多一回，夜飯吃畢，方氏進房去了。仲賢低聲問道：「我帶來三張申園門票，滌妹有興去開開賽狗的眼界嗎？」滌芬道：「我很願去見識見識，不曉得母親不肯同去。」仲賢道：「經滌妹一說，姑母無有不贊成的。」滌芬真個依了仲賢主張，進房向方氏道：「表哥請媽看賽狗，媽高興同去嗎？」方氏道：「去了要誤你讀書功課。」滌芬道：「不妨，明天是禮拜，可以補讀的。」方氏見滌芬心上要去，只得允着。道：「既是你歡喜要看，去把斗篷穿了，夜深回來要受冷的。」滌芬見媽依道，好不快活，趕到自家房裏，換了一件紫醬素緞旗袍，一雙金色高跟皮鞋，外披玄色軟緞灰背斗篷，這才闐咯闐咯走出房來。方氏也單了一件黑華絲葛灰鼠斗篷，丫頭娘姨捧掖着到門外，仲賢開了車門，讓方氏滌芬坐好，才跳上車子，發動引擎，直奔申園賽狗場而來。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游申園偏多逐利客 入旅社巧遇有情人

詩曰 觀賽歸來興未除 喜逢彼美亦堪誇 有情偏是無情好 日後空留鏡裏花

話說方仲賢開動汽車，風馳電掣，不多一回工夫，已到了膠州路。仲賢將車開到停車所在，攙扶方氏滌芬下車，隨了衆人進園收票員將票子截去了角，走入場內觀賽的十分擁擠。六角座和一元座的看台上，早佔得沒有隙地，幸而仲賢是兩元券，看台上尚有十來個座位空着，三人並排坐下。方氏座在居中，滌芬在右，仲賢在左。其時場裏還不會舉賽，仲賢對方氏道：「姑母此刻離第一次賽，尚有十分鐘，我想去買幾張獨贏票看看今夜的財氣好不好？」方氏道：「每張要賣多少？」仲賢道：「每張定例五元，我估量這第一次裏的那條司潑林，一定可以得到獨贏，希望滌芬道真的嗎？」表哥你也給我買兩張，我可不是希望贏錢，却是試試你的眼力。」仲賢忙答道：「這可我不能保險，因爲每一次賽，用狗四條六條不等，譬如司潑林是狗中之雄，比他強的或許還有，并且狗性最難捉摸，就是充當狗夫的，也未必識得透狗的脾氣。何況我們是門外漢，不過稍爲懂得一些，買起獨贏票來，比較那班阿木林，苦頭不致於喫了。」方氏道：「我們

就賞鑑賞鑑罷。何必定要去買這勞什子的票子。糟踐銅錢。即使贏了。也沒有什麼希罕。勸你歇了這個念頭吧。仲賢一團高興。被方氏這們一阻撓。心裏大爲不樂。但不敢形諸辭色。遂道。我原是一時遊戲。誰想靠了狗運贏錢。方氏道。這樣最好。我是看一回就要走的。正說着。幾個羅宋狗夫。牽了六條勇糾糾氣昂昂的外國狗。在場內兜了半個圈子。方仲賢指着那條穿紅的一號狗。向方氏道。這條就是司潑林。你看多麼雄壯。時常跑着第一的。少停你姑母看了一。定稱讚這司潑林的利害。那邊票房門口。擠擁着數百人。什九倒有買這一號狗。方氏笑道。仲賢快不要眼紅。這就叫狗不迷人。人自迷哩。仲賢也笑道。姑母譬喻得諛諧極了。話未畢。只見狗夫已抱着各號狗。納入狗籠裏面。就有一個西人。將手中的綠旗。向上一揮。那看台上的電燈。條的都熄滅了。祇剩賽場中的對棚燈。繁星價照耀得雪亮。接着那頭電兔。隆隆的在軌上試行。登時驚動了籠內的狗。狺狺亂吠起來。等到電兔一圈兜到西人。又將綠旗一揮。狗夫急把機關一撥。狗籠上的彈簧門。突然開放。六條狗爭先恐後。躡將出來。這逐那頭電兔。真個比射箭還快。那些看台上的看客。一個個引領頸。希望自己得勝。可惜這時沒有吳道子般妙筆。不然替他們留下一個寫照。用珂羅版精印成冊。取上一個滑稽萬像圖。包管暢銷一時。風行全國。一轉瞬。六條狗已將近終點。方氏道。仲賢。你的數十塊錢。幸虧我阻擋了你。若任你去買了。豈非白白的送掉。仲賢一看。果然一號狗還跑在第四。眼見得奪不着首席。心裏兀自奇怪。素有聲望的司潑林。竟爲落後。說時遲。彼時快。結果是五號西班牙痕跑得第一。三號享遜跑得第二。司潑林僅列第三。不要說獨贏。連位置都沒有。可憐說着一號狗票子的朋友。誰不痛恨他不爭氣。甚而至於有的罵着狗夫不當心。豈養得不合法。竟爲冷門。突出鳥亂了一陣。紛紛又到票房。跟前購買第二次的獨贏與位置。須臾第二次開賽。幾條狗跑到中途。忽然各顯身手。演起全武行來。勝負無從評判。由公正人宣佈本賽無效。所有售出的票子。等賽完了。另行補賽一次。馮滌芬見這許多人。坐不煖席。忙得不可開交。不禁笑向仲賢道。表哥。你瞧這班人。真可稱得忙人了。比賽十次。他們倒要跑二十次。票房足見比狗還辛苦。仲賢道。給滌妹挖苦到極點了。幸喜我不會去買票。倘然混在裏面。豈不也做了妹妹香口中的狗。這却我要感謝姑母的。仲賢正待說下去。看台邊走來一位雍容華貴的少年。見了

仲賢便點着首爲禮道。小方你纔來嗎？仲賢道。我是開賽前就來的。那少年笑笑便走了。開去。滌芬將眼梢射過去看時。見那少年身上穿着一件蟹殼青毛葛灰鼠袍子。外罩一件元色素毛葛馬褂。頭戴一頂白灰絲絨外國帽子。白襪絨鞋。一張小白臉。較諸仲賢還得勝上幾分。而且舉止態度。亦比仲賢風流瀟灑。不過面孔似乎很熟。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一時滿肚皮抄過。却想不出是姓甚名誰。回頭向仲賢道。表哥。這朋友是誰？他的面孔熟得很。仲賢道。滌妹不認識嗎？他就是凌嘯雲。滌芬始恍然想起道。噫。原來是他。有一回凌嘯雲共舞台客串穆柯寨。串的是旦末一齣。壓軸。蘆花蕩。他改去周瑜一角。做工也好。扮相也好。目下在票友中。要算數一數二了。仲賢道。滌妹目力不錯。嘯雲真是個聰明人物。一齣戲。祇消學半個月。已經十分嫻熟。上到台上。便不會有吃螺絲等弊病。所以我最佩服他。并且他又能畫得一手西洋畫。他房間裏懸的幾張男女模特兒。真像活的一般。倘使肯出賣與人。保定你搶我奪。滌芬道。他既然有這西洋式的丹青妙手。何不專心一致。成一有名畫家。還要串什麼戲。仲賢道。滌妹話說得是。但有了錢的人。終缺少長性。推原其故。有的是傳下的鉅額遺產。吃着不用愁得。左右一天到晚空閒無事。不出去嫖堂子。吃花酒。而肯學學畫唱戲。已是極長進不過了。滌妹未免責備得太甚。滌芬道。我並非責備他。我和他風馬牛不相關。他成名不成名。與我何幹？其時方氏已不耐再坐。說道。我們已看賽了幾次。止不過平賽跳欄兩種。叫我這老法人看索然寡味。毫沒一點趣致可言。偏有你們這班年輕人。一窩蜂價和着洋鬼子的調。將銅鈿銀子整票的運到外國人袋裏去。真犯不着。我是坐了一回腰。也有些瘦了。滌芬同你喚黃包車回去罷。滌芬尚未回答。仲賢搶着道。現有汽車送姑母表妹回去。叫甚黃包車呢？方氏道。還有五次未賽。恐其你要多看一歇。仲賢道。姪兒是逢賽必到。看不看隨便的。當下相將下了看台。步出狗場。仲賢脚下緊一步。開過汽車。送姑母表妹回府。一想轉去尙早。於是將車開到英華街大東旅社門首。下車入內。走進電梯。開電梯認識是方仲賢。曉得他到三十號公司房間裏去的。正想撥機上昇。只聽嬌滴滴的喊道。慢慢叫。慢慢叫。開電機的聽是女人聲音。忙殺住了車。拉開鐵門。讓他進來。仲賢一看。是羣玉坊美鴻樓老七。老七一眼瞧見仲賢。笑吟吟的問道。方少爲甚不常來白相。仲賢道。不是我不來。實在應酬太多。一個身子竟兜不轉。美鴻

樓老七道。別說好看話了。一定方少嫌我們場化小房間裏應酬不週到。仲賢道。算了。算了。下次有空一准來。今天是誰徵你來的。美鴻樓老七道。小王叫的。仲賢冷笑道。王世章在我們一班人中。門檻算他最精。他做了你幾時了。美鴻樓老七道。是舊年九月裏做起的。今年算做了兩打花頭。刮皮得真是少有。剛纔他寫局票來叫。我原想叫小阿媛代出的。恐怕得罪了他。發起牛脾氣。我是擔當不住的。說着電梯停了。走出鐵門。仲賢道。你先到房間裏去。我隨後進來。以避嫌疑。美鴻樓笑了一笑。孃娜娉婷的走到三十號房間裏去了。仲賢在外守了約莫十分鐘。方始推門入內。見小王正同了費鑑予。魏益堂。黎介如。陳齡壽四人。興高采烈的在那裏打沙哈。美鴻樓老七立在小王背後看牌。王世章見了仲賢。招呼道。剛剛我打電話到你府上。回說你駕了汽車出去的你。躲在什麼地方。仲賢正色道。我在姑母家裏吃了飯。往申園看跑狗的。魏益堂道。問他則甚。小方快加入戰團。不要讓小王一人獨贏。仲賢本來愛賭若命的。欣然便加入戰團。說也奇怪。仲賢的牌風順利非凡。小王幾次同仲賢碰頂子。終歸失敗。有一副小王頂頭一對愛司。最後補進一對六點。一張茄克。仲賢起手是一對兩點。一張愛司。一張皇帝。賴司克。又發進一張兩點。這副牌照牌面看分明。小王佔着優勝。恰好又輪着小王開口。小王就將面前的一百多塊錢。如數沙哈。旁邊陳齡壽插嘴道。小王一定三隻六點。小方是沒有看牌資格。仲賢亦疑惑。小王三隻六不敢冒險。小王催促道。賭錢要爽。說着就看。不可疑乎不決。仲賢道。且慢性急。讓我想一想。說時兩隻眼睛一轉。正與小王背後美鴻樓老七接了個觸。美鴻樓把兩個指頭在櫻脣邊一按。仲賢心孔最靈巧。不過頓時明白。美鴻樓老七的用意。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棄舊戀新波翻酷海 溫香軟玉雲繞巫山

詩曰 莫笑桃花輕逐水 致教梅子獨含酸 情場變幻如蒼狗 化作浮雲一例看

話說王世章仗了雙對資格。如數沙哈。想嚇倒仲賢。詎知背後的美鴻樓老七。一顆芳心早已愛上了仲賢。眼見仲賢將中小王的偷雞。暗暗着急。湊巧仲賢抬頭射過眼光來。忙垂下粉頸。將兩個指頭在櫻脣邊一按。仲賢眼快。知道

老七這用意是表明小王祇有兩對的意思。登時胆壯，用手擊桌道：「照看，小王聽他說着，軟了一半道：『我是愛六土配，你有三隻頭就贏。』」仲賢大喜，把底牌翻出道：「這裏還有隻兩點呢。」小王不看，猶可看見了這隻兩點，氣得兩眼發直，將面前五張紙牌拿了，就撕隨手一拋，片片如蝴蝶飛舞，口裏猶嚷着不高興，同你賭了，你有賴，司克幫忙，我也不想翻本了。於是大家休戰，結賬。仲賢是大贏家，費鑑予亦贏了數十元。小王輸得最大，其餘皆略有上下。美鴻樓老七趁這機會，向小王說了聲對不住，姍姍的走了。在臨走的當兒，那雙勾魂攝魄的秋波，對了仲賢那麼一轉，仲賢鎖不住心，蕩了一蕩，遂道：「少陪，少陪。我要回去睡了。」黎介如道：「我看你睡是假的，往別有桃源，問津是真的。」仲賢道：「不像你，把好好的尊夫人拋在家裏，專門在外眠花宿柳，幹那些不正當的行爲。」介如笑道：「這就叫家花不比野花香。」小方勸你少嘴硬，罷將來你要有外遇，給我瞧見，我得重重罰你一下。」仲賢道：「這個自然，說着別了。」小王等一班人，匆匆走到電梯跟前，只見美鴻樓老七還不會下去。仲賢納罕道：「電梯何以這樣慢？」美鴻樓老七道：「我也不懂。」這隻斷命電梯大概壞了，擡了十幾次，電鈴總不見開上來。仲賢不信，將一個指頭用勁，在電鈴上一按，電梯登時就昇上來了，開了鐵門，雙雙走進。那電梯直降到下面，步出門口。仲賢道：「我用汽車順便送你生意上去罷。」美鴻樓老七道：「生意上我不去了，請你送我到敏體尼路，泰和里口。」仲賢道：「這是順路，送你去很便。」遂一同上了汽車，飛馳而去。這裏小王等數人也無心再賭，費鑑予、魏益堂、陳齡壽也陸續走了，只剩黎介如同小王二人閒談。小王道：「今天真霉，頭觸足，想不到穩取荆州的兩對牌，叫小方發進一隻兩點，現今越想越氣。」介如冷笑道：「你的錢是冤枉輸的，本來鷄可以偷得到手。」小王忙道：「他的資格比我大，錢是應該輸的，有甚冤枉？」介如道：「你既願輸，我還有什麼多說？」小王道：「你說儘管說。」介如道：「方纔小方原不敢看牌，都是你背後老七放的龍，作成了他，損失了你。」小王一聽，不由的直跳起來道：「真是他放的龍嗎？」介如板着脸道：「誰來哄你？」小王怒不可遏道：「嗶，這賤貨大概看上了小方，所以要放我的龍。」一邊說，一邊穿上馬褂，氣吼吼的說道：「你住在這裏罷，我去一回就來。」黎介如料他一定到老七那裏去質問，遂道：「小王，你去了就來，爲要小王點了一點頭，大踏步出外，將房門砰的一響，帶上，趁電梯下樓，到得街心，也不講價錢，跳上黃包車，叫他拉到羣。」

玉坊口停了。小王走進第二家左首廂房內，只見裏面鴉雀無聲，祇開了一隻電燈。大老四和小阿媛對面坐了，把三十二隻骨牌接龍，將手心做輸贏。恰巧大老四接了個脫手，小阿媛輸了十八點，每點要打一下手心，打得小阿媛只是格勒格勒的憨笑，一眼看見了小王，喊道：「王少來了。」大老四方才住手，送茶敬烟畢，小王不等大老四先開口，問道：「老七呢？」大老四道：「哎喲，剛剛不是你王少叫的嗎？恐怕他見辰光已晏，回到小房子裏，睏交去了。」小王道：「大老四，我問你，他除了小房子之外，還有甚麼秘密所在？」我今晚要尋他，講句話，說時聲色俱厲，大老四雖則絕頂聰明，也難猜出這樁緣故，必過曉小王面上罩了一層濃霜，明知同老七心裏有些難過，炒蝦等不及紅的要尋老七，當下答道：「他只有小房子是在敏體尼蔭路，其餘所在你王少向來明白，我同老七面和心不和，從不一淘白相過，所以我全本不曉得。」小王聽大老四句句是實話，便來問小阿媛，小阿媛道：「王少，你來問我，還是去問電線木頭好？雖然有時同七阿姐出去，左右不過看戲罷了。」大老四一旁又道：「王少，你要尋他容易，只消守在小房子裏，總會碰頭。」小王深以為然，揚長出去，仍坐上原來的黃包車，追蹤到敏體尼蔭路來，不多片刻，早到了泰和里口，小王給了拉車的小洋四角，進街抄到後門跟首，伸手敲了幾下，喊道：「老七在家嗎？」這一喊，可驚動了樓上一對男女，原來仲賢駕着汽車，送美鴻樓老七回轉小房子去，一路之上，老七早灌了仲賢不少迷湯，仲賢見老七風頭還健，那仲賢雖非寡人，却也好色如命，自然很賞識老七，只因老七是小王的洩情工具，未便剪他的邊，傷了朋友和氣，剎時汽車已抵泰和里口，美鴻樓老七堅邀仲賢到他小房子裏坐一坐，仲賢不依道：「這裏巡捕少，汽車停在外面，最是危險，目下有一班羅宋人，專門盜竊汽車，手段異常高妙，老七道：「你放心，過去兩三家門面，有一家德新汽車公司，我是老主顧，你的車子可在他公司裏借停一歇，就不虛有意外了。」仲賢見他這樣要好，面子上再也却不過去了，勉強說道：「這倒使得，說着將車駛近德新公司，老七走下去，向公司裏帳房說妥，歇好車子，然後攜手而行，走進泰和里，抄到後門，老七摸出鑰匙，開了斯畢靈進去，拾級登樓，老七是住的前樓，後樓是老七的娘睡的，亭子間是借給小姊妹貴華老四的，仲賢見前樓收拾得很潔淨，而且陳設的器具鐵床也極有次序，地板上還鋪着一條地毯，步履其上十分柔軟，老七讓仲賢醉翁椅上座下，自

家將那雙銀邊漆皮高跟鞋子脫掉換上一雙白緞子洒花拖鞋。其時老七的娘送進一盞香茗。老七接了親手遞在仲賢手裏。仲賢一口喝了。老七吩咐他娘道：「你下去問好了後門睡罷。停歇方少回府。我自會關的。」他娘曉得女兒意思。答應着走了。老七隨手掩上了房門。傍着仲賢坐下道：「你可要謝謝我。」仲賢道：「應當要謝你。說時在皮夾內數出一百塊鈔票給與老七道：『這個就算謝儀可好。』」老七道：「我同你說說話。方少竟會認起真來。我老七人雖窮。倒也不希罕銅錢的。」仲賢道：「老七你嫌少嗎？」老七道：「這真天曉得我老七若是要錢。小王贏了他豈有不肯爲甚。我要放小王的。龍做這半吊子。皆爲看你方少品行老實。同小王天差地遠。所以我情願和小王拆情。」仲賢笑道：「我老實在什麼地方。你別看失了眼。我比小王還要刁鑽數倍。快收了這鈔票。千定不要和小王拆情。」老七如何肯收。說道：「方少你討厭這鈔票。暫時放在我妝台裏。要用再拿。我可不要的。」說着將一百塊鈔票鎖入妝台抽屜之內。仲賢起身道：「我要走了。明天我到生意上看你罷。」老七雙手在仲賢肩上一搭道：「早得很哩。不妨多坐一坐。」一邊說一邊推仲賢坐下。自己就坐在仲賢的大腿上面。又將一條粉臂勾住了仲賢頸項。輕聲淺笑的問道：「今天是你來得去不得了。」仲賢道：「你要我等在這裏做甚。設或小王趕來。你我不是私也是私。叫我見了小王。還有飾詞的餘地嗎？」老七道：「你儘管放着一千二百個心。如果他來。我們規規矩矩。他不見得潑翻醋罐。」仲賢道：「老七你不是愛我。簡直是害我。」老七道：「方少你胆小極了。小王又不是吃人的。他就是來。我早已想好。將你匿在貴華老四的亭子間裏。豈有我老七有害你之理。」方仲賢聽說這才放心托膽。坐着同老七閒話。老七的娘睡在後房聽他們唧唧噥噥。講得十分投機。可是聲音越談越低。後來却一些聽不出來。只覺自己睡的那張臥床。像日本地震相似有劇烈的振動。他的娘原是情場中的過來人。早知前房的一齣把戲。勢所難免。心裏却很快活。若女兒巴結上了小方。他家中財產又大。不比小王外強中乾。不能持久。他邊想邊望被窩裏縮。俺沒了一雙耳朵。不聞不問。那曉得正在此際。忽聽後門上有人叩動。不但老七的娘吃了一嚇。就是前房方仲賢和美鴻樓也吃驚非小。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門口角落花思換主 變心腸流水恨無情

詩曰 夜半敲門暗着驚 燕鳴鶯叱念相爭 愛河從此藍橋斷 別戀新歡改舊盟

話說老七的娘聽見有人敲着後門，疑惑小王到來，靜着心側耳一聽，果真小王在那裏喊着老七，嚇得他趕緊仍從被窩探出來，在板壁上敲着道：「阿媛，快點！小王來了。」方仲賢好不着慌，急將西裝整一整好。老七雖然鎮定，終究心虛，忙取了一柄抿子，蘸着鏤花水，把蓬鬆的雲鬢刷了一刷，安慰仲賢道：「方少不要急，你跟我來好了。於是走到亭子間邊，輕輕喚道：『老四睡了沒有？裏面華老四答道：』剛剛答到床上。」七阿姐喊我做甚？老七道：「你的陸老爺可會來嗎？」老四道：「今夜輪不着班不來了。」老七道：「你老爺不來最好，請你快起來，我有話同你商量，並且還有一件東西寄給你。」貴華老四平常和老七交情素厚，馬上下床等到房門一開，老七就拿方仲賢推進了亭子間，隨手將門反扣了，然後下樓去開小王。小王在外敲了半晌門，早已滿頭是火，一看見老七，劈頭便罵道：「爛污婊子，睡得這樣死法，說着逼同老七上樓，前房後房找尋了一遍，冷笑道：『我認道你藏着什麼人，一時不能下樓開門，累我等了一刻多鐘，看你樣子又不像睡，倒底你幹甚勾當，故意慢慢的開我，說出來便罷，不說出來，老拳奉敬美鴻樓。』」老七寫寫意意的說道：「小王，你莫非多喝了酒，說的醉話不成？」小王道：「那個喝什麼酒？」老七道：「既是你不會喝酒，我藏的人在那裏，請你搜尋出來，讓我見見。」這幾句話，小王險些塞住了口，駁不過來，只得臉色一沉，硬挺勁的說道：「有我小王料，你也不敢藏人，但我終疑惑你不是好路道，此刻已經半夜，不睡在床上，想守誰？」老七笑道：「你越說越不成話了，一個人自有一個人事體，更加我是不慣早睡的，與其躺在床上睡不着，還是不睡的好，照了你這樣多心，一到屋裏，非睡不可。」小王道：「你口齒利害，我說不過你，以後睡也好，不睡也好，我可又要問你一句。」老七道：「問我些什麼？」小王道：「方纔我們打沙哈的時候，你何以叫小方看我的牌，是什麼居心？」老七故意着驚道：「我與小方橋是橋路是路，我叫他看你牌做甚？況且當時我立在你背後，非但口不會開過，連氣也沒有透一透，勸你修修口德，不要含血噴人。」小王道：「這事決勿錯怪你，并且活口現在，雖然輸掉錢，是小事，不該幫了別人，破壞我的偷雞。」老七聽了，面孔一板道：「是誰說的？我跟你去質對，省得你偷不着雞，難過。」小王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還要嘴硬，同人家質對，有所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要是你眼睛不飄。」

什麼一飄小方決不會看。這時美鴻樓老七一想，小王來質問此事，必然當場被人冷眼看了破綻。小王的牛皮筋脾氣輕易不肯完給，不如借這一條導火線和他決裂散場。脫了這累好與小方大官大樣聚在一處，打定主意，態度頓爲之一變，換上一張軍閥倒戈的面孔。房間裏空氣立呈緊張。老七用手在桌上一拍道：「就算我放你龍，也沒有大不了的。事你不要吃嚇頭倒這裏，不是你發脾氣的地方。」小王自從結識老七以來，一向溫存體貼，只有老七吃自己的排頭，從不會自己碰過老七的釘子。胸坎裏如何容納得下，不由的一般火勢從丹田中衝至髮尖，惡狠狠握着一個拳頭，在老七面門上晃了一晃，罵道：「賤骨頭，我知道你變了良心，想拆開了我。同小方要好，哼，換別人一拆就開。你想拆開我，小王難上加難。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免得觸動了我火打你這爛污貨。」老七見小王受算，索性再激一激道：「打我的人，只剩我的娘，其餘都死光了。你要打我，挨也挨不着。小王不知老七用的是計，虎也似跳到老七面前，說道：「打了你，你便這樣說着，就是一下耳刮子。」美鴻樓來得正好，帶哭帶罵的同小王對打起來。老七的娘聽他們突然正式開火，急得倒拖了鞋皮，進房調停。無如老七一顆心已橫巴，不得小王動手，所以憑娘怎樣解勸，只是不依。小王見老七今朝猶如換了個人，身反覺有些軟化，不由的連連讓步，退到房門跟前。老七的娘想將老七抱住，被老七一掙，蹶到小王身畔，還待廝拚，虧他娘攔得快，不會復戰。他的娘趁勢將門一關，向小王努努嘴，到後房坐下，開言道：「王少爺，你總要耐心些。阿媛的心相算得好了，你時常拿他蘿蔔不當青菜，自然要積不相容。同你開了，現在已經弄僵，我也沒本領調和，請你回府去罷。」小王眼睛一瞪道：「他脾氣僵，我難道懼怕不成？」老實對你講，我是十分讓他，要真同他打，也經不起我三拳兩腳。我今晚一定不去，看他用什麼法子擺佈我。」老七的娘道：「哎，喲，王少爺，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見識。千定看我老太婆薄面，趁早回府，讓我慢慢地勸他。」小王道：「你一天勸不醒，我一天不能來了。」老七的娘道：「不是不留你，王少爺，你同阿媛剛剛觸過了電，決不許你睡在他房內。這裏後房祇有我一張鋪，烏糟不堪，像你王少爺何等愛清潔，要留亦不敢留。至於能來不能來，不干我事。」小王聽老七的娘說得句句動聽，暗忖：「來不來，一雙足生在自己肚下，對他奈何我不得。」立起身道：「我今聽你說話就走。明天再來。」老七的娘鼓掌道：「這纔對了你。」一雙碗不響，兩隻碗

便響不成。有我勸勸阿媛和你王少爺要好到底。小王給老七的娘一嘴蜜錢砒霜。心裏轉快活。叫老七的娘陪着下樓。耐着一包氣。蹣蹣涼涼回到家裏去了。美鴻樓老七恐他復回守了半晌。心掛小方在那貴華老四房內。不知怎樣了。忙過來解去反扣把亭子間門一開。不禁妒火中燒。老大的不自在起來。要知什麼一回事。須煩作者把這經過詳細報告。不可原來剛纔老七將仲賢推進亭子間的當兒。貴華老四要緊下床開門。衣服不及掩好。酥胸半解。突然見一陌生男子。早羞得兩頰添暈。慌忙鑽入被窩。及至仲賢坐定。方始探出半個頭。細細把仲賢一看。唇紅齒白。一張面孔的縹緞。從生眼睛以來。好說得沒有見過。心裏暗自忖道。莫怪老七要背了小王。同他勾搭。可是我老四自己命裏不會修。碰來碰去。總碰着些老頭子。今天他走進我的房裏來。活該我黃四與他有緣。搭得上。搭不上。要着。我老四的額角頭了。想到這裏。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只管釘住了仲賢。面孔發呆。倒看得仲賢坐着不安。背過臉來。觀看壁上掛的照相。見那照相是老四同陸老爺合拍的。陸老爺拈髭微笑。一手抱住了貴華老四的纖腰。坐在沙發椅內。這副肉麻形狀。熬不住嘆喲一笑。貴華老四嘴咕着道。自己尚在急難之中。反來笑人家。真正太不識相了。仲賢聽貴華老四發話。明知自己一笑的不是。連忙陪禮道。老四姐不要動氣。我並不笑什麼別的。只笑外面小王無理取鬧。老四原祇要你開口。那裏是責備仲賢。便道。小王倒是好人。全是你闖出的禍殃。仲賢道。怎說是我闖的禍。老四伸手拍拍床沿道。聲音放輕些。別叫小王聽得了。連我也悔氣。快坐到我床沿上來。外面就聽不出我們說話了。仲賢低聲道。老四姐的床上。我如何可坐。你給陸老爺知道。兀的又不是我的禍根嗎。貴華老四道。坐坐儘不妨。不是我老四誇口。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跑得馬。我隨便到那裏。陸老爺終不疑心我的。仲賢堅執不允。經不起貴華老四一副死拉活扯的手段。強伸賢坐在床沿上面。老四道。我問你老七幾時認得的。方仲賢道。認得已久了。老四道。我雖同你方少初次相會。覺得你方少不是花柳場中慣家。仲賢道。何以見得。老四道。像老七這種名氣。你一些都不知曉。反而和他去做相好。豈非你不是老白相。仲賢忙問道。老七有一種什麼名氣。可能夠說給我聽。老四道。論理。我與老七是出科姊妹。不該說他壞話。一則使你們雙方情感上發生意見。二則怕你方少不肯做守口如瓶的君子。鬧出來。嘴舌的事來。仲賢正

色道。搬弄是非，豈是我輩所爲。請你快告訴我。貴華老四正想把老七從前一番歷史，告訴仲賢。不防房門一開，老七虎也似搶步入內，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拆相好求計流氓頭 謀職業寄身司令部

詩曰：慣操神女生涯夢，熟視蕭郎陌路人。往事今朝重說起，不堪回首已成塵。

話說華貴老四正想把老七的全本歷史講給方仲賢聽。使方仲賢不敢同老七廝混。不防美鴻樓一開房門，看見仲賢坐在老四床沿上，交頭接耳，不知講些甚麼。女人家器量最小，雖芥菜子也不能嵌一粒。如何容納得下這種事。依老七的心，當場就想得罪老四。幸虧一轉念頭，想着剛纔若不是老四做一做救星，定被小王撞破。所以一聲不响，虎也似搶步進房，拖了仲賢就走。到了前房坐定，老七把個指頭，在仲賢額上一點道：你真是個叫化子，見了蟹，不管死活隻隻好的。仲賢道：你不用疑心，我與貴華老四不相識，因爲他有幾句話，要同我講，故而請我坐在床沿上的。老七嘴一撇道：不是我酸溜溜說道。實在貴華老四是個騷貨。平日他有個綽號叫做担己精，迷起人來，手段第一。現在除了包他的陸老爺以外，時常和那些汽車夫、拆白黨、胡調你想想，這種貨色好不好。仲賢笑道：我又不要同他親熱，他規矩也罷，輕賤也罷，都與我不相干涉。要你擔什麼心呢。美鴻樓老七就將方纔與小王交關情形，詳細說了一遍。繼而又在仲賢耳畔促落促落說了幾句。仲賢面現難色道：老七道事可以暫緩，若操之過急，恐怕小王不是好惹的。并且我對於小王也覺抱歉。老七道：怕了小王不能算人了。必過小王認得幾個大亨，可以請大亨來做出頭樣子。換一句說，大亨認識了，也沒用，非要送他整包洋鈔、整疊鈔票，是不肯輕易出來斷的。仲賢道：這也不可一概抹殺。那些認錢不認交情的大概是起碼大亨。老七道：那末自然有面子的大亨，像小王這樣人也結交不上。不是我老七誇口。法蘭西金老爺、林老爺，我倒都認得的。倘或事體弄尷尬，只要我去求他二位，總肯高抬貴手，出來替我了結。仲賢道：既然你有人幫忙，我也不來攔阻。但我有一個要求，不許壞了我的名譽。老七道：這是我身上的事體，自有我去幹。

與你名譽上並無絲毫損失。可是事成之後，方少怎樣的待我。仲賢付了一付道：「現在不能正式回答你，事成了再說。」老七十分歡喜，仲賢道：「天不久就要亮了，免得睡在這裏擔驚受嚇，想回去睡了。」老七道：「我也不留你了，讓我劈開了。」小王和你安安逸逸聚在一起，仲賢說好，於是老七送仲賢出後門，仲賢自開汽車回去不提。老七關門上樓，一看梳妝台上的時鐘，却已四點二十分了。四下裏的鷄啼聲和馬路上的糞車聲，已釀成一片。心想：「一睡下去，至少到晚上纔醒，豈不誤了自己的大事。」只得在沙發椅內養了一回神，挨磨到八點鐘，光景喊娘起來，泡水洗臉，又叫娘去餅攤上做了幾個免青生煎饅頭，吃好了，隨身打扮，走到衙堂口，坐上黃包車，一直拉到法大馬路文明同樂居門首，給了車資。上得樓來，見靠洋台的一張桌上，雖有兩三個人坐着，却没有唐嘉寶在內。何以老七一看就曉得呢？因為他們吃茶，是預備有人來接洽的，而且不叫檯子，叫做蟠桃。當下老七走過去，含笑問道：「對勿住請問一聲，嘉寶叔要什麼時候才來？」其中即有一人答道：「今朝聽見說有些不大舒服，來來來，你看嘉寶做甚？」老七道：「很好，很好，就揀空椅子坐下，必須面見那人。」道：「這樣罷，你且坐一坐，他來最好，如他不能來，我領你到他家裏去。」老七道：「很好，很好，就揀空椅子坐下。」那人就執了茶壺，斟了一盞茶，又遞給老七一枝香烟。這纔撥轉頭，同其餘二人閒話守了一歇。老七覺得心很焦，望那樓梯邊上上下下的人，雖多，獨不見唐嘉寶的影子。暗忖：「嘉寶千不生，病萬不生，病揀准自家托他幫忙，便生起病來，好算得不巧。」老七正在盼穿秋水之際，只見唐嘉寶拿了一根極粗的司滴克，撐着上樓。老七如獲至寶，連忙迎上去，叫應道：「嘉寶叔，可是有些貴恙？」唐嘉寶道：「昨天在朋友那裏應酬，多喝了一杯酒，醉後受着了冷，醒轉來，頓覺頭疼腦漲，害起重傷風，你曉得我是不能不上茶會的，祇好勉強撐了這根棒出來，你大清早到這裏，倒也難得。」美鴻樓老七湊趣道：「我來望你呀。」嘉寶道：「不敢當，不敢當。」一邊說，一邊同人點頭招呼，將至桌旁，那先前數人讓他坐定，茶館送上一把熱手巾，嘉寶擱去了帽子，連頭帶面揩了一回，然後呷口茶，在嘴裏咕都咕都咽了一個，吐入痰盂裏，面將雪茄燃着了，開口問美鴻樓道：「老七，你來到這裏，我料定無事不登三寶殿。」老七道：「嘉寶叔，一猜便着我，一來望望你，二來有一件小事，拜懇你嘉寶叔替我出出場。」唐嘉寶道：「我能夠幫忙你處，皆可使得你先，把原委說給我聽了，容易。」

了結。我派手下同你去叫開就是了。美鴻樓老七聽嘉寶肯代他出力，喜得心上蓮花，朵朵開放，堆笑言道：「嘉寶叔，這件事說來很有些難爲情的，但到了如今，只好不瞞天地了。嘉寶道：「你儘說不妨。」老七遂欣後說道：「我老七自吃這碗堂子飯，一向很清白的，總想好好叫嫁個人，下半世過些日子，因此我就隨時留心，恰好有個客人名字叫王世章，人是極其漂亮，年紀又輕，彼此有說有話，樣樣事體都討我歡喜，不知不覺被他騙活了我一顆心，順從了他。那曉兩下要好之後，他就變了本來面目，稍有不遂，立刻就要和我尋事淘氣，我總捺住了自己火，不與他計較，怎奈他得寸進尺，擺出勢饒來壓迫我。嘉寶道：「這是你自己不是，有所說引狗上面，你百般趨奉了他，自然不擺架子，他就要擺了。老七道：「原是我錯了念頭，不該同他親熱過分，等到現在心裏明白，照這樣混下去，終非久長，況且昨夜裏他又動手打我，說着將臂上的指甲傷痕，示給唐嘉寶觀看。嘉寶一看，果然老七雪白的粉臂上有四五條鮮紅的爪痕，便道：「以後怎樣呢？」老七卽將對打一層瞞起，往下說道：「我是個無用的女人，如何打得過蠻野的男人，假使在他火頭上強一強，白白多吃一場眼前虧，只好向他苦求，幸而受了些微傷，因此我越想越怨，命想和他拆開散場，無如王世章這個人，生性刻毒，輕易拆他不開，所以一夜未睡，特地來懇求你嘉寶叔。唐嘉寶道：「豈有此理，你又不是他的正式妻子，百樣都要受他管束，卽使就是正式，亦應當相敬如賓，不可這般虐待，況且目下新法時代，對便對，不對便可請律師上堂，請求離異。老七，我否則不來管你們閒事，實在聽聽你的話，引動了我的抱不平心腸。阿六，你同老七去出一回力，那先前與老七問話的人，就是阿六，姓顧，口齒伶俐，手段圓活，最能討嘉寶歡喜，而且淘夥之中，個個和阿六要好，其實全是阿六工夫深，所以大家給阿六加上一個諱號，叫做馬屁阿六。當下阿六聽嘉寶傳喚，忙不迭的站起答應着，是嘉寶又道：「這是我的差使，不許你花費老七一文錢，等到辦好了，決不叫你白幹。馬屁阿六道：「有你嘉寶叔吩咐，理當效勞。嘉寶說好，就叫美鴻樓老七同了馬屁阿六去找尋小王，一枝筆難敘兩邊事，作者只得收轉筆尖，且將小王的略歷敘一敘，使讀者亦得悉小王爲人，確是社會上一個不良份子，原來這王世章，本籍安徽，爺娘從小就沒有，虧他的叔父撫養長大，聰明過人，在高等小學畢業之後，他要求叔父到上海求學，他的叔父不忍拂他的意旨，一口答

應措備資斧將他送入上海烈明中學肄業。他居然很上進，每逢到大小考試，他的成績總高人一等，尤其是國文堪稱全校之冠。故而他的叔父愛他勝如己子。他叔父在原籍，有些手面。一俟王世章中學畢業，替他在衛戍司令部裏謀得一個秘書的位置。因他文學兼優，深得秘書長的器重。他正在年少英俊時代，膺此要職，出必軍服革履，頓時眼空一切，舉動漸漸越出軌外。有時合着幾位同事，玩到深夜回部，起初自己還肯約束自己，無如日復一日，竟成了習慣，就嫌往返不便，私自擇了個適宜地點，向人家租了一間亭子間，覺得比較住在司令部，舒服萬倍。有一天早上，王世章開了窗門，將熱水壺裏的水傾入盆內洗臉，忽見對面亭子間裏一個人影一閃，急忙凝神一看，原來是一位風鬟雲鬢的女子，要知道這女子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驚鴻落魄搗紙成團 流鶯比鄰游園赴約

詩曰 望衡對宇豔驚鴻 咫尺天涯路不通 一紙情書伸密約 團成飛蝶過橋東

話說王世章一眼見那女子，雖非天姿國色，却也出落得千嬌百媚，不由的一個魂靈兒，飄飄蕩蕩，吹送到對面亭子間裏來。那女子見他這副癡呆形狀，熬不住嫣然一笑，將白紗窗衣一拉，把王世章的視線夾斷，停了好半晌。王世章方纔如夢初醒，冰冷的四肢也轉煖了，揩好了面，細味剛纔的一幕情形，那女子回眸這一笑，百媚橫生，並且笑中大有緣在。本來自己也二十多歲的人了，尙未曾討得妻室，莫非那女子與我有萬籟之分，我何弗用一番心思，慢慢打動伊的春情。倘然伊已經許配於人，做一回露水夫妻，也可稍解我客中寂寞。王世章想到其間，快活得什麼似的。獨自一人在亭子間裏舞蹈起來，幸虧几上的鬧鐘滴鈴鈴一陣鬧，方始打斷他的興致。一看鐘上已八點半，離辦公時間不遠了，趕緊穿好衣服，鎖了房門，逕到司令部糊裏糊塗辦了一天公別的地方也不去了。匆匆回到屋裏，見對面的亭子間簾幕深沈，美人影杳，絕無半點聲息，不禁大爲失望。一個人百無聊賴的躺在鋪上，胡思亂想着道：我若這樣的一想，情願是永遠達不到美人垂青的目的，非先用挑動手段，有了談話機會，然後方可着手進行。或許如我

之願。他躺了一回，背間好像生了刺，只得仍舊坐起。恰見寫字檯上放着一本古文筆法百篇，他執在手中，隨手翻着一篇東坡夜游赤壁賦，他就放開喉嚨，朗朗的念將起來。他念得正高興，驟見對面亭子間裏電燈一亮，窗子呀的開了。那開窗的女子，不是早上的美人兒是誰？王世章這一喜非同小可，果然書中自有顏如玉，被我一讀就讀了出來。足見古人絲毫不欺人的，恨不得從這裏跳到對面，和那美人兒一親芳澤。這纔稱心如意，繼而一忖，恐怕唐突了美人，致遭美人鄙棄，豈非唾手可得的天鵝肉，空勞夢想？如今我要弔他的膀子，常言道：天下無難事，鐵杵磨成針。我抱定了這堅忍的宗旨，無有不入我的彀，於是索性放出書獸神氣，晃動着一個腦袋，拚命價讀，引得對面的女子格格地笑。作者先交代這女子姓華，原是無錫望族，閨名慕貞，青春正當二九，尙未許過人家。雖有親戚來做媒人，不是門戶不對，定是八字不合，因此耽誤到了現在。慕貞的芳心中，背後未免抱怨爺娘不早作主，以致影隻形單，空幃獨宿。伊早間見了王世章戎裝打扮的氣概，心坎裏已三分默許。此你又見他這般用功讀書，更加合意，故此毫不避嫌，坐在靠窗也拿了一本書觀看。只等王世章用言來挑撥，並且不時用一雙眼睛向王世章注視。王世章雖非情場中斷輪老子，見了這副情形，明知已受美人青盼，喜得骨頭輕剩了四兩，隨從袋裏取出一枝自來墨筆，颯颯的在紙上寫了一行小字，復在手中搓成紙團，望準對面窗裏一拋，說也湊巧，正拋落在那美人的書上。慕貞見一個紙團落到面前，不由的暈添兩頰，羞答答的把紙團拉直，見上面寫着道：

女士芳鑒：明日三時有暇，請移玉半沁園一敘爲幸。乞覆。王世章脫帽。

華慕貞看罷，立起身來，含着笑對王世章點了一點頭，表示首肯之意。王世章見美人業已答應，喜從天降，要想開口動問，可是那美人早將窗子閉了。登時路隔蓬山，可望而不可即，可笑王世章向對窗出了半晌神，意興索然。古文也不讀了，關好了窗，解衣安睡。大凡有了心事的人，躺在床上，極不容易睡着。王世章當然也逃不出這範圍，眼睛望着帳頂，再也合不攏來。又想着到了明朝，往半沁園會見了彼美之後，不知能不能有求婚的希望。如其不遂，所欲叫我怎麼辦呢？再一想，我真愚笨極了，婚姻管他成不成，先把伊搭上了手，伊願意從我的，不妨結爲夫婦，倘若伊做癡

假呆我落得一享這外快豔福豈不便宜……哎喲。如果明天伊爽約不來。不是叫我一人在花園裏望長了頭頸嗎。王世章左想右思。虛火上升。愈加不能入夢了。好容易捐棄了一切心緒。這纔呼呼的睡着。一聰醒來。早已紅日當牕。一骨碌爬起身。見對窗關得很緊。匆匆梳洗畢。趕到司令部。已過了辦公法定的時間。也沒有心想辦事。可是作對的光陰。比較平日來得長。挨到午後。那時鐘也變成牛步化了。此際的王世章。真有度日如年的苦况。又挨磨了一大歇。見鐘上的長針。已指在兩點二十分了。他把眉毛一縐。假裝着肚痛的模樣。一拐一拐的拐進俞祕書長室內。俞祕書長見他這幅神情。問道。世章。你做什麼。王世章用手揪住了肚腹。哼着答道。俞先生。我一時腹痛甚劇。想告假看醫生。去。俞祕書長是個誠實的讀書人。那裏懂得王世章的鬼計。便道。你有病。我就准你告假。王世章暗暗快活。辭了俞祕書長。出外。宛如鳥脫樊籠。脚下也有勁了。出了司令部門口。一看煞是奇怪。往常總停着幾輛車子。今天竟一輛都沒有。不禁叫起撞天屈來。心裏却十分惱恨這班車夫。沒事時他們反老等在門首。如今要用着他們。就連蹤跡皆不見了。以後這班車夫不來便罷。給我一朝遇見。非將他們一個個處辦重刑。難洩我此番胸頭惡氣。他一邊用法律手續解決車夫。一邊放開了脚步。在路上行走。暗忖從這裏步行到半淞園。怎能夠准期蒞約。設或去得遲了。叫我對彼美如何過意得去。他越想越恨。這班車夫正在恨無可恨的當兒。見遠遠三個江北人。拖了一輛破舊車子。慢吞吞的走着。方步過來。王世章如獲至寶。脚下緊一緊。迎上前去。喝令江北人停車。江北人見他身穿軍服。吃了一嚇。戰兢兢說道。老爺。我身上有毛病。拉不動車。要回家去了。王世章聽他如此說法。大爲失望。只得擺出無賴軍人的勢威。操着京腔。強迫道。放你媽的屁。瞧你好端端。不像有病。我老爺叫你拉車。你敢說不拉嗎。哼。這裏現有傢伙。打折你的狗腿。看你一輩子能拉不能拉。江北人聽了發極道。不是不肯拉你老爺去。實在小的腿跑不動路。請你老爺慈悲。慈悲全了我狗命。王世章急着要會彼美。那裏肯饒道。江北人。虎也似跳上了車子。吆喝道。你的性命。于我鳥事。把老爺趕快拉到了半淞園。回頭老爺多給你幾毛錢。江北人見他一副窮兇極惡的相貌。再挺撞下去。必於身體上無益。祇好自認晦氣。強打精神。拉起車子。拔步前跑。王世章性急如火。坐在車裏不住的催促。無如催促愈甚。反把江北人催昏了一

雙脚在石子上。一絆。連車跌了個狗吃屎。王世章也從車上。直攢到馬路中心。幸虧沒有汽車駛過。不然早先做了輪下之鬼。他顧不得痛跳起身來。很命的用皮鞋跌了。江北人幾脚惡很的罵道。忘八抄的。你不願拉該早說。爲什麼陰損你老爺。可憐這車夫。足趾頭跌出了血。外加還吃着兩脚痛不可忍。哭喪着臉道。乖乖我的老爺。剛纔小的眼前發了黑。就跌倒了。求你老爺息怒。我拚這命不要。拉了快跑。王世章方始怒氣稍平。重復上車。江北人熬了痛苦。努力着向這大路上跑去。此際王世章只得捺住了火性。由他左脚高右一脚低的走。僥倖不上一個鐘頭。已望得半淞園了。王世章頓時變怒爲喜。良心發現。等江北人拖到門口。在袋內掏出六枚廣東雙毫。作爲車資。購票入園。專心一致的四面去訪尋彼美蹤跡。尋了好半響。那裏有彼美的影蹤。心裏又不覺惱恨起來。都是這車夫誤了我約會的鐘點。倘今天會不着彼美。彼美一定責我爽約。以後如何可以成得好事。他一頭想。一頭沿着跑驢場過來。忽見橋下穿過一葉小舟。蕩漿而來。那蕩漿的却是個女子。及至臨近一看。原來就是心弦上最惦念的那位彼美。不禁喜極欲狂。連忙高高舉起了一雙手。向船上打了個招呼。其時華慕貞亦已瞧見世章。低徊一笑。吩咐後梢搖船的攏近岸邊。招手章下船。這時的世章真個受寵若驚。好不快活。二人並肩坐下。搖船的將船蕩到河心。順着水蕩將過去。王世章同彼美坐在一處。胸中千頭萬緒。不知從那裏說起才好。軸轆般轉了不少念頭。方才給他轉出一個妙策。恭而敬之的問道。女士。你來了多少時候。一人在此坐船。累我尋得好苦。華慕貞對他出了一眼。不知他回答道。些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半淞園蕩舟盟毒誓 大雅樓飲酒進甜言

詩曰 并肩小坐盪扁舟 底事鴛鴦太自由 海誓山盟成惡讖 空嗟花落水東流

話說王世章不責備自己來遲。反質問華慕貞道。女士。你來了多少時候。爲什麼躲在船裏。要叫人滿園找尋。華慕貞對他瞟了一眼。用手一點手錶。答道。我來的時候。僅必過兩點半鐘。園中尋了個遍。你的影兒都沒有。我就想到你

們男子，什九言出無心。於是我游覽了一回，因歸去尚早。在此坐船消遣，你看現在快要四點鐘了，豈有約了人家。到這時才來之理。說着側轉嬌容，看那兩岸的點綴。王世章自知不是忙賠話道：女士幸弗見氣，這是我錯怪了女士了。本來我可準時到此，却被車夫再三的耽誤，致使女士望秋水，女士不信，請看我的膝蓋，跌有一個大疙瘩，就是剛纔來的憑證。說時把漆皮綁腿解去，拉起褲管，華慕貞一看，果然王世章並不扯謊，膝蓋上血跡殷紅，一個疙瘩，足有核桃大小，心裏好生憐惜，說道：當心傷口受風，現在覺得痛嗎？王世章道：方纔痛得很極，這時見了女士，不知不覺就不痛了。一邊說，一邊褪下褲管，綁上漆布綁腿，又埋怨自家道：我真昏憤到了極點，只曉得同士女閒文野章的胡鬧，却還不會請教女士的貴姓芳名。慕貞道：賤姓華，小字慕貞。王世章道：女士青春若干，可曾受過茶，沒有慕貞粉靨一紅，答道：今年十八歲，尚未……說到這裏，螭蟻低垂，再也說不下去了。王世章知道他尚未受茶，更其樂不自支，喜孜孜的說道：我自見了你女士的芳容，夢魂顛倒，好像遇了電氣的吸力，叫我刻刻的掛在心上。如今不曉得我幾生修到的豔福，得與女士聚在一塊兒游玩，將來苟能和女士成了百年伉儷，馬上死掉也甘心的。慕貞剪住道：好好的說話，何以要說到死的上頭，叫人聽了泥土氣。王世章笑道：女士真愛討吉利，難道說了這一個死字，日後就會變成識語不成。我是崇尚維新的人，這種迷信是完全打倒的。慕貞正色道：一語成讖，極其多的。總之，出言吐語，應該留神才是。王世章見伊不樂，忙道：以後當遵女士分付，說話一概留神便了。慕貞這纔釋然。當下在河中兜了幾個圈子，規定了半淋園，便有幾個汽車夫上前兜攬生意。王世章因馬路上塵沙撲面，就揀了一輛轎式汽車，叫汽車夫直開到四馬路大雅樓，下車給了兩塊洋錢，緩步登樓。只聽電鈴一響，早有侍者過來，招接到房間內，相對坐下。王世章即請慕貞點菜。慕貞搖頭道：我只知道吃菜，點菜是點不來的。你隨意點幾樣可口的菜就是了。王世章遂向侍者要了炒蝦、腰溜魚片、炸鴨肫、筍蛤湯、四樣，另外兩個冷盆，一盆是凍鷄，一盆是橋南，並一斤花雕。侍者唯唯答應。少選侍者先將花雕與冷盆送上。王世章執壺在手，要給慕貞斟酒。慕貞用手按住了杯口道：我不能飲酒，請你不要斟了。王世章道：

那是我一點敬意。非要你女士領情。飲這一杯不可。慕貞再三推却。王世章只是立着不依。慕貞沒法。飲了半杯。世章陪了一杯。只纔坐下對酌。世章這時坐對佳麗。滿心歡喜。遂道：我有一句話。要求女士不吝。女士可否許我。慕貞道：你須說了出來。方能應許。世章道：我想我們倆業已結爲精神上的知己。自當改以兄妹稱呼。不知你女士心下怎樣。慕貞道：這是更好了。我母祇生我一個女兒。你我結爲兄妹。則尤其親暱。將來我從中設法。給你在我父母跟前引見。就得成爲一家人了。王世章雀躍道：那末我叨長一些。要妹妹叫我一聲哥哥了。說着定要慕貞叫。慕貞被他強不過。只得叫了一聲哥哥。王世章開心異常。低聲說道：妹妹今晚不必回去。就在旅館中住一夜罷。慕貞搖頭道：我日間出來。還是在母親跟前推說。往小姊妹家裏游玩。母親因我年長。難准了我。却叫我早些回去的。此刻我和你在此晚膳。也是我大着膽。預備回去聽母親的嘮叨。如何能夠外邊過夜。好在日子長得很。總有陪伴你哥哥的機會。王世章道：話雖如此。可是我一刻等不及兩時辰。希望你妹妹早一日答應我。我便早一日如願。慕貞嫣然笑道：此心我已許了你。何用這般急急。不要現在火一般熱。日後就把我丟在一邊。兩情冰炭。王世章道：你不許我說不祥之言。爲甚自己反說這分離的話。請妹妹放心。我王世章若負了妹妹的一番情義。必定在水裏喪生。慕貞急用話阻止道：毒誓不可罰的。一旦碰在惡時辰上。說真便真。豈可頑笑。王世章道：不妨。左右我不會變良心。要死在水裏。怕浸也浸不死。只是妹妹將來變了心。我就要真的投黃浦了。慕貞道：世界上祇多薄情男子。却沒有薄情女子的。王世章道：只怕未必。這個見解。倒要請教妹妹。慕貞道：枉空你是個聰明人。難道癡心女子負心漢的一句話。你也忘却了麼。王世章道：妹妹既說世界上盡是負心漢。安可嫁得人。只好抱定獨身主義了。慕貞被他駁得沒有口開。却好侍者陸續添上菜來。慕貞也急於要回去。問侍者取飯來吃了。說道：哥哥你看鐘上快敲九點了。我不能再陪你。第一次在母親前壞了規矩。下次便扯不轉謊了。王世章聽說有理。忙道：可要我送你回去。省你路上寂寞。慕貞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小兒。要人伴着跑路。況且你伴了我。設或被家裏人冷眼看見了。倒反爲不美。還是各走各的好。王世章深以爲然。遂道：妹妹先請便罷。恕我不送。於是華慕貞辭別回去不提。王世章這纔喝盡了壺裏的酒。連吃了兩碗飯。叫侍者開上賬。一共吃了

五塊多錢。他如數付訖，步出大雅樓，正打算回轉屋裏，冷不防背後有人在肩胛上拍了一下，急回頭看時，乃是裁縫小開黎介如。原來介如的老子是做紅幫裁縫的，向在霞飛路開設泰生西服店，爲人極其和藹，故此生涯發達異常。手裏着實多了數萬花頭，無如子息缺乏，三十餘歲還沒有兒子，百般在他妻子面前要求，並許下不少優益的條件，方得妻子批准。容他討了一個小老婆，那曉討來的小老婆，平素犯有暗疾，祇可供玩而不能生育的。他大失所望，欲待設法再另討一個，憑他費盡口舌，死的說到活轉來，他妻子惱着不准，後來他發極了，向妻子道：「我若不養兒子，將來你我千年之後，有誰捧頭抱腳，春秋兩季更沒有誰來墳上燒一堆白紙那末，我像牛馬價辛辛苦苦爬了一世，不叫兒子受用，叫別人來坐享其成，我死了也閉不上眼睛的。」他妻子聽他這般望子心切，而且所提的條件都很有理，若再依從他罷，家裏已經有了一個，每月由自己特別通融發放他，到小老婆房裏睡十夜，如今加上一個，又至少十夜，倘然仍是個沒屁股，一個一個討下去，夫妻怕難見面了，想到這裏，便一口咬定不答應，只許出錢向人血抱一個兒子，填補膝下的空虛。他沒奈何，依了妻子，他妻子馬上裝起假肚，用整把洋錢託收生婆，隨處留意，隔了幾個月，居然給收生婆買到一個初墜地的男孩，人不知鬼不覺，即算自己親生養的。這男孩倒也生得肥頭胖耳，滿月剃頭，有錢人自有親朋送禮致賀，大開筵席，熱鬧了一日。當下給孩子取名定生，夫婦倆聊勝於無，十分歡迎。六歲就送到學堂裏認字，因他年齡幼小，每天用包車接送，從此他老子更加心愛，祇要定生嘴裏說要那一樣，他無有不立刻照辦。真所謂千依百順，定生到了九歲，讀書還不過讀國文第一冊，但論他的頑皮本領，倒可居全校之冠。有一天定生到學堂很早，和幾個同學玩笑，內中一個同學道：「黎定生，你有本事尋先生的開心嗎？我請你吃兩包長生果。」定生聽說有得吃，把胸脯一拍道：「有本事，不曉你要我怎樣尋法？」那同學道：「我要你在先生背上畫隻烏龜。」定生道：「這容易，你的長生果不要賴，那同學道：「賴了你長生果，我是你養出來的，定生好不興頭，起小手在太陽裏搔了一搔，跑上講壇，取一段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隻烏龜，才畫好，課堂外噹噹噹一陣鈴聲，急忙跳下講壇，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頑劣童師背畫龜形 輕狂妓人前拍馬屁

詩曰 嗤他少小太無知 講學壇前侮辱師 溺愛不明多失教 養成習慣總如斯

話說黎定生剛在黑板上畫好一隻粉筆烏龜。只聽課堂外鈴聲大振。知道教習吳先生來上課了。急忙跳下講壇。回到原位。趕緊攤開課本。假裝溫習的樣子。吳先生已挾着幾本書。跨過課堂。全體學生由班長喝着「二、三」的口令。和先生行禮。吳先生就在講壇上還了一鞠躬。便開始教授。也是合當有事。吳先生昨夜酒醉過量。腿骨裏非常痠痛。講壇上不耐久立。口講指劃了一回。就將背心靠着黑板。想歇一歇力。不曉正中黎定生暗算。那隻粉筆烏龜早已印在馬褂上面。黎定生見已着手。立起身子道：「先生，今天教授的一課國文，學生不明白意義，可否請先生在黑板上詳細解釋？」吳先生生性老實，以為這學生探討學問，頗為難得。把身子撥轉過來。那隻粉筆烏龜赫然耀眼。一眾學生瞧見了這個新鮮頑意兒，止不住大家鼓掌狂笑。吳先生倒嚇了一跳，急旋轉身將教鞭在桌上一擊，喝道：「你們笑什麼？規矩都沒有。眾學生雖經此一喝，仍是格格的笑著。吳先生不解其故，他們要如此笑，得利害。當下勃然大怒道：「你們如再不聽先生指揮，定要全體記過。因為學堂的規矩，是絕對禁止嘩笑的。」一眾學生見吳先生動了怒，曉得他蹶頭脾氣難弄，一個個勉強忍住了笑聲。吳先生又查究道：「你們倒底爲了甚麼？笑得不成個樣兒。眾學生面面相覷，不敢回答。獨有黎定生高聲道：「我們是爲了一隻烏龜，所以發笑。」吳先生道：「烏龜在那裏？」黎定生道：「在講壇上。」吳先生罵道：「放屁。講壇上怎會有烏龜？」黎定生道：「先生不信，一尋就是。」吳先生依了他，尋了一轉，並無影蹤。黎定生在下面笑道：「烏龜爬上了先生的背了。」吳先生發一個很把馬褂一脫，翻過來一看，不是真的，却是用粉筆畫成的烏龜。不看猶可，看了之後，一股無名火直往上升。險些兒把禿頂上幾根疎髮，燒一個精光。氣咩咩拾了馬褂，走到壇邊，厲聲問道：「這是那一個畫的？快招出來。」眾學生嘿不做聲。只把視線注集在黎定生身上。其中有個黎定生的冤家，起身對吳先生報告道：「畫的人我能夠指點給先生看。」吳先生道：「你能够指點出來。」考試時我特別獎勵你。這句話甫出口，眾學生像一窩

蜂般都想獎勵情願指出犯法的學生。吳先生不准，只許最先的指點。那學生一指黎定生道是他上去畫的。吳先生更氣得透不過來，執定教鞭，想來把定生痛打一頓。黎定生何等乖巧，不等吳先生近前，早一個旋風逃出課堂。到家裏去了。吳先生憤無可洩，稟明校長，要求將黎定生除名斥退，並聲言如其不達目的，寧願辭職。校長見他這般憤慨，恐怕大局不利，忙發了一封信，通知黎定生的家長。這封信送到泰生西服店，黎老闆是目不識字的，央請賬房先生念給他聽。念到黎定生品行不端，恥辱教員，本校已將其斥退，俟後不必來校攻讀。黎老闆聽到這裏，泰然道：「我道是什麼一回事，原來校裏嫌我兒子品行不好，斥退就斥退，何必大動干戈的寫信來關照我？」真正笑話。我有了錢，不怕兒子沒有讀書的地方。說着把賬房手裏的信箋奪將過去，撕成了紙條，投在字簍之內。轉安慰定生道：「你的書過了暑假再讀罷。現在你空來把熱著溫習就是了。」定生見老子不惟不責，反體貼自己，良心上很感激老子。他老子說一句，他答應一句，忽忽過了夏天。黎老闆將他改了黎介如的名字，送到另一學校中讀書。他雖不安分，好在校規鬆弛，不注重於他。光陰真快，黎介如已十六歲了。可是高等小學還沒畢業。他的老子却不能等待，他成名了，沾染了一種流行時疫，辭世去了。老闆娘就把小老婆打發出門。介如自老子一死，書也不讀了，皇然做起小老闆來，每天穿着簇嶄全新的西裝，同了一班朋友到堂子裏去胡調，非要深更半夜不肯回來。初時還肯聽娘的約束，後來一日胆大，竟像一匹沒籠頭的馬，野性難馴。如是者一年，他的娘狠想替他成家，無如黎介如主張自由，非要自家眼睛裏看對不可，所以談了好幾頭親事，多不能成就，惱了他的娘。從此對於介如婚姻，不置一辭了。以致演出下文許多的風流趣史來。作者當於後書再提。此刻仍說王世章甫出大雅樓，給黎介如一眼瞧見，就在背後拍了一下，說道：「小王你一人在此獨樂，倒好寫意。」世章道：「我因為愛吃京菜，就跑去吃的，你從那裏去？」我回去尙早，正愁沒有消遣的地方。介如道：「我纔從小花園來，不期遇見你，你要消遣，我可陪你去。必過我有一項條件，須得你同意才興。」世章道：「拘那一項條件，都可同意。」黎介如道：「好啊，我曉得你是個趣人，才肯與你介紹個相好。」世章大喜道：「承情承情，離這裏近麼？」介如道：「當然很近，況且這裏一帶地方，總稱是堂子窠，邊說邊引王世章走進羣玉坊第二家左首廂房內，自有

房間裏做手招接坐下。介如問道：「美鴻樓老七呢？」大老四道：「真不湊巧，和你黎少前後脚，一品香出堂差去了，只好請你寬坐一歇，說着敬茶敬煙十分週到。」世章道：「老七既不在，我不耐久坐了。」介如道：「且慢，既來之則安之，坐一回有無不可。」大老四也道：「大少不嫌此地怠慢，坐坐何妨？」今天堂差少，老七即刻就回來的。世章只得坐着與介如閒談。大老四又向王世章請教了尊姓大名，不多片刻，門簾一掀，翩然走進一位槃者，一眼看見黎介如坐在那裏，將一隻玉手在介如肩上一攔，笑吟吟的說道：「黎少長遠勿見，今天什麼風把你吹來？」介如插科道：「老七你說得奇突了，我又不是汽球，風能把我吹來吹去。」美鴻樓老七道：「請你不要動氣，這是一句老話頭，我也是學得來的。閒話少說，你黎少今朝來得正好。後天我們本家生日，望你黎少替我綳綳場面。」黎介如趁勢說道：「我原是爲此而來，先給你介紹一位王大少，他是軍政界人，手面向來闊慣的，他因爲沒有相好，我就把你薦給他。」你道我這個月老，看胸坎裏窩心，不窩心，美鴻樓老七本是一員風流健將，脂粉班頭，聽了這話，斜睨了王世章一眼，見世章雖沒有潘安之美，宇玉般貌，却也翩翩濁世，是個漂亮人物，芳心中大爲合式，說道：「多謝你黎少美意，停幾天我老七請你大舞臺看戲。」介如道：「這倒不必。後天你就叫王大少做半打花頭罷。」老七喜出望外，過來同王世章攀談，很是投機。介如即命大老四取一盞請客票，除把王世章相熟的費鑑予、魏益堂、陳齡壽、方仲賢、凌嘯雲等，連自己的幾個朋友一總俱請在其內，因爲自家去發，諸多麻煩，遂交代大老四差相幫代發。大老四滿口答應。美鴻樓心想這王大少確是一個戶頭，開場就做花頭半打，這種客人難得遇見的，所以登時施展馬屁工夫，把王世章拍得十足。介如見他二人打得一團火熱，倒未便馬上就走，只得同大老四敷衍。大老四道：「黎少，你一向做的湘妃，現在跟人走了，不曉他倒底跟的是誰？」介如道：「這是他的祕密，叫我怎能知道？必過我稍爲有些因頭罷了，而且我早料定他這一着。」大老四道：「噯，黎少能夠料事如神，我倒佩服的。這個因頭，可否說給我聽聽？」介如道：「可以。據說湘妃這番跟人出走，委實逼不得已，皆因他的假母阿珠太專制，太不講情理，堅定要湘妃嫁一個老頭子，那末湘妃身上已有了心愛的人，一旦逼他去嫁老頭子，他怎肯情願？可

是懾於阿珠的威嚴，又不得不嫁。湘妃處於這兩難地位，惟有把脚底給阿珠看了啊。」大老四道：「這呢？亦不能怪阿珠。」

姐。他買了討人原想在討人身上弄一筆錢。不然吃辛吃苦爲些什麼。不想湘妃忘恩負義。私捲衣飾逃走。黎少請你斷一斷。應該不應該。介如還沒有作答。美鴻樓老七搶着說道。現在世界管甚應該不該應。只要事體弄尷尬。隨便什麼都做得出。介如鼓掌道。照吓老七的話。倒是熟悉社會情形的。至理明言。就是我黎介如做了官人。照例也抱着姐兒愛俏的宗旨。那怕老頭子富有金山銀山。也很不情愿。王世章道。這樣說來。你幸虧是個男子。不然你比他們做官人還惹俏。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當下世章不肯再坐。便同介如出了美鴻樓書寓。分道揚鑣。各自回去。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填鵲橋成露水孽緣 敘雀局入烟花妙境

詩曰 古云色膽大如天 惹得風流孽債牽 堪恨一般狂蕩子 爭誇七夕鵲橋仙

話說王世章回到家裏。已經夜深。上下俱睡得絕靜無聲。好得門上皆用外國鎖。不勞人家起身開門。可以自由進出。他開進亭子間。黑黑暗暗的去摸那電燈開關。只見對面窗子裏燈光未熄。料定華慕貞還不會安睡。頓時一腔慾火。按捺不住。惱恨爺娘生下他的時候。不替他多生一雙翅膀。留待緊要之際應用。要是有翅膀。飛到對面。在此更深人靜的當兒。慕貞無有不順從於我。此刻跳又跳不過去。簡直無法可想。遂走近窗前。假意咳了一聲。嗽。其時華慕貞芳心撩亂。兀自睡不着。把一本小說反覆價觀看解悶。聽得咳嗽的聲音。在窗縫裏一張見王世章已轉了輕輕將窗一開。將嬌軀俯在窗沿之上。低聲問道。你回來恁這般遲。夜深露冷。不怕身子受了寒。王世章經過這一問。心靈上很覺不安。深悔自家不該同黎介如到堂子裏去頑。致叫慕貞記掛。如今已經犯了美鴻樓。又善解人意。怎生割捨得下。祇好達時權變。雙方並行。騙上了手。再說。於是說道。承妹妹這樣的關切。我心裏實在是感激。方纔我本想立刻就回來。不期然在路上遇見了一個部裏同事。他是初到上海來的人。上海的一景一物。到他眼中。都有特殊的興趣。定要我陪着他逛。我礙於同事份上。未便回絕。誰曉他逛出了神。不想轉了我因惦念妹妹。由他一人去開旅館。乃雇車回

來的。華慕貞道：時光不早，你明天要去辦公的，我們有話明天談罷。說着用手關窗。王世章忙道：妹妹且慢關窗，我還有一句話要說。慕貞道：有話快說，別叫人聽去了。我們的祕密將來見面連話也不能說。王世章道：妹妹今夜倒是個好機會，我想到你臥室裏談談心，不識你妹妹可以許我嗎？華慕貞面現難色道：哥哥，我並非不肯依你，可是我的臥室雖在亭子間裏，但和我爹娘住的後樓只隔得一層薄牆，你們男人說話聲音大，設或驚醒了二老，我還有什麼顏面見人呢？王世章道：妹妹太細心了，然而怪也，難怪你妹妹究竟是個年青的大小姐，對於這種曖昧的事情是沒有膽量幹的。你說我們男子聲音大，這可慮得過分，只要聲氣低一些，他們決不會聽見，而破壞我們好事。慕貞聽了半晌無語。王世章情極道：你依了我罷，如妹妹再不允許我，我就在妹妹面前跳樓自盡了，省得活着煩惱。華慕貞聽他說出自盡，却不知是王世章以死挾制之計。一想不好，他真個跳起樓來，說不定鬧出亂子，橫豎自己業已愛上了他，歸根結底總是他的人，我何必拂他的意呢？此刻他來臥室中閒談，只要不涉於亂，後我還是一個清白之軀，有何妨礙？慕貞想到此處，倒不如冒險答應了他罷。遂靦然問道：哥哥，我就依了你，你用什麼法子到我臥室裏來呢？王世章說道：哎，這倒我不曾預備，又要費妹妹的心了。慕貞道：這種勾當，我是想不出的。王世章没法，爬到窗口上試了一試，奈兩窗的距離約有四尺多闊，如何跳得到對面，倘然一失足，怕不跌成一個頭破血淋，只得仍舊退了下來。可笑王世章聰明絕頂，竟想不出一條妙策，不由的抓耳撓腮，像走馬燈，價在房中團團亂轉。慕貞看了，着實難捨，便帶笑說道：你我倒像一對牛郎織女，只可惜沒有填成的鵲橋，把你牛郎引過來，會我織女。世章聞聽此語，恍如醍醐灌頂，頓時想出一條過渡的妙法來，隨手把床上的被褥取去，抽出兩塊鋪板，一頭擱在對面窗口，一頭擱在自己窗口，喜極欲狂道：妹妹，你看這就是現成的鵲橋，他一邊說，一邊在板橋上蹇到慕貞臥室之內，雙手抱住了慕貞，臉對臉兒，接了個香吻。慕貞羞得滿面緋紅，用力將他推開，正色道：哥哥，你這般不老成，動手動腳，我可要喊了。世章哀懇道：並不是我調戲你妹妹，實在是妹妹害成我這個樣子，即使你妹妹喊了，令尊令堂來把我活活打死，我決不叫一聲冤枉。慕貞用指頭在他臉上刮道：哥哥，你真是個儻類，我早知你如此，不該引狼入室。王世章私忖：此時不下手，更

待何時把電燈熄了。抱着慕貞上牀。可憐好好的。一個黃花閨女。一任王世章狂蕩摧折。這也是華慕貞命中所遭。無法可以避免的。少時天色將明。王世章仍從板橋上蹺了過來。抽去鋪板。好說得除了天知之外。誰也想不到這幕與妙機關。世章睡到自己床上。養息了一回精神。匆匆到辦公處。作那照例的文章。但是夜間沒有睡醒。一個人冷清清。坐定了。就得睡魔上身。他握了一枝筆。不時觸在紙上。弄成一個一個墨團。他恨極了。將紙撕去了。重寫。一連幾回。終是如此。很命把手中的筆。向寫字檯上一擲。在袋裏摸出香烟盒子。想吸一支捲烟。解解寂寞。那曉一開烟盒。早已吸得精光了。心頭更加火冒。便直著喉嚨喊進一名聽差。叫他去買一盒香烟。聽差見他神氣活現。恐怕觸了他的氣塊。發洩到自家身上。忙流水般去把香烟買來。他慢慢的燃着了一支。覺得人醒了不少。幸喜這一日公事清淡。可以偷得閒。挨到夜快。他隨衆出了司令部。宛如鳥脫樊籠。好不自由。適纔的磕睡蟲。一齊驅逐到爪哇國裏去了。他回到家裏。澈底更換了一身衣服。悄悄鎖上房門。遂驅車先到霞飛路泰生西服店。剛抵門首。恰好黎介如從店裏出來。二人會見。介如道。巧得。你再來遲一步。我可要往朋友那裏灣一灣。然後到羣玉坊來瞧你。王世章道。我到此實在路遠。一刻不耽擱。至少也須一個多鐘頭。如今還是同行。還是我一人先去。黎介如道。朋友那裏。我去不去。是隨便的。就伴你一塊兒走罷。王世章欣然道。那是最好了。我對於堂子裏請客。原是全本外行。你是花叢中斲輪老手。一切都得仰仗你。做我一個嫖院。臨時顧問。方不致於叫他們笑我。是又洋又瘟的客人。所以我今天先來拜望你。黎介如笑道。承蒙謬讚。我怎敢當得。老白相的名稱。好在這種地方。不論門檻。精不精。踏進去。總要用錢。必過資格稍深。他們一柄無情斧。就不敢濫劈罷了。王世章道。我原是爲此。現在有了你這一員顧問。何愁他們砍我斧頭呢。介如道。算了。你我可。以去了。於是二人登車。直趨羣玉坊。跨進書寓。早有相幫喊道。大老四有客來。大老四同老七連忙到房門口。接進王。黎二人。剛纔坐定。陳齡壽費鑑予。凌嘯雲。先後都到。大家略略敘了一回寒暄。陳齡壽生平喜賭。便發起又麻雀。黎介如。因要代表王世章。招接朋友。不便入席。由主人陪同。陳費凌三人。錢雀。碰的是一百塊輪贏。四圍碰畢。王世章獨家。輸心下。老大的不起勁。美鴻樓老七道。王。大少。可要我來代碰。替你翻本。王世章見牌風不利。四圍牌。祇和得一。副。便。

道：好好好，你來代碰罷。陳齡壽笑道：小王不中用，請幫手下場了。老七的麻雀本領，確是利害得了不得的，我坐他的上家，倒要留心他才好。鑑子嘯雲同道：麻雀說利害是沒用，有所說鴨腳手牌來湊牌不來湊你，怕也難和出罷。美鴻樓老七道：照吓，只要牌風一順，憑你上家兇，不打吃張自己也會摸進的。倘然不順起來，非但一張摸不進，就是等了二五八三六九的張子，也要叫上家邊嵌單和的。鑑子笑向齡壽道：老七的兩句話，若不是一位麻雀內家，決發不出這番偉言讜論，使我佩服得狠。嘯雲道：別用多講了，還有四圈莊哩。少選客齊了，候我們完局，豈不叫他們等得不耐煩，說着三男一女聚精會神的鬥牌。美鴻樓老七一坐下去，牌風頓時轉機，而且逢莊必連，有一副陳齡壽做莊，老七起手南風一刻，中白各一對，七八九索一順，一對三萬，一隻八同，是一副現現成成的三番牌。活該陳齡壽要敲頭，他豎起來四張牌來一看，乃是一二三同，五六七萬，四五六索，一對九索，一張五同，一張七同，一張中風，可以立直就等嵌六同，遂將中風打出。老七就把中風碰着，發去八筒，也等張了約莫輪了六七個圈子。陳齡壽的上家費鑑子猶豫不決的想把一張南風打出。齡壽性急，向橋上摸了一張牌在手裏，凝神用中指一拓，一頭二，一頭四，不是六同是什麼。笑請鑑子道：你打罷，聽你打出什麼牌，我都和了。鑑子道：我打南風，看你能和不能。和齡壽把牌倒在桌上道：我偏和給你，看那手裏的一張六同還沒拍出。美鴻樓急叫道：陳大少且慢，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急色兒郎眠花宿柳 負心漢子背義忘恩

詩曰：始亂如何終棄之，耽情花柳咎難辭。一言羞殺閨中女，事到臨頭悔已遲。

話說陳齡壽一拓是張六同，好像捏住了穩瓶，滿意這副牌可以自摸和出，不想上家的費鑑子發出一張南風來。只聽美鴻樓說道：且慢，南風開槓，說也真巧，槓頭上正砌着一張白板。美鴻樓拍的將牌推倒，拍手笑道：對弗住，陳大少敲你的莊了。陳齡壽眼看着他滿盆牌和出自己洞口，被罩真個血都噴得出，將手裏的一副牌望準河裏忽拉拉一擲，很很的說道：晦氣，我早料你坐了下來，一定要出邪牌。原來上四圈陳齡壽贏得最多，詎知小王換了美鴻樓代碰。

牌就慢慢的不順了。加着又敲了這副頭門牌也沒勁了。豎起來的牌亦亂七八糟了。可是喜壞了一個王世章。看見老七發科發甲。翻本不算。已出贏錢。坐在旁側。只是裂開了大嘴。合不攏來。等到結局。一共反贏了二百餘元。王世章給了老七一百塊錢。老七心愛世章漂亮。堅執不肯全收。只拿了一張拾元鈔票。說道：「這十隻洋手工錢。我要拿的。其餘請你王大少收好。」王世章道：「你嫌少嗎？」美鴻樓老七道：「王大少你真小覷我了。我是不貪財的。况且也是王大少的運氣。黎介如一旁說道：「小王老七既不肯收。你也不必勉強他了。日後你買樣東西。贈與老七。聊表你的心。就是了。」世章點頭稱善。正說着。方仲賢、魏益堂等陸續俱到。濟濟一室。有幾個世章不認識的。皆由介如從中介紹。須臾檯面擺好。相將入席。酒過數巡。大家各自徵花。利時鶯鶯、燕燕如入山陰道上。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其中獨有凌嘯雲、徵的雲、琳老五唱工最佳。他本慕羣芳會出身。調高韻逸。確是不同。凡響當下。黎介如定要凌嘯雲與雲琳合唱一齣。南天門嘯雲不依道：「你又耍胡鬧了。這天我的噪音很不潤。唱出來給諸位見笑。不如容我藏拙的好。」黎介如怎肯作罷。復攬撥衆人硬要叫嘯雲唱。王世章亦再三固請。嘯雲見衆情難却。遂同雲琳帶來的烏師。借了一支京胡。央請魏益堂操琴。自己唱。且雲琳唱。南天門唱畢。大家劈劈拍拍的鼓掌。表示讚美。方仲賢道：「嘯雲兄不愧為票友名家。今日一聆雅奏。果然話不虛傳。」琳雲老五的曹富音調蒼勁。深得老譚遺韻。倘下以研究工夫。將來現身於紅氍毹上。定當名震一時。介如道：「我曉得你們聽了滿意。所以我才肯相煩二位合唱呢。」世章也道：「一個名票。一個名妓。兩下又是相好。更屬難得。我們應當公賀一杯。」大家無不贊成。方仲賢將酒喝乾了。道：「聽說費君也是一位著名票友。可否清唱一齣。讓我們一飽耳福。」鑑予道：「我何常是著過名。必過混在戲劇界裏。學得一些皮毛而已。既方君要我獻醜。仍請益堂兄操琴。我就唱一段落馬湖。給諸位聽罷。」衆人不待仲賢作答。便春雷般一陣拍手。鑑予以牙篋代板。幽揚頓挫的唱將起來。一段唱完。衆人又是一個滿堂彩。接着衆人猜拳行令。直至酒醉飯飽。方各一一辭去。黎介如道：「小王。恕我不能奉陪了。因我尚須往遠東飯店去走一遭。你還可坐一刻。再走。」世章道：「我也要走了。」老七道：「你忙什麼。你家裏又沒有玉皇大帝。急着回去做甚。」世章笑道：「你怎知道我没有妻子。」老七道：「這是黎大少說的。」世章道：「我雖沒有妻室。却有知心。」

着意的情人呢。介如趁他們閒話的當兒，一溜烟跳上車子走了。老七就逼着問道：「你的情人是誰？比我生得好，好看嗎？」世章道：「也叫老七，和你生得不相上下。」老七道：「小王，你別要騙我，難道會生得同我一樣？」世章重復坐下道：「簡直相像。若和你立在一塊兒，比還疑惑你倆是嫡親姊妹，你不信，我已帶在這裏了。」美鴻樓老七將嘴一撇道：「又不是一件東西，可以帶着人瞧不見。」世章哈哈大笑，用手指一點老七的香腮道：「世上哪有如此相像的人？我舍你之外，還有誰是我的情人？」老七假意打了一下道：「油嘴滑舌，累我上了你的當。」世章道：「你既打了我，我還是早走，省得一個人去開旅館。」老七道：「用不着開甚旅館，你遲了不能回去，我的小房子裏預備着空床，包你睡得適意。」世章道：「你小房子裏我不去。」老七道：「小房子裏又沒有吃人的老虎，爲甚怕去？況且我祇有一個親生娘，你儘管放着心，託着胆，加高了枕頭睡好了。」王世章本來爲的胆小，經老七這們一說，遂道：「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出軍打仗也不怕，何況是你的小房子呢？」我可明天要辦公，說走就走。」老七點頭會意，過去同大老四促落促落說了幾句，道：「纔同王世章出外，坐車到法蘭西泰和里小房子來，這一夜說不盡輕憐密愛，海誓山盟，從此之後，王世章一連數日不歸，有時華慕貞見了他面，動問他不歸的原委，他只推託部裏公事忙。」慕貞信以爲真，過了幾天，王世章身體覺得稍欠舒適，提早回家，恰好慕貞立在窗前，一眼見了王世章，道：「哥哥今天爲何很早就回來？」世章道：「我有些不大舒服，想必這幾天中辛勞過分了。」慕貞道：「你身感不快，只是我不能來服侍你，叫我多添一重記掛。」我家裏現有餘屋，空着，勸你哥哥搬到我家裏，背地裏我就好服侍你了。」世章一想，倒也不錯，便走到隔壁來賃屋，却是一間樓下後客堂，尙還寬大，下一日就搬遷過來。所有飲食一切，亦貼給華家。慕貞的爺清泉和他的老妻倪氏，是個沒兒子的人，見世章一表人才，十分敬重，很想把女兒慕貞許給世章，可是世章自結識了老七，常言道：「家花不比野花香。」已與慕貞的愛情上發生了裂痕，因爲要貪一些便利，所以搬到華家，然仍不時的宿在外邊。華慕貞不無略起疑心，用話規勸規勸他，世章沒奈，只得住幾天在家裏，依舊老脾氣發作，華慕貞見他這般模樣，深恐他變了初衷，另有外遇，豈非自身的婚姻起了障礙，惟有用先發制人，一法提早與他訂立婚約，使他心弦上得一安慰，方不致日後婚變。他打好主意，私下便與他的娘倪氏商量，倪氏道：

我是早有這條心了。不曉你的爺心裏怎樣。少停待我同他討論。配了這等女婿。也不致於辱沒門楣。阿媛你且放心。總可成就這對姻緣的。慕貞自是歡喜非凡。不多一歇。華清泉打從外面回來。倪氏即將女兒之意告訴了清泉。清泉聽說女兒自願要嫁王世章。亦並無異議。一口應允。晚上王世章到家吃飯。華清泉就對世章道。我爹王君年少英俊。將來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我擬將小女仰配王君。結聯秦晉之好。倘不嫌小女貌陋。即乞王君台允。王世章道。承老先生不棄。將令嫗許字於我。何敢推辭。不過眼前每月掙來的錢。難以開支。不能立時舉行婚禮。可否緩日再談罷。華清泉道。祇要你王君答應。口頭訂定婚約。由你們一對未婚夫妻自行作主。這是我鑒於專制婚姻太不良。故而聘禮都不要你破費。無非想打倒那牢不可破的舊派罷了。倪氏在旁也添了不少好話。王世章只得勉強應諾。當下改口叫應了岳父母。岳清泉夫婦二人獲此乘龍快婿。好不洋洋得意。可是光陰迅速。又屆三秋時候了。王世章與慕貞的愛情程度。匪特無加增的希望。却一天銳減一天。華慕貞究竟是個弱者。受盡王世章的欺詐。那一天合當有事。清泉夫婦走親戚去了。只剩慕貞一人在家守門。世章從部裏返家。匆匆就要出去。慕貞道。你出外做甚。我冷清得很。陪我談一回心吧。世章道。我約着友人喝酒。不便不去。你是我的什麼人。敢來干涉。慕貞見他回答強硬。不由的嬌嗔道。我是你的未婚妻。隨便甚事。都有干涉的資格。世章冷笑道。誰要你這種不貞潔的未婚妻。說出來不怕羞。趕快去尋了短見。再來見我。說着挺着前胸。開了大門。跑得去了。華慕貞不聽此言。猶可聽了之時。氣得眼前發黑。倒在椅子上。面動彈不得。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傷薄命憤投黃浦江 寫離書喝醒青樓夢

詩曰 堪歎紅顏多薄命 誰憐浪子沒收場 遮人耳目何爲者 難恕忘恩負義郎

話說華慕貞聽王世章責他是個不貞潔的女子。只氣得芳心若割。眼前一陣發黑。暈倒椅內。半晌方始悠悠醒轉。忍不住眼眶一酸。淚如珍珠斷線般落下。繼而一想。哭之無益。他已良心改變。即使將來實行同居。決無美滿的結果。

倒不如自己早些一死。或許我這不白的冤枉，自有天下人共同昭雪。主意想定，拭乾了腮邊的眼淚，祇作沒有其事，關上了門，到自家臥室之中，寫字消遣。少頃，清泉夫婦轉了慕貞道：「我要出去購物，一回兒就來的。」倪氏道：「快將吃飯了，速去速回。」慕貞應了一個是，喉嚨裏已塞住了，再也迸不出別的話來。只穿了一件隨身的棉旗袍，低了頭走出門外，坐上黃包車，早又一包眼淚。那車夫便拉着車子走了。可憐清泉夫婦守到了天亮，只見女兒慕貞回來，女婿亦不見返家。清泉到有些着急起來。倪氏道：「這樣大的年紀人，還怕迷路走失嗎？」女兒準是同了女婿宿在外邊，停刻包在我身上。他們手攙手的回來呢？」清泉道：「家裏難道不能宿在一處不成？」倪氏道：「你真越老越糊塗，有了我們兩個討厭物礙眼，他倆還能暢其所欲嗎？」清泉聽倪氏這們一話，胸前一塊石頭，頓時放了下來。按下慢表，且道：「王世章昨夜又住在美鴻樓老七小房子裏，絕早抽身趕到司令部，方纔坐定，聽差的送上一份報紙，展開本埠新聞一看，劈頭就見一個二號字的大標題，是「華慕貞女士投江自盡九字」不由的全身肌肉都顫動起來，忙急了眼睛，把那段新聞讀下去道：「昨晚黃浦江邊發見女屍一口，年約二十左右，面目姣好，身穿青灰華絲葛棉旗袍，內襯嗶嘰夾襖夾褲，柳條絨短衫褲，黑絲襪，左足鞋已失去，身畔無錢，而留有遺書一封，係致其父母者。下署華慕貞絕命書及年月日。」（該書俟製版後付刊明日本報）屍體現暫存南市救生局，招人認領云。」世章讀罷，只急得魂不附體，丟了報紙，也不暇請假，飛也似趕到家裏。清泉夫婦還不會起身，世章慌慌張張的問道：「妹妹昨夜可會回來？」倪氏道：「他難道不和你在一起嗎？」世章蹬足道：「糟了，糟了。」倪氏道：「姑爺你做什麼，敢是我家慕貞有甚意外不成？」世章一聽，始知報上所載非謬。流淚言道：「妹妹已不在人世了。」倪氏驚道：「你說妹妹怎麼？」世章道：「妹妹投江死了。」倪氏聽說女兒投江自盡，哇的就大哭起來。清泉從睡夢中驚醒，跳下床來詢問，也忍不住老淚縱橫，哀慟不已。世章便把報紙所見，詳細述了一遍。清泉拭着淚道：「我女兒並未受過委屈，爲什麼要去投江呢？就是受了他人的委屈，也該同我二老說，何必如此決裂，看得生命輕如鴻毛？」倪氏帶哭帶說道：「我們二老祇有這一個寶貝女兒，誰會給委屈他受？今番的委屈，包不定是姑爺給他受的。」清泉道：「女兒已冤枉死了，別再冤枉死了姑爺。」倪氏道：「我向不冤枉人的。」世章本懷着鬼胎，慌忙剖白。

道。我昨天沒有回來，即使有氣，不致於叫妹妹受這不是，分明冤枉我嗎？現在妹妹已棄了我，先往極樂世界去了。我活着也乏生趣，就跟着妹妹去吧。說着一頭撞到牆上。清泉趕緊用身子擋住，埋怨倪氏道：「女兒生死還未卜，我們且到救生局認一認，是否是慕貞何苦先鬧得鴉飛雀亂，同姑爺去瞎纏。」倪氏只纔不則一聲。於是三人趕奔救生局來。王世章故意落在後面，見清泉夫婦走進局子，便跑到碼頭邊，擬躍下江去了。却此生煩惱，又見江裏的水滔滔滾滾，碼頭下激起一種劈拍的聲響，看看也令人毛髮悚然，怎生跳得下去。繼而一想，慕貞的遺書上定有怨恨自己之處。一旦暴諸天下，誰不罵我一聲？王世章是個薄情男子，還有甚麼臉面再往司令部辦公？可笑這時的王世章，投江則怕死，不投江則無顏見人，真個進退維谷。一回頭見碼頭邊有一根很長的粗草繩，擦着，而且一端却繫在鐵欄杆上。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將另外一端緊緊執住，趁無人防備，撲通跳入黃浦水花濺上，碼頭早驚動了，圍人大家齊來施救，却好世章的身體冒出水面，內中有一個人眼快，瞥見世章捏着繩子，搶步過去，把鐵欄杆上的草繩用力一抽，衆人將他死雞也似拖上碼頭。正在慌亂之際，清泉夫婦突圍走進，見世章渾身是水，面色灰白，幸喜水沒有吃幾口，尚無性命之虞。清泉夫婦忙雇車把他車到屋裏，然後料理女兒喪事。這是王世章已往的事。作者敘到這裏，諒讀者鑒於王世章之行為，亦當深惡其人矣。恕我不再饒舌，且說美鴻樓偕同馬屁阿六前來找尋小王，說也真巧，王世章因起身遲了，不會到部。老七上前一叩門，世章將門開放，一看見老七，問道：「大清早到來做甚？」美鴻樓老七冷冷的說道：「無事，我也不登三寶殿的。」說着回頭喚道：「阿六哥裏邊請坐。」隨後馬屁阿六也跟了進來，朝外一坐。王世章看了，弄得莫明其妙，轉身呆住了一聲不響，却聽老七道：「小王，我今朝來尋你，非爲別事，是來問你討銅鈿的，還我便罷，要是不還，老實就給你顏色看。」世章道：「我有錢，早還你了，何消你親自來討？況且我司令部的職務業已告退，不做差不多。老鼠藏在書箱裏，每天吃本，你若再借些給我，倒是雪中送炭，我可見情不淺的。你當真問我討，祇有兩個來換我一個。」老七道：「你想想借的時候，我何等爽氣，如今你倒說出兩個換一個的話，你的良心真黑極了。幸虧我覺悟得早，要不然也要同華家小姐一樣投黃浦，旁邊阿六道，七小姐，他銅錢不肯還你，譬如你行了一樁好事，不必放在心上。」

此不用和他討了。老七道：「阿六哥，你說了這句話，分明便宜了他。馬屁阿六道：「他用了你的錢，也未必長肉。現在同他斷絕關係，省得以後糾葛。」世章不服道：「你是老七的什麼人？好來干涉。」阿六道：「誰不曉得我法蘭西馬屁阿六，今朝到來干涉，是老七請我來的。你待怎樣？」世章道：「我怎能得罪你呢？必過橋管橋，路管路。我同老七的關係，非止一年半載。交情可以說得厚了。他有錢，我能用得。我有錢，他也用得。並不會劃過界限。如今他要與我脫離，我偏不同意。」老七岔嘴道：「不同意也要你同意。」世章冷笑道：「你有顏色，儘請放來。」馬屁阿六道：「小王，我勸你識相一些。還是同老七脫離的好。彼此客客氣氣，免了破面。還有一說：上海地方男的離開女的，是極不容易。女的離開男的，是很便當的。你若不相信，後悔無及。」世章笑道：「爲什麼？」老七要離開我，我日常並無待虧他。這個理由，請你阿六哥宣佈，使我明白了。就是斷絕往來。我一無怨言。馬屁阿六道：「這倒不錯。我應當代表老七，向你說明。實則無非你平日虐待老七，動不動出手打人。你想現下是平等世界，男子如何可以壓逼女子？并且他又不曾嫁你，你既已污了他的身體，不該橫暴。因此老七不堪凌虐，想一刀兩斷，各自分開，恐其你發生後患。到老七那裏去拗詐？特地請我來當面將你們叫開，你說情願立刻寫兩份字據來。」世章道：「既然如此，他走他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何必要寫字據？況且這種字據，我從未寫過。只憑你老兄一句話，算數就是了。」馬屁阿六道：「那個非寫字據不與老七也道：「口說無憑，這是一定要寫的。」世章道：「手生在我的膀子上，要寫就寫，不寫就不寫。」老七聽說對馬屁阿六歪歪嘴，似乎說非用硬功不可。馬屁阿六會意，頓把桌子一拍道：「你這人反覆無常，刁鑽到了十二分。今天有阿六在此，不怕你不服貼。我且問你：到底寫不寫？」世章笑道：「我早已對你們話完了。有甚多問？」阿六勃然大怒，挺身立起道：「別的事由你作主，這件事却要我作主了。說着懷裏取出兩張花古東，強逼王世章寫。」世章見阿六板了面孔，勢將動武，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能不屈服了。只得磨墨吮毫，正待落筆書寫，忽聽門環搭搭的響，不知外面來的是那一個，且看下回分解。

詩曰 本來尤物自天生 嬌小玲瓏態度輕 最是銷人魂魄處 回頭一笑倍含情

話說王世章正待書寫那張離異字據，忽聽門環有人叩動，停筆出外一開，原來是黎介如忙道：「介如你來得很好，解鈴人仍請你繫鈴人，替我代表寫一寫罷。」介如聽世章說這不倫不類的話，弄了個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路，又見客堂裏老七同一個白相人坐着，趕緊問道：「小王，你要我寫什麼？」王世章就把老七要與自己斷絕關係情形細說一番。介如便對美鴻樓看了一眼道：「老七，我早知你們有今日，當初不該熱心介紹了。」美鴻樓老七道：「承你黎少的情，替我介紹，無如小王這人，反面無情，只要稍爲觸犯他，就要動手，不瞞了黎少說，我生活不知吃了若干頓了，照這樣合下去，我的性命包送在他的手裏，所以央煩阿六哥同來，和他離異，這也叫不得意，想你黎少是明白人，決不責我沒有情義的。」黎介如道：「既然雙方不合，還是叫開的好。」來來來，小王你把字據寫了，打發他們走。」王世章依言寫就字據，兩下畫了花押，各執一紙，老七就與阿六辭了黎介如，興匆匆的去了。王世章見他們走後，憤然說道：「悔氣，倒被他們歪纏了半日。」介如道：「你這場悔氣，却並無絲毫損失，至於我，化掉了不少冤錢，不能如我之願呢。」書中交代，這位黎介如靠着陰下之福，原是個寫意朋友，每日除在衣著上研究修飾外，店務竟老實不管。有一天，他正在店堂裏吃飯，見店外停下一輛汽車，車門開啓，走下一個丰姿綽約，珠光寶氣的婦人來。介如以爲這婦人進店作成生意的，倒好趁交易的當兒，賞鑿個飽。那曉事出意外，那婦人蓮步珊珊，走向隔壁去了。這時黎介如彷彿是一枚針，遇着了吸鐵石，霍的放了飯碗，連滾帶跳的趕出店門，觀看恰好婦人回過頭來，同介如打了個照面。那婦人見介如一副猴極形狀，加着滿嘴油膩，禁不住嘖嘖的一笑。三步改作兩步，走進隔壁，陳老三開的玲瓏軒紙紮舖內去了。原來這婦人正是陳老三的女兒，小名叫做金蓮。從前陳老三很不得意，在一家紙紮店裏做夥計，一個月也掙不到五六塊錢，幸虧他的女人精明能幹，每朝出去走梳頭，比較他在漿糊紙堆中賺錢，來得豐富，故而手頭還覺寬綽。其時金蓮祇有八九歲，一頭黃髮，滿面泥斑，活像叫化了頭。陳老三不十分歡喜，時常要打要罵，只有老三的妻子，倒底自肉自痛，溺愛異常，可是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金蓮也一天一天的長成，那年已是十六歲了，說也奇怪，黃毛丫環十八變，早出落得

妖豔動人。加着一雙攝魄勾魂的眼睛。而且段身亦俏。雖則祇穿了一件布褂。他的風頭較穿綢緞還得加上數倍。所以有時陳三的妻子同金蓮出外。總有幾個男子跟在後面。實行釘梢主義。陳老三雖是手藝人。却很顧廉恥。常戒妻子出外不准攜帶金蓮。恐怕女兒出了毛病。將來嫁出去。要受男人奚落。無如金蓮被娘放縱慣了。早與同居姓曹的兒子阿祥。眉來眼去。兩情已達。沸點。只少一條導火線。快要上戰交綏了。大凡已經性慾衝動的。憑監視得嚴厲。也難禁止他們的秘密行爲。這是千篇一律的。並非作者杜撰。記得那年夏天。奇熱寒暑表。每日在百度以上。就是夜間也至少八十餘度。他們一家三口。僦居在一間後樓裏面。雖有兩扇後窗。可以通風。可是風半點都不透。老三的妻子最怕熱。裸了上半身不住的揮扇。還口口聲聲喊着熱。陳老三因工作了一天。辛苦已極。一倒頭就鼾聲大作。金蓮是本則打地鋪睡的。睡了一回。身上香汗淋漓。將上身的小馬甲下身的短褲都濕透了。爬起來把冷手巾揩乾。覺得爽了一些。不敢再睡。輕輕開了房門。立在扶梯頂上。似乎有一兩陣風吹來。他就回到房裏。挾了一條草蓆下樓。就將草蓆鋪在扶梯脚下。想安睡一刻。那曉已被睡在露台上的阿祥。瞧見。一想湊口饅頭來了。不吃成了呆徒。也躡手躡腳挨下扶梯。從黑暗裏伸一隻手。摸到金蓮身上。金蓮正閉着眼睛。不禁嚇了一跳。幾乎喊出口來。虧阿祥手快。把金蓮的香口掩住。附耳說道。我是阿祥。妹妹不要害怕。說着雙手亂摸。癢得金蓮四肢無力。軟癱在蓆上。……再說陳老三睡到半夜。覺得嘴裏燥渴。起身點上洋燈。提起茶壺。吃了幾口冷茶。一看地板上空空的。便向妻子查問道。金蓮呢。他妻子朦朧答道。女兒嫌房中悶熱。不曉睡到那裏去了。陳老三怒道。這樣長大的女兒。好叫他一人去睡嗎。倘然出了話巴。你我做爺娘的。如何坍得落臺。他妻子道。你又要像煞有介事。擺出爺的勢頭。就是女兒不睡在娘房裏。左右睡在家裏。有甚打緊。況且家裏的男人。都半是上了年紀的。單祇阿祥是個小夥子。然而誠實可靠。一些沒有滑頭滑腦的樣子。我平日很鍾愛他。待他有了生意。我還想把金蓮許給他呢。陳老三躁足道。現在的世情是最壞不過的。越外誠實。越是貪花愛色。你快喚女兒上來。讓我罵他一頓。警戒警戒。下次老三的妻子發火道。半夜三更。我勸你安逸些罷。驚動了鄰舍。反落得沒趣。我是不去喊的。說完搖着蒲扇向裏床一睡。陳老三跨出房門。正走到扶梯頂上。只

見樓下一團黑影。滾到灶間去了。陳老三忘攜着洋燈。認道是自己眼花。連忙進房拿了燈。走下樓梯。見金蓮酥胸半解。小衣微鬆。睡得十分興濃。陳老三用脚在金蓮大腿上跌了一下。道：「賤娼根。輪死在這裏。還不替我滾上去。」金蓮聽見爺的聲音。早嚇得渾身冷汗直澆。忙向兩邊一摸。喜得阿祥已避開了。只纔心定。用手揉了揉眼睛。立起身來。捲好草蓆。懶洋洋的跟了陳老三上樓。陳老三噤咕了一回。也就睡了一夜。無話。來朝陳老三到店不提。老三的妻子匆匆也出去走梳頭。金蓮見爺娘不在。把小衣上的血蹟。背地裏洗滌乾淨。自是之後。阿祥竭力奉承老三的妻子。不時買了東西。贈與金蓮。一天老三的妻子。正從一家人家梳了頭出來。迎面遇見一個半老徐娘。似狠面熟。凝神一想。方始想起是阿寶姐。便堆笑喚道：「阿寶姐。長久不見了。一向好啊。」阿寶姐見是老三的妻子。連忙答道：「多謝你。我一向很好。和你五六年不見。你比從前發福得多了。」老三的妻子道：「那裏及得來你阿寶姐。五十歲的人。還是黑烏的頭髮。粉嫩的皮膚。風頭真正愈老愈健。倘然再打扮一扮。叫年輕小夥子。看在眼裏。包定神魂顛倒呢。」阿寶姐笑道：「你又要綽趣了。有所說。年紀不饒人。牙齒已脫去好幾隻。我化了一百多塊錢。請有名氣的牙醫生裝的。要是不裝這假牙。怕不成了癆嘴老太。」老三的妻子道：「原是吓。所以一個人缺不得裝飾。像我手頭尷尬。百樣都只好將就了。」阿寶姐道：「你說這客氣話則甚。我問你添了幾位寶寶。不會阿三的妻子道：「自生了女兒金蓮之後。從未生育。」阿寶姐道：「這是你虎胎。故而祇有一個。蓮小姐可有幾歲了。」老三的妻子道：「十六歲了。」阿寶姐驚道：「真快。真怪。我要老。那末蓮小姐許過親。沒有老三的妻子搖頭道：「誰要我們窮人家的女兒。」阿寶姐道：「可又來了。大概蓮小姐喜星不動的緣故。」說着把老三的妻子拉到隱僻所在。低低的說道：「我有一句話。但是我不怕你見怪。想同你說。老三的妻子道：「阿寶姐。你有話儘說。無妨。即使我不中聽。決不怪你。」阿寶姐道：「你有了這位蓮小姐。分明是天賜你一棵搖錢樹。就可以借蓮小姐身上出產幾千塊洋錢。將來你們夫妻倆下半世日脚。儘可寫寫意意的過了。」老三的妻子一聽。喜極欲狂。道：「這些話。敢是騙我。阿寶姐。你我差不多像親生姊妹一樣。爲什麼要哄騙呢。并且我是佛門弟子。有一句說一句。不能撒謊。如果騙了你。你要受菩薩的責罰。」老三的妻子道：「承你阿寶姐代我關心。叫我一萬分的感激。只是金蓮的爺人。雖做的起碼行業。」

志向却非常的高。若然說是把女兒去做生意，他非但不答應，還要罵我個狗血噴頭咧。阿寶姐笑道：「你的男人真想不到，有了銅錢，可以吃飽穿煖過日子，志向是憑你高如天，餓不能充飢，寒不能當衣，真沒道理。」老三的妻子道：「這是他天生成的吃苦脾氣，饒是你死的說出活的，他總不肯改過來。」阿寶姐指着胸膛道：「我自有神通，包在我身上，改轉你男人的脾氣。」老三的妻子聽了，更加眉飛色舞，不知阿寶姐用什麼神通，且看下分解。

第十三回 紙紮店妖姬工賣俏 鹹肉莊浪子擬嘗新

詩曰：狂蜂浪蝶歡尋芳，過此屠門未敢嘗。識得個中滋味者，任君鸞割亦無妨。

話說陳老三的妻子聽阿寶姐自有神通，能使自己男人的古板脾氣改掉，不禁眉飛色舞道：「懇求你，倒底什麼神通，請指點，讓我心定。」阿寶姐道：「我不是真正菩薩，那裏有神通，不過我想一個人，憑他志向比衆不同，只要用鑠白澄亮的洋錢，可以消滅得無形無踪。」老三的妻子道：「怕不見得罷。」阿寶姐道：「俗語說得好，錢可通神，何況你的男人是人，他豈有不見錢開眼之理。但在目下，必須瞞着你男人去幹，等到日後西洋鏡戳穿，那時錢也有了，不怕你男人跳上南天門去。」老三的妻子快活道：「寶姐道，你有沒有空閒，到我家去看看我的女兒。」阿寶姐道：「我沒有工夫，此刻我還要到貴州路長壽庵去，探望庵裏當家石諦，他有一樁要緊事情，同我商量，只好明天請你帶了蓮小姐，到我褚家橋家裏，罷老三的妻子道：「哎，我是路徑不熟的，如何尋得到府上？」阿寶姐道：「很便當，尋我住的是沿馬路，房門上，裝着一盞寶記二字的白磁罩電燈，包你一尋就着。」老三的妻子唯唯答應。阿寶姐又千叮萬囑了幾句，這纔扭着還股，自往長壽庵而去。一天飯後，老三的妻子將金蓮打扮齊整，合乘了一部黃包車，來到褚家橋，果見一家門前裝有電燈，燈上有硃漆寶記兩字，馬上喊停車子，推門入內，見是一宅三上三下的樓房，廣漆油得十分軒敞，不由的呆了一呆，一想阿寶姐決沒有這般闊場面，莫非錯走了人家，於是仍退出門外，重復看了看電燈上的字，明明寫着寶記，並不錯誤，可笑娘女倆走進走出的富兒，早驚動了裏面的娘姨，出外問道：「是誰吓？」老三的妻子連忙推門說是

我來看阿寶姐的娘姨道：如此請進來。我家太太正在梳頭，隨意請坐。老三的妻子聽說是阿寶姐的屋裏，放胆攜了金蓮跨入客堂坐下。娘姨篩出兩杯茶來，坐了約有一刻多鐘，只聽脚步聲響，阿寶姐口啣香煙，跑下樓梯，笑容滿面的道：我原說你不失約的，所以我趕早梳頭，守你到這裏談談。老三的妻子命金蓮叫了一聲阿姨，方始自己開口道：我本想上半年來的，後來我阿媛對我說，阿姨夜間睡得遲，不便驚噪，因此到這時纔來。阿寶姐一邊仔仔細細的端詳金蓮，一邊答道：虧得小姐想得，倘然你早來了，我也不能陪你，因為我睡的時候，給人喚醒了，少選起身，必定頭暈目眩，這樣不起勁。你家蓮小姐能夠知曉我的毛病，倒像是我養的。老三的妻子道：他前世少修，投在苦爺娘手裏，假使壽穿了木魚，早投到你阿寶姐肚裏，做個金枝玉葉的小姐，阿寶姐道：我自從十五歲上，私下打了一次胎後，直至如今，不會坐過一回。喜眼見養男育女，是沒有分了。老三的妻子道：阿寶姐你不嫌我金蓮面醜醜，就過房給你，算是你的女兒可好？阿寶姐道：你要折殺我了。我那來的福氣，過房你的縹緞女兒？老三的妻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拖過金蓮拜倒在阿寶姐前面，拜畢，又親滴滴叫了一聲寄娘，喜得阿寶姐眉開眼笑，馬上在手指上褪下一隻嵌鑽鑲成的戒指，給與金蓮，算作過房的見面錢。金蓮一看，耀眼爭光，早感激得阿寶姐死心塌地，從此就在阿寶姐開設的寶記莊內，充當基本鹹肉。因金蓮面盤子來得新，一班慣喜屠門大嚼的朋友，沒一個不斬他一刀。起初是瞞陳老三的，後來老三得了些風聲，欲尋老婆發作，可是金蓮一五一十的洋錢拿回來，也就順水推舟，不再扳起那張古板臉兒，向女兒教訓。三從四德了，忽忽數載，手頭着實有些積蓄，就在霞飛路開了一片紙紮店，取名叫做玲瓏軒。自己做起老闆，金蓮也由阿寶姐做媒，嫁與一個莊上老主顧姓鄧的。那姓鄧的是上海著名富翁，年紀五十多歲，抱有一寡人之癖，化了三千塊錢的身價，討金蓮做第七位姨太太，詎知金蓮是個浪漫慣的人，怎肯相安於室？加着鄧老頭子精力有限，不能暢其所欲，背地裏還不時到寶記莊上，追尋舊歡。這日金蓮的娘稍有不適，金蓮對鄧老頭子說：要回家探望鄧老頭子，滿口答應，坐着自置汽車，駛到霞飛路，車夫殺車過急，車子就停在泰生門口，也是黎介如與金蓮有一番孽緣，故而適逢其會。金蓮那麼一笑，一個魂靈兒直飛到九霄雲中，翻了十六七個筋斗，方始返歸軀殼，眼睜

睜望善那輛汽車發怔，停了半晌，竟被他想出一條偷香善策。於是他飯也不添了，淨了手面，加料道地的敷上雪花梳光頭髮，換上一套新製的肉色西裝，領端繫着一個藍白間色的葫蘆姑頭上，戴一頂哈德門呢帽，帽緣中插着小一片孔雀，是穿漆皮鞋。又在乳旁的袋內，摺疊着一方香水灑過的絲手帕，袋邊稍微露出手帕角兒，修飾完畢。恭而敬之的，被美出外，即可追蹤而往。那曉足足守到三下鐘，方見彼美走上汽車，介如急移幾步到一家熟識車行裏，跳上車子，隨後緊緊追趕，直追到靜安寺路，只見前車停下，介如忙命車夫抄到前面，恰好又與金蓮打了個無線電報。金蓮含笑下車，冉冉走入公館。介如惟有望門興嘆，道得掉轉車頭，駕着來到遠東，祇有方仲賢一人坐在房間裏看報，便道：小方，你真難得，竟有餘閒坐着投覽報紙。仲賢道：我是天天閉着，不像你豬八戒進了盤絲洞般，那班蜘蛛精困住了，不克自由。介如道：別批評人了，你不見得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仲賢正色道：我人雖是有名抖，却比你高尚得多。對於女色一門，素不遷就。介如笑道：這樣說來，我變作叫化子吃死蟹了。仲賢點頭道：差不多。要不然，你臉上滿塗着雪花，做甚。我還要問你，剛纔坐了汽車到那裏去。介如面皮一紅，道：纔從家裏來。仲賢道：不，是我。仲賢道：真人前休說假話，你坐的是綠色汽車，在你之前，還有一部黑色的車裏坐着一個年輕婦人，你待想賴嗎。介如跳起來道：倒運的，偏偏又叫你瞧見，我瞞不了。爽性對你說個明白，遂將適間一番情形，以及面貌，東東告訴了方仲賢。仲賢聽他講完，眼目想了一想，道：噯，就是他……介如呆着問道：你難道認識他嗎。如其你認真費心，從中介紹，省得我拆心思了。仲賢道：我不是皮條客人，這件事只好謝絕。必過我略知他的底蘊而已。介如把椅子拉近，仲賢身旁道：趕快說將來得諧好事，當記你這次大功。仲賢啞道：那個要得你的功。我聽你說他相貌，確像甚，實記鹹肉莊上的人了。他新近嫁了人了。介如道：怪不道他走入鄧公館。仲賢道：他正是嫁給鄧其南的。介如道：你怎知道這樣詳細。佩服之至。可笑終日游蕩的我，於白相鹹肉一道，非但不能選精揀肥，簡直是一個門外漢。早知寶記有這等一塊美肉，失之交臂，實在可惜。小方，你既認識金蓮，一定是此中的老門檻，不得不請教你一番。稍窺門徑，他日過門大，嚮起來，不致於洋裏洋腔，被他們竊笑我是外行屠夫。仲賢道：這我不便教導你，你就一輩子做了外行罷。黎介如那

裏肯依再三要求。仲賢却不過情。乃道：現在上海一隅，肉莊不下數百餘家，可稱鼎盛時代了。但從前這鹹肉的名稱，是沒有的，只有私門頭與半開門，又簡稱之曰台基，是含着陽臺的意思，並不是正式賣淫。大半是窮苦人家的碧玉，偶而把皮肉換了錢來日用，所以並不發達。未幾上海人發起禁娼運動，風行雷厲，大有非達到禁絕目的不休。可是就在這個當兒，鹹肉莊便應運而生，既省錢，又實惠。一班昔日章臺看花人，竟一變做韓莊吃肉客了。那末吃客一多，生涯日廣，各莊互相競爭，並到各處去搜羅最佳鹹肉應市，於是分出上中下三等。當局眼見肉莊林立，無法將其禁盡，遂想出窩禁於徵的法子。凡營業肉莊的，必定要預繳花捐，而且這花捐和書寓不同，每一家肉莊須納二十餘兩規銀，領一張大照會，十二張小照會。一張小照會就是一名鹹肉，上面粘定照片，不可頂替。要是沒有執照，一經當局查出，例須重罰。黎介如插嘴道：小方，這是鹹肉莊的組織情形，不是鹹肉莊的游覽指南。聽了於我無益啊。方仲賢道：少安毋躁，我還沒有講完呢。不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冷清清私訪鄧公館 鬧嚷嚷喜見陳姨娘

詩曰 幽居僻靜避塵囂 金屋如何喚阿嬌 急智頓然生一計 勝他引鳳去吹簫

話說黎介如聽仲賢講了一大篇，仍不會講出游覽肉莊的所以然來。發急道：關鍵給你賣足了。仲賢道：這同從前的高頭講章一樣，非要自頭至尾的講個明白不可。要是在中間抽一節講，你聽了還是不得其門而入。介如笑道：今番真所謂從師求肉了。仲賢遂又往下續道：方纔我說的實記，論起等級，尚在中等。開門口的倒是有名的阿寶，善於拉攏。今年已五十多歲，照他的風頭看來，不過三十許人。聽說他飲食是很注重的，一生冷不食，二酸辣不食，三不易消化的不食，故而他的容貌至今不衰。大概他得的秘法，駐顏不然，鬢髮都花白了。誰還有這般嬌嫩？介如道：那三項不食，確於衛生上有益，然則不見得能夠駐顏。或許他別有秘法。我幼時聽人說，當初有一名妓胡寶玉，專事採取童子，的元陽，一者滋補身體，二者使容貌豐頤，永遠不改。怕阿寶姐也效學胡寶玉罷。仲賢道：這却你我不得而

知不能武斷。因此不必多談。我且把坐房間、落夜廂、做局三種經驗指點給你。介如大喜道：你再不把經驗教我，我的耳朵也扯長了。仲賢道：什麼叫做坐房間呢？是客人到了莊上，便由莊上的人去叫小姐，叫來的小姐，如合客人的意，馬上談判價錢，不合便由客人摸出兩角小洋，卓錢打發他去。還有一等客人是抱定看花主義的，那末化一塊大洋，像到堂子裏打茶圍一般，尋二三十分鐘的開心，必過要現開錯的。至於落夜廂，就是住夜，但非敲過十二點鐘以後，不可。若然客人急不待緩，立即就想開火，他們決不肯遷就。因為小姐一落夜廂，身體就絆住了，寧可放棄這頭生意，最好客人選定了他，讓他私下去拆些外快，這纔稱心滿意哩。講到做局一項名目，拆穿了說起來，便是普通所說的打砲，而且只消三塊錢的代價，可以享片刻的歡娛。一砲打出之後，各走各的路，很是爽氣。介如道：上海肉莊如是的多，那末那裏來這許多的肉呢？仲賢道：多極多極，好說得供過於求。介如道：然則以何種肉最合人的胃口？仲賢道：當然人家人了。介如不信道：難道人家的姨太太、奶奶小姐都可叫來陪客作樂不成？仲賢笑道：這句話完全是欺騙一班瘟外行。所謂姨太太、奶奶小姐本來呢，的確是人家人，然而上過了鹹肉莊，不能稱是人家人了。可是莊上不能不抬了人家人的牌子，投人所歡，摺徠主顧，不管阿貓阿狗，總得生敲活釘，說是人家人，往往客人不諳肉莊黑幕，跑了進去，就要求他們去叫人。人家人莊上準不答應，你不是說鐘點不合，定說時間促，推三阻四，做盡假惺惺的態度。即使肯叫來，也要施一下小小竹槓，其實叫來的就是自家的坐莊貨。介如問道：人家人與坐莊貨究竟那一種清潔些？仲賢更笑道：你愛清潔，如非你絕足不上韃莊，那坐莊貨不必說。人家人接過了數十個客人，豈有不蘊着梅毒之理？必過看自己的運氣，若在倒霉路裏，包你就做水果行中的老板。介如道：看你不出，倒是一位刮刮叫的老門檻。我聽了你這一席話，宛如從師做了三年徒弟。胸中的一切茅塞掃盡無遺。仲賢正待謙遜，外面走入一個茶房，向介如道：黎先生，有一位姓俞的要見介如，一揮手道：你去請他進來。須臾茶房引進一人，穿着得十分華麗。黎介如與他點頭爲禮道：雨芝，你到來看我做甚？雨芝道：我有件要緊事情，特來找你商量。說着，拖了介如靠窗坐下，談了一回。介如就在身旁取出一疊鈔票，交與雨芝。雨芝便欣然告辭去了。仲賢問道：你這個朋友陌生得很，結交了幾時了？介如道：結

交得沒有幾時。他是在金子交易所做生意的，非常精明，人亦四海。但這幾天他的風頭不利，金子輸贏迭遭失敗。他因有一項要用，特來問我商借一百塊錢的，我不得不應酬這一次。仲賢聽罷，一看手上時計道：「我可要走了。」介如道：「你往那裏去？」仲賢道：「我到霞飛路探望姑母，順便與滌芬表妹談談。」介如道：「那我替你汽車的油，借坐着回去了。」仲賢說好，於是同出了遠東飯店，坐上汽車。仲賢把介如送到泰生門首，然後自往馮家不提。夜來並無話說，直到來朝的下。黎介如獨自駕着一輛跑車，在靜安寺路的鄧公館門首往來了好幾趟。可是侯門似海，終不見金蓮的影子。大失所望。他正在踟躕之際，只見馬路的水門汀邊坐着一個賣花生的江北孩子。他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故意將汽車開到沿邊，剩其不備，駛將過去，把一籃的花生米，輾得稀糊爛，盡成齏粉。江北孩子急得大哭，大喊，引動了路上的閒人都來觀看。一時人聲鼎沸，把冷清清的鄧公館門前，變得熱鬧去處。介如急將汽車按停，面上現着驚慌。下車來問江北孩子：「這一籃花生值多少錢？」江北孩子苦着臉道：「一共六角小洋錢，還沒有賣掉幾包。」先生不賠我錢，我就回不得家。說完又拚命價哭。介如趁他哭的當兒，回頭朝鄧公館的洋台上一望，見金蓮也倚着欄杆觀看，喜得心花怒放。這也是江北孩子交運，當下便賣弄其闊，即從袋裏抽出十元鈔票，擲給江北孩子道：「這算賠償你的。」以後在馬路上要當心。江北孩子接了鈔票，趕緊拭乾了淚，破涕爲笑道：「先生，我曉得下次不敢再坐馬路邊了。」說着提了破籃，一縱一跳的走了一。衆閒人見介如這般闊綽，恨不做了江北孩子，倒好得這注外快。故此圍着不走。那曉得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來了。衆閒人抱着頭四散奔逃，只有黎介如戀着金蓮，不肯馬上就走。兩隻眼釘住了金蓮，睜也不睜，看得金蓮不好意思，扭轉嬌軀，走入裏邊去了。那雨却漸漸落漸大，金蓮本待想出外購物，眼見得不成功了，恰好鄧其南躡進來，問道：「金蓮，你高興又麻雀嗎？」金蓮道：「老爺高興，我應當奉陪。」其南大喜，命娘姨去請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就在金蓮房中，敝雀碰了兩圈多莊。金蓮牌風最壞，一副未和，湊巧六姨太太走來，立在背後觀牌。金蓮道：「阿姊快來替我碰幾副，斷命牌要我碰出氣來了。」六姨太太道：「天落了雨，我本來手癢得很，代你碰和也好解解饞。」說着趁勢坐了下去。其南笑道：「你下來代碰，可是不准你出大牌的。」六姨太太道：「這是牌來起來，我不能不和的。」常言道：「看又麻雀盡忠報國，而

况我是代他更其要赤心忠良替妹妹翻本出贏錢一邊說一邊牌已砌就恰是六姨太做莊擲骰開門說也納罕起手竟是白板三張中發各一張八萬兩張六索兩張其餘均是閒牌詎知兜不到幾個圈子摸進中對發對碰出八萬轉手又摸白板暗槓槓進中風成刻金蓮在旁看出了神不禁說道阿姊早知你的手氣這樣的旺發該讓你碰六姨太道看牌不許開口露了口風大阿姊同三阿姊何等利害他們就不肯打和張了話猶未畢其南忽地打出一張發財六姨太將牌推倒道和了和了這時大姨太和三姨太不服道三元牌打倒了要一家包的鄭其南也將牌推倒道你們瞧罷我是一副什麼牌兩位姨太一看原來其南是一副同子清一色已等了三六九同的張其南於是發言道這張發財所謂三番拚一番勢所必打怎說要我包兩位口裏雖沒話說心裏却不約而同的很不情願只喜得六姨太與金蓮迷花眼笑六姨太道我代你和了這副大牌少停手工錢是要的金蓮道那是自然贏來的錢平半均分六姨太欣然坐着碰和金蓮見窗外簷溜如注從洋台門中不時吹進雨花去一看大姐不在旁側遂輕移細步走到洋台邊伸手想去關門一眼見馬路上立着一人被雨打得濕淋淋宛如一頭落湯鷄仔細一瞧暗忖這男子剛纔鑿了禍還不去此刻又像天打木人頭價立在這裏一定是爲了我哎喲他癡情到了極點了隨便什麼日子都可遇見我何以偏揀這雨天倒也可笑可憐虧我請了六姨太代碰麻雀要是不然豈非白白等了半日當下金蓮着實替兩裏的黎介如肉疼繼而一想不如打發他去了罷倘給雨淋出了病倒是我金蓮的罪過這時介如在下面也望見了金蓮不由大喜正在此際忽睹一件東西望準自己面門上拋來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雨淋頭癡情戀少婦 風落帽作伐謝天公

詩曰 徐娘半老喜新妝 攬鏡園林興獨狂 多謝好風吹落帽 招來蜂蝶戀花香

話說黎介如立在大雨之中渾身上下都溼透了可是他精神不死目不轉睛的望得洋台呆立了兩個鐘頭方見金蓮過來關門心扉頓時跳躍不防一件東西直向面門拋來急忙一閃拍撻吊落地上慌從泥水中拾起解開一看

却是一方雪白絲巾內包十來個銅元在銅元中間還夾着一張字條上面係用鉛筆寫着寥寥幾個字道。

天落雨你不要等。明晚五句鐘我在永安購物弗誤。

這一行似通非通的句子在別人看了並不爲奇但到了黎介如眼裏彷彿得了一道給音鬱旨如獲至寶一般。向那張字條一連接了幾吻仍包在絲巾之中塞入袋內興匆匆跳上汽車回家換去溼衣。下一天介如在賬臺上取了二百塊錢剛想出外被他的娘一眼瞧見問道你拿了錢又要到什麼地方去了介如眼睛一瞪道干你甚事我自然有地方去他的娘道你用得這樣浪費要曉得你死鬼老頭子是吃辛吃苦賺來的介如冷笑道他吃辛吃苦賺了傳給了我分明是我的福即使我用去些並不罪過比你把錢送給和尚却值得的多哩他的娘聽了這話非常觸心氣吼吼的說道用錢用在佛菩薩面上可以保佑我們合家老少平安生意順當有時做一場功德放一臺焰口也是超度你家祖宗和你死鬼老頭子怎說是送與和尚我看你無端說這種話將來要罰入十八層地獄的介如見娘發怒一想在店堂裏吵鬧不成體統便道好了好了望你娘日後到西天佛國我就在地獄裏過一輩子罷說着戴上呢帽大踏步出了店逕到大馬路來一看錶上還祇兩點半鐘竊笑自己性急太甚遂折至北京路北平戲院那天正映着一張富於肉感的外國影片票櫃上擠着不少人在那裏買票介如也擠得上去購了一張樓券上樓坐定其時雖開映尙早看客却似怒潮澎湃相仿刹時間把一座戲院擠得黑壓壓地了而且大半是成雙作對的坐在介如前面的也是一男一女但年齡却相去頗遠約略估量女的已在五十開外男的僅不過二十左右若用普通眼光看來一準認他們娘同兒子可是在這黑暗的上海決不能說他們是一對正當伴侶因爲上海獨多這一班老蟹專門倒貼了年紀輕的小夥子做他洩慾的工具介如看到眼裏就有幾分明白了少選院中的音樂已開始啓奏了全場電燈也熄了先映着最乏味的各公司廣告片子接着方映那肉感影片這時看客誰不注意銀幕上的動作獨有介如却全神貫注看那前面一對的舉動雖黑暗之中較諸光明的銀幕毫不覺得減色你曉怎樣一番動作看者不免指費一些筆墨特把這段老蟹豔史首先描寫出來諒讀者亦必以先睹爲快話休聒耳且說這老蟹不是別個乃是魏益堂

的娘邵氏。他在娘家的時候，很是規矩。後來嫁到魏家，與他丈夫魏祖誠十分恩愛。生了一男一女。兒子取名益堂，女兒取名才寶。祖誠本在外國飯店充當細巖，為人精明非凡。所以手頭就逐漸寬裕了。他便在法界自設了一月酒吧。開專做一班爛水生意。賬目均歸自己掌管。又是內家。店裏一無走漏。每年總得盈餘若干。祖誠豈有不飽煖思淫慾之理。暗中便結識了一個外遇。不知不覺竟染了一身楊梅瘡。幸經西醫將那話兒割去了半截。方始保全性命。然已成了廢物。你想這位邵氏尚在方興未艾之際。眼見丈夫不中用。當然要尋野食吃了。初起祖誠看了着惱。吵一個家宅不安。嗣後自知失了効力。難以約束。只得眼開眼閉。由邵氏踰閑蕩檢。做那不端的勾當。有時實在熬不過。用話勸解邵氏。說兒女俱各長大成人。你也該收住了野心。教導教導他們。才是若照這樣。胡帝胡天。給小輩看了。不學樣。也要學樣。我們一家姓魏的。隨便到那裏去。恐都瞧不起了。邵氏不聽。猶可一聽祖誠的話。頓時提起了肝火。擊着桌子道：「你這活現世。自己不長進。反來埋怨我。就是我在外面不好聽。我也說得出的。你把兒子女兒嚇勢我。他們是我親身所養。教得好。教不好。是關於墳上風水。與我無涉。如果他們瞧不起我娘。背後說我壞話。我總是大人。可以告得忤逆。要你替我擔什麼心。你也曉得我的性格。冷粥冷飯吃得進。冷言冷語是受不進的。如今我再對你說一句。我的事少管。我不待虧你。就是了。倘使照舊吵吵鬧鬧。我光起火來。和你脫離夫妻關係。索性去嫁個人。讓你活現世受苦。祖誠被他一頓臭教訓。非惟不敢反唇相譏。竟噤住了一張嘴。一聲不響。邵氏道：「你有話儘說。不必肚裏做功課。想些惡毒念頭。祖誠嘆口氣道：「咳。我勸你未常不是好意。既你不肯聽。只當我放了一個極臭的屁。請你不要發怒。以後總不多嘴。說着矮了一截。跪倒在地。邵氏見丈夫業已屈服於旗袍之下。倒弄得過意不去。用手攙起祖誠。和顏說道：「你早這樣體恤我。我豈有不見你的恩情。就是我有貳心。決不拆散你的人家。祖誠心雖不願。妻子出外。姘人。但自己缺少了一件工作器具。也無法足以挽回了。轉撮了笑臉。做出快活的樣子。以示滿意。嗣自一來。祖誠噤同寒蟬。不再發非法的議論。故此相安無事。流光如駒。過隙。邵氏的閨人資格。也與年俱增。無如年華不再。風韻頓減。憑你勾搭工夫高強。已不復動人憐愛了。於是他就使用倒貼手段。引誘這班青年子弟。一天邵氏正在梵王渡公園中遊覽。玩了一

週累得兩腿乏了，即在樹陰下鐵椅上坐着憩息。這時園裏游覽客往來如織，尤其是一對一對的情伴，捉臂兒在那草地上閒步，看得邵氏眼中發火，又妒又羨，不期斜刺裏跑過一位唇紅齒白的少年，打扮得也非常入時，照會又靚，真像小書上所說的傅粉郎君一般。邵氏愈看愈愛，恨不得抓住了他，並肩坐在一處談心，誰知那少年徜徉而過，連正眼也不會看一看邵氏，事有湊巧，忽然就地一陣狂風，吹得樹枝簌簌作響，那少年頭上的一頂龍鬚草帽也吹落於地，閣落落一滾，正滾在邵氏的褲襠裏。邵氏一個冷不防，倒着了一慌，急將兩隻半籃脚一夾，恰好那少年也趕到，見草帽夾住在邵氏脚上一張小白臉上，隱隱泛出紅來，看他不好意思來，拾當下邵氏却喜之不盡，忙替他拾起草帽，說道：「這陣風真大的厲害，眼睛也睜不開，你的草帽吹過來，我還道是什麼東西，我一嚇，就用腳夾住了的，草帽是沒有壞，必過經了女人的下身，不能夠戴在頭上了，這是我的不好，應當賠償你一頂新的。」那少年道：「這如何可以叫你賠？」邵氏笑道：「不賠你，我心中不安，那少年道：『仍是好好一頂帽子，儘可頭上戴得，快還了我罷。』」邵氏不依道：「你們男子頭上，有三味真火光的，怎說能戴？若然我還了你，豈非上下都不分，觸了你的霉頭？」那少年道：「現在百樣改良了，分甚上下，不像從前的人，清奇古怪，把女人看得齷齪的不值錢，其實自己的身體，還是從這個傢伙裏爬出來的，偏十二分做作着，真叫入嘔。」邵氏聽他如此發揮，知道他無所顧忌的，想把草帽還他，恐他撥轉身就走，當面失了機會，遂道：「你請坐了，我對你說，那少年初尚忸怩不肯坐，被邵氏一番死拉活扯，不由的坐了下來。」邵氏道：「帽子已給塵土弄垢了，少停我們出園買還你便了，但你不必推却，這是我的一片心。」那少年見邵氏這般說法，很誠懇着說道：「這帽子能值多少，不庸提了。」邵氏遂趁勢問了少年的姓名，方知喚做蕭凱，今年十九歲，在洋行裏做寫字的，還沒有娶過妻室。邵氏更自歡喜，當晚就同蕭凱開了旅館，實行愛情試驗。蕭凱笑謂邵氏道：「你我二人的結合，倒要感謝這一陣風，做我們引線穿針的月老。」邵氏道：「還須謝謝我一夾的功勞呢。」自此邵氏日與蕭凱盤桓一處，樂而忘返。這日蕭凱說起北平影戲院開映肉感影片，邵氏素來愛觀電影，尤愛看這種熱情片，遂雙雙到北平影戲院，坐的是樓廳，正在黎介如座位前一排，那黑暗中的一幕活劇，竟給介如看個碧波生清，欲知活劇的詳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定鑽戒潛赴寄娘家 索銀錢甘違親母命

詩曰 赴約匆匆入市場 金錢媒介亦尋常 半推半就情無限 權把雞窠代燕樑

話說這時影戲院中全場黑暗。一衆看客無不寧神息氣。看那銀幕上的動作。獨有黎介如兩隻眼睛。叮住了前排邵氏和蕭凱的一舉一動。只見邵氏的香腮漸漸緊貼着蕭凱的肩頭。強着蕭凱解釋戲中情節。以及扮演的人名。蕭凱的英文雖很來得。却並不是學堂裏讀出的。是在洋人口裏聽熟的。所以說起來十分流利。要他讀一句解釋一句。這可就夠不上了。幸而邵氏對於中西文字。宛如開眼瞎子。罰誓都不認識。可以由他亂頭野話。講到那裏是那裏。只要不離乎劇情。邵氏決不扳駁的。當下影片一本緊湊一本。有一幕女主角罵着男主角。你真個色鬼。男主角笑了一笑。就緊緊抱住了伊接吻。邵氏看到此處。未免春心蕩漾。忘其所以。將一條糙米色的玉臂。鉤緊了蕭凱的瘦長頸項。吻着面皮道。你瞧他們這樣的戀愛。怕一戲院的男女。誰也追隨不上罷。蕭凱回過臉來。恰好口對口兒。趁勢與邵氏親了一個嘴巴。邵氏閃身啐道。色鬼。大庭廣眾。不怕難爲情嗎。蕭凱道。我真要你罵我色鬼。這一來。便效學成影中的男女主角了。說着不住的將一隻手。伸到邵氏胸前撫摸。邵氏非但不禁止他所爲。而且絕對的歡迎。蕭凱這時說不出的窩心。漸把那條手從腰間插進。想來一個海底撈月。不防銀幕上映出暫停片刻。全場電燈霍地通亮。蕭凱急欲探出手來。那晚邵氏的褲帶子緊不過。插入容易。拔出極感困難。只漲得面孔像拍熟肺一般。早把個黎介如看個笑不可仰。蕭凱一眼瞧見。更羞得無地自容。不管邵氏褲帶結實與否。用力拔出那手。再也不回頭看。一看黎介如。無如介如慣喜耍作劇。有意把皮鞋脚在蕭凱座椅下。輕輕踏着蕭凱。只作不知。假扮着規矩模樣。和邵氏看完影戲。雜在人叢中走了。黎介如又氣又惱。出了影戲院。竟至大馬路永安公司。剛正五點鐘敲過。暗忖陳金蓮既有字條寫給我。諒來不會放生。或許他已先來。亦未可知。他一壁忖着一壁信步到上上下下找尋金蓮芳蹤。經過珠寶部。金蓮正坐在那裏。選取鑽石。介如連忙跑過去。打一個招呼。問道。這鑽石能合意嗎。金蓮笑盈盈的答道。這裏的貨色還勻淨。我

想選購十粒用白金鑲一對鈕扣是最入時的。介如又問道：「要多少錢一粒？」金蓮道：「只有十塊錢一粒。」連白金鑲好，也不過一百多塊洋錢。東西又美觀，價亦不貴。介如道：「你揀選好了沒有？」金蓮道：「快揀好了，這是性急不來的。請你隨意坐一下。」介如道：「我已坐得久了，我幫同你揀選如何？」說着走近金蓮身旁。候金蓮揀那鑽石半响，方始選就。介如不等金蓮摸錢，趕緊摸出一疊拾元鈔票，數了十張給櫃員。櫃員點了一點不錯，將鈔票收了，交與賬臺上。然後將發票交給金蓮。金蓮道：「這鑽石我要鑲一對鈕扣，白金與鑲工要多少？」櫃員簡單估了一估道：「大約二十餘元。」至於一定價錢，等鑲好了，照算。金蓮道：「只要你鑲得靈巧，價錢我是不論。」幾天可以鑲好？櫃員道：「至少一個禮拜。」金蓮又叮囑櫃員道：「鑲好之後，須我本人自己來取。」櫃員答應。金蓮這纔孃孃娉娉離了珠寶部。介如跟定在後，低聲問道：「你東西可曾買好？」我意欲同你談談衷曲。金蓮道：「這裏到處是人，也找不出一個談話所在。好在你我日後總有相會，何必急急呢？」介如道：「妹妹你說得真好瀟灑。我自從見了妹妹芳顏，朝思夢想，差不多一天十二個鐘頭，常掛在心。今天若輕輕放妹妹回府，豈不又叫我多受一夜煎熬？」金蓮啐了一口道：「我是不能在外耽擱的，只好對不起你了。」介如聽說，認道：「這話是真的，不禁大失所望。然心終不死，婉言哀懇道：『聽你妹妹這般說法，我竟白白浸了一身雨。』」務望妹妹可憐我才好。金蓮道：「看你人物很漂亮，想不到你的脾氣活像牛皮糖，歪廝纏繞。但你要我甚麼地方去？我向來不去的。」一則露了人眼，報紙上又要蜚蜚揚揚，登個長篇累牘。二則給自家人看見，回去告訴老爺。那末我一向有嘴在老爺跟前說別人的，豈非反叫別人恥笑我？如今既是你要和我談談，這樣罷。你到諸家橋我的寄娘家裏坐一回可好？」介如一聽，金蓮說到寄娘家裏去，明知就是到寶記。非但可以談心，而且還可權作赴陽之台。只快活得遍體酸麻，手舞足蹈的說道：「那是最好沒有了，要去此刻就走。」金蓮見他如此情極，瞞了他一眼，一同步出永安，雇車來到褚家橋寶記。金蓮先去見了阿寶姐。阿寶姐只要有錢萬事都可使得。況且金蓮時常來的，當下金蓮引了黎介如走進房間。介如見房間裏陳設的器具，全是紫檀紅木。那一張床尤其考究，帳內俱裝着大玻璃鏡，睡到牀上，宛如進了水晶宮一般。介如看到其間，不禁心旌搖曳，却不敢遮爾和金蓮調情。恐金蓮瞧他不起，遂故意扮着老成模樣，娘姨端上茶來，又叫應。

了一聲金蓮道。小姐用茶。金蓮道。你放在桌上便了。我們有事。自會喚你。娘姨口稱曉得。轉身出外。隨手帶上房門。金蓮道。我被你胡搗了半天。竟連你姓名都沒請教過。介如道。我叫黎介如。就住在你家玲瓏軒隔壁。金蓮道。你倒是我家的鄉鄰呢。如今你有話快說。我還要回去吃飯。介如道。吃飯何必轉去。就在此間叫來吃。金蓮道。這却不興。老爺非要我陪他吃。不可。介如笑道。妹姊既引到我這裏。已如我之願。我還有什麼話說。金蓮斜睨星眼道。你沒有話說。我就走了。說完提起高跟皮鞋。咕咯咕咯走到房門邊。介如趕忙過去。雙手把金蓮抱住。道。妹妹你這樣性急。做甚。金蓮道。人來了。這等動手動脚。是不像樣的。請你快快放手。介如怎肯依他。輕輕抱到床上。那一番床第間的瑣事。怒作者不形諸筆墨了。少選金蓮將青絲理了一理。黎介如就拿出十塊洋錢。以作房間使用。金蓮在臨走當兒。叮囑介如道。以後你不必來瞧我。一有機會我自來瞧你。介如快活非凡。相將出了寶記。金蓮匆匆回去。從這日起。金蓮一心一意想脫離鄧姓。改嫁黎介如。介如亦熱血糊了心。非把金蓮討到家裏。死不了這條念頭。不時同他的娘說。他的娘很不爲然。責備他道。你真活得空長白大。上海女子要多少。其中縹緲的。不妨抓一把。揀況且我家眼前開着一片小店。何愁人家不肯配親。給你這種深閨內閣的小姐。你偏不要。反要討這積勒雜貨進門。給人家知道了。必然背後談論。而且還要笑我做娘的不是。介如冷笑道。娘說我空長白大。然則娘的年紀也未必活在身上。他的娘聽他出言挺撞。怒道。小畜生。眼裏算長都沒有。難道我做娘活了四十掛零年紀。還是個老勿懂不成。介如道。要是你懂得做人道理。極當早替兒子圓房。不該鎮日鑽在和尙淘裏吃素念經。與長壽庵石諦和尙鬼混。他的娘發憤道。三世修在佛身邊。同和尙去睡覺。是不容易的。即使我娘妍了和尙。也是我一生修來的。憑你本領高強。總是我肚裏袋出來的。不見得好來管我。介如道。我既不能管你。你也不必管我。大家幹大家的。免得常常費口舌。他的娘道。娘不管兒子。叫誰管你。你不說這一聲。我倒忍耐過了。如今你說不用我管。我偏要管管你。看你有甚天通和我娘鬥。介如道。我並沒有其他天通。惟有把我的戀人娶來做妻室。他的娘見他倔強得如是。知己無法教化了。只得退一步道。好好好。說話你比我兇。你去討騷貨也罷。討野鷄也罷。都與我風馬牛不相干。必過我有言在先。你討儘自己去討。但不許進門。須看伊嫁了。

你果然改邪歸正像做媳婦的樣子纔許伊名正言順算我們黎家的人介如聽娘言中已有允意雖則有不進門的條件却有了這一句話就可在賬內提用一二千洋錢預備討了金蓮另組小家庭之用遂道只要你娘肯拿錢出來讓我討進門不進門却不成問題的他的娘道這件事總算講明了你自去幹罷可是後天你家老子三週年我已長壽庵定了十三名和尚做一日功德不准你到別處去的如果你違拗了我方纔答應下你的錢就不算數介如只得看銅錢面上敬遵母命便搖搖擺擺出了店門逕奔王世章家中來商量一切不知黎介如曾否討得陳金蓮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小王設計授黎生 姨太藏奸遮瞞鄧老

詩曰 鄧通豪富積金錢 廣蓄妖姬娛暮年 春色滿園關不住 因使家醜外傳宣

話說黎介如趕到王世章家裏正值美鴻樓老七同了馬屁阿六勒逼王世章書寫脫離字據當時王世章猶想言歸於好無如美鴻樓老七斬釘鐵滴水也不進介如看他態度堅決做好做歹勸世章寫了打發他們去說世章不由的唉聲嘆氣起來介如道你不用心裏難過這班做生意的女人究竟水性楊花的多他如今和你脫離他必定另外結合了好戶頭即使你不允他脫離關係也要將你冷待到底你不妨慢慢打聽老七的新戶頭是誰一俟打聽明白再行設法出這一口氣世章聽了介如一番勸慰心頭便自在了一些反問黎介如道你的冤錢化在誰的身上我可以預聞嗎介如道我到你府上正爲了這件事想請你參贊說着遂將自己與陳金蓮一番經過情形一字不遺的講了個詳細世章道包管如你之願介如喜得跳躍道請教有何妙計世章道這是很容易的事不必用甚計較只要陳金蓮願意跟你其餘一切都不費吹灰之力了介如道我皆爲伊死心塌地的要嫁我纔和我的康山姑大起交涉不知費掉多少九牛二虎的力量始把康山姑的一條牛性挽回過來允許我二千塊錢與金蓮在外另組家庭總算在我自身方面已無別項問題發生了倒是金蓮那邊鄧老頭子又十分寵愛他那肯容他下堂求去呢世章笑道

你真聰明一世，笨可到了極點了。既金蓮誠心嫁你，不要說鄧老頭子十分愛他，就是一百分愛他，他也是要跟着你跑的。介如道：這可我很明白，必過我在這裏想，如何使金蓮脫却鄧老頭子的束縛。世章道：不消慮得，你把耳朵湊過來，我傳給你一條錦囊，但將來事成之後，拿什麼謝我。介如道：用了你的錦囊，苟能遂我心願，日後生下結晶品，定當多送幾個紅蛋你吃。世章笑道：這項謝意，恐今生享受不到的了。介如道：難不成我討了金蓮，連一個小孩子都生產不出嗎。世章道：並不是挖苦你，怕我沒有吃你紅蛋的口福。這時王世章雖是一句戲言，詎知即成讖語。及至介如與金蓮結婚，他已犯了假冒軍官的罪，監禁獄中，備受鐵窗風味了。此是未來先說，後又再提。當下介如把耳朵湊近世章嘴邊，道：慢講謝意，請你傳授我錦囊罷。世章便促落促落說了幾句。介如連連鼓掌道：妙計妙計，看你不出，倒比諸葛亮還勝着三分。叫我佩服之至。此刻我就要依計而行，你有興一同去走走嗎。世章搖首道：恕我不克奉陪。我還約着一位朋友，你自去幹罷。介如祇得別了世章出外，匆匆到店，剛抵門首，只見陳老三背着手立在那裏，探頭張望，像似等人的模樣。他一眼見了黎介如，彷彿天上掉下一件寶貝來，踏步上前道：黎先生，我已候了好久了，快請到小店裏一坐。有言奉告，不曉黎先生可肯屈駕嗎。介如忙叫應道：老伯傳喚小姪，理當到寶號領教。暫請老伯先回。小姪少停即到。陳老三聽了，笑吟吟走着走過去了。介如暗忖：陳老三素與自己並不交談，他特地來找到我，其中必有緣故。繼而一想，莫非金蓮叫他老子來邀我，不成他轉到這條念頭上，頓時興致淋漓，奔到臥室，更換了一套剪刀口裏的西服，又很命把皮球香水全身噴了個遍，還恐怕不香，再在一方印度絲巾上，滴了幾滴香水，精修飾停當。這纔高視闊步的走到玲瓏軒來。陳老三慌的立起身迎接道：黎先生請上樓坐罷。這裏店堂中太骯髒，怕污了黎先生衣服。黎介如道：我就在下面坐罷。這衣服左右是舊的，污了也不妨。陳老三笑道：黎先生不用謙虛，你到了樓上，自然明白。說着，攢眉做眼，演出許多鬼臉。介如本是聰明人，早猜知方纔料的不錯，喜得心上蓮花開放，登登跳上樓去。那曉一時忘形，走至半扶梯，一脚踏空，跌了個狗吃屎，幸虧手快，拉住欄杆，不會嘗着木鏗刀的滋味。陳老三在樓下聽得響聲，搶步過來問道：黎先生走好，這條梯子直得很，當心防跌。其時介如上梯頂，回身道：果真不好走，險些連門牙都磕

掉正說着，只聽金蓮在後面道：「你頭一遭來，應當磕一個頭認認路。」介如聽金蓮調侃他，頓將一張雪花膏塗滿了臉，透出一朵朵紅雲，嘴裏却答道：「我早知道妹妹在此，別說磕一個頭，就叫我像朝山進香般，一步一磕，我也情愿。」金蓮道：「我又不是觀世音菩薩，要你這樣誠心。」介如笑道：「妹妹勝如畫裏觀音，我安得不誠心呢？」一邊說，一邊和金蓮攜手進房。金蓮的娘流水般的端茶送烟，介如坐定道：「我今天正要找你，不期妹妹先來找我，大概你我這場姻緣，自有天助，要不然，叫我那裏去找妓妹？」金蓮挨近介如道：「找我則甚。」介如道：「承你妹妹愛我，也不曉我怎生修來的，但我心裏總不知足，非要同你做了夫妻，方肯心死。」金蓮道：「我也在這裏想勸你不必性急，慢慢的設法，終有一日如願。」介如道：「話雖如此，可是我一刻都等不及。」金蓮道：「我何常不這個樣子，無如鄧老頭子管得十分嚴緊，輕易不許走開一步的。」今天我推說娘有病，纔許我走開半天。金蓮的娘在旁邊笑道：「你們做鬼戲，累我好端端的人害起病來。」介如道：「這可對不起伯母了，以後我做了你老人家的女婿，重重的補償你罷。」這一句話，轉說得金蓮的娘格格地笑道：「黎先生不曉得我有沒有福氣，有你這般孝順女婿，金蓮道：「娘，你少說幾聲罷，別差殺我了。」介如道：「目下男女自由，要嫁誰就嫁誰，所以廉恥二字，第一要打破。我爲了你妹妹，已同我一位至交朋友商量出一條主意，這條主意能夠依着幹，竟有三分可以拿穩，不識你妹妹能依着幹嗎？」金蓮道：「只要萬萬萬當於我沒有危險，我準定照你幹去。」介如問道：「真的嗎？」金蓮道：「自然真的。」介如大喜，在金蓮耳畔，就把小王教他的一番主意說了個清清楚楚。金蓮聽罷，也笑逐顏開道：「我此番依了你，鄧老頭子勢必登報出賞格，那我不是在你身上添一個逃妾的壞名氣？」介如道：「這却有屈你了，但除掉這條路，試想侯門如海，萬年萬世妹妹休想脫身而走，你我的夫妻願望，今生也難實現了。」金蓮道：「讓我回去見機行事，倘然天照應，走得脫，我用電話喊你來。」介如見金蓮業已允諾，快活得如癡如癡，只礙着他的娘在旁邊，不克動手動腳，大家謔笑了一回。天色將晚，介如定要叫金蓮用了晚膳回去。金蓮執意不肯，臨行介如一再囑其細心，切不可露了破綻，誤事。金蓮說聲曉得，坐着車子去了。介如也別了陳老三夫婦，返店靜候好消息。仍說金蓮回轉公館，走進房裏，只見鄧其南靠在沙發椅內，板起了面孔，似乎纔發過火的神氣，忙走上一步道：「老爺爲什麼心裏不爽快？」

其南道不用你來問我。你出去了半天也玩得夠了。說時聲色俱厲。嚇得金蓮別突一跳。假意只作不知。轉問房中娘姨道。到底老爺爲了甚麼發火。你快來告訴我。好替老爺消氣。娘姨道。這是三姨太太的不是。把氣給老爺受。金蓮道。平日老爺待他不薄。不想多拍拍老爺馬屁。反給老爺氣受。真不能算伊是人了。娘姨道。剛纔來了一個三姨太太。自家。人年紀很輕。打扮活像個拆白黨。和三姨太太姊弟稱呼。親暱得異乎尋常。坐在房間裏有說有笑。三姨太太不時把娘姨遣開。買長買短。同他兄弟鬼混。我背後就有些疑心。他們不像是姊弟。却不敢亂說。不曉怎樣給老爺曉得了。趕到三姨太太房內。三姨太太正坐在他兄弟身上。臉假臉的談心。竟不會留心。老爺進去。及至覺察。老爺已跨得進房。那拆白黨般的兄弟。一掌手推開了。三姨太太想奪門逃走。爭奈老爺當門立着。他可發了極了。究竟三姨太太利害。對他嘴巴一歪。似乎說道。不要怕。放着膽走就是了。他兄弟雙手用力。將老爺死命一推。你想老爺上了年紀。脚勁是沒有的了。便從門檻裏直跌到門檻外面。幸虧跌在樓板上。倘然跌在別的地方。老爺的性命都要丟了。後來老爺經人扶起。進房想盤問三姨太太。倒被三姨太太一陣搶白。只氣得老爺頓口結舌。一句話都說不出。要知三姨太太如何搶白鄧其南。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存心出走同赴劇場 捲物私逃秘藏旅館

詩曰 脫身有計密藏機 席捲金珠不復歸 旅邸潛蹤傳一信 野鴛雙宿又雙飛

話說金蓮聽娘姨說到老爺被三姨太太搶白。故意罵道。這種猛門女人。天下少有自家幹差了事體。不知醜。反潑到如此地步。換我做了老爺。今朝一定同他不甘休。我且問你。三姨太太怎樣的得罪老爺。娘姨道。我們扶起了老爺。老爺像老黃牛喘氣。價指了三姨太太罵。三姨太太不但不服開口。聲音比老爺響。一副派賴腔。調挺撞道。小夥子是我的兄弟。他是難得來的。不要說我坐坐他膝。饅頭上就是一張床睡。人家也不能說甚麼壞話。說完一頭就撞到老爺身上來。幸虧我們多在旁邊。將老爺搶出房門。總算不會撞着。三姨太太撞了一個空。倒在地下。亂哭亂滾。真可惜呀。

一件灑花緞子夾襖，滾得盡是齷齪。那末我們看開得不開交，就勸老爺到這裏來歇歇，以爲你太太即刻回來的。不曉等了你老大一歇，太太你趕快勸勸老爺，氣壞了，推扳不起。金蓮聽他講畢，姍姍走近椅旁，用手撫着其南胸口道：老爺快不要動氣，觸了肝火，是要發老毛病的。三姊是小孩脾氣，他一回兒就得拍你老爺馬屁的，即使他真個犯了不正經的事，憑我們幾個姊妹苦勸他及早回頭，斷了這條妄念，其南冷笑道：你們都是一路裏貨色，誰也勸不好誰。金蓮道：哎，老爺你一洗帚，甩殺十八隻蟑螂了，別人我不說，單說我自家，雖則出身低微，自從了你老爺之後，一向安分守隻雞，再也不做這種歪歪扯扯的事了，所以好誇口說一聲，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能跑馬。其南說：你錯會了我的意了，我說你們一路，因爲你們女人總幫着女人，譬如你有了過處，他一定在我跟前掩飾，只消瞞過了我，這開眼瞎子，甚麼都可以做得。金蓮挨近嬌軀，屁股坐在沙發發椅的把手上，緊緊問道：難道我也有甚麼不尷不尬的事，落在你老爺眼裏，既然你老爺編派我不好，我左右是不好的了。說時，眼眶中含着一包淚，其南看他像要哭出來了，遂道：我不會責備你，要你夾在當中多心，則甚。金蓮更加做作，迸出幾滴淚來，滴在其南的胸襟前，口中咕嚕道：你對付我這般凶相，怎不教人難過。其南道：好了好了，算我錯埋怨了你。一邊說，一邊掏出一方手帕，代金蓮拭淚，却回頭吩咐娘姨道：時候不早了，你們叫廚房裏開飯。老爺要同七姨太看戲去，娘姨一聲答應，七手八脚，端整舒齊。三姨太太因爲洩了氣，已經睡了。少選飯罷，鄧其南到太太房內更衣去了。金蓮趁此機會，進房將值錢的珠寶飾物，一古胸兒揣在懷內，預備說走就走。剛巧藏好，其南已撐了一根司的克，蹣跚着走來，問道：你預備好了沒有？金蓮答道：我是隨身可以去得，若再打扮了，愈加叫你老爺看輕了。其南道：好張利嘴，我是說過就忘懷了。去罷，汽車已在門外了。金蓮這纔跟了其南，出了公館，坐上自備汽車，騰雲價直，達大舞台門口，殺車停下，只見看客比往日擁擠，原來這一夜初次啓演二十八宿打金磚，是名伶小達子的重頭戲，倘然再遲一步，準拉鐵門掛客滿牌了。這時案目仁生早已瞧見來是鄧公館汽車，在人叢中搶步過來，將車門開了，叫了一聲鄧老爺，其南跨下車道：樓上有坐位空嗎？仁生撮着笑臉道：湊巧花樓上還有兩個座位，好像是預先替老爺留的。其南喜甚，偕了金蓮拾級登樓，仁生引他們進

花樓坐下。又把夾在腋下的戲單取了兩張，鋪在其南金蓮面前。又扯了兩張戲票，這纔退去。少時仁生又送上一籃水果瓜子。茶房也流水般泡上一壺香茗來。其南略略看了看戲單，於是打足精神觀劇。至於金蓮的心坎裏，像十七八個吊桶，忽起忽落，打算脫身之計。誰還有閒心看那台上的戲文？他強自挨了一回，差不多已十點鐘的光景。他低聲對其南道：「我去去就來。」其南以爲她小解去，毫無半點疑慮。仍全神貫注的聽那皇離了龍書案的一大段重要唱工。還不住的把三個指頭兒，在面前的狄板上，拍着板眼。金蓮離了花樓，到底有些心慌。三脚兩步走出戲館，跳上黃包車。心中盤算：大旅館決不能去，就擱。祇可揀冷僻洶裏的小旅館。暫時歇一歇脚，再說。當下就叫車夫拉到北浙江路中華新旅館。這是金蓮的算計。防事體弄僵。上海不能存身，火車站就在左近。馬上可動身避風頭。他一路轉念，早已拉到中華新旅館門首。他進內開了一間中等房間。茶房見他是個單身女子，十分猜疑。金蓮究竟有閱歷，將計就計，喚住茶房道：「你可會寫字嗎？」茶房笑着道：「說我會寫，却寫不出許多。說我不會寫，倒還可勉強寫幾個字。」金蓮聽他說得調皮也笑道：「只要你能夠寫幾個字就好了。你去拿筆硯來。」茶房領了這個差使，彷彿麥柴當令箭，真積溜不過。取了一個破缺硯台，一枝毛刷般的筆，一疊印有牌號的信箋，重行走進房間。靠桌坐下，倒了一些茶脚在硯上，磨濃了墨。方始問道：「請你吩咐，我照你寫就是了。」金蓮將門關上了，說道：「你信上只要寫我現在中華新旅館，速來一談。勿誤。」黎介如先生台鑒。下面署一個蓮花的蓮字。他看了自然知道。即刻就來。茶房一一照寫。金蓮摸出一枚袁頭，給與茶房道：「這一塊洋錢，是給你做車錢的。速將這張條子送到霞飛路泰生西服店。如果黎先生就來，我再另外賞你。茶房歡天喜地，接了洋錢送信去了。作者暫且把他們按一按，且說鄧其南正看得十分興會，也不暇計及金蓮。及至戲將完畢，仍不見金蓮進花樓來。私忖莫非他剛纔去小解，肚子痛先行回去不成。繼而一想，即使他先行回去，應當對我說一聲才是。其南想到這裏，惱起來了。不等戲完，立即盪返公館。一問七姨太太，不會回來。其南頓時疑心金蓮逃走的一層上了。便到金蓮房中仔細一查，別的一件不缺。單這一隻首飾小鐵箱，却已空空如也了。其南只氣得索索價抖，蹬足罵道：「沒廉恥的東西，倒底不受人抬舉。」當下大二四五六五位姨太太，會同了都來勸解。其南如何嚇得

下這口氣發狂似的撇了一千姨太太來到外面親自搖了一個電話想請自己的法律顧問單仲昆大律師來商義報告捕房非要把陳金蓮尋獲難消此氣那曉電話打過去單律師不在宅內因有要事往蘇至早須後天方能返滬其南聽說更加火上添油將手中聽筒一擲欲想在各大報上登一招尋逃妾賞格的廣告可是夜已過午各報都已上機就是廣告送進去也不及登出了只得派了幾名僕人四面去訪尋七姨太太的蹤跡其南在他們臨走之前吩咐道你們要尋得仔細如果找不到七姨太太搵了鋪蓋來見我一衆僕人怎敢違拗半個不字可憐他們各處去亂撞足足奔波了一夜七姨太太芳蹤杳然沒法兒硬着頭皮來回復其南其南把他們每人一頓臭罵聊洩胸頭之氣虧太太百般諷勸說道老爺這樣的寵愛他他不想棄邪歸正依舊如是作賤他必定天生着一根賤骨頭沒福消受你老爺抬舉設或他守了本分他的壽緣就不長了還有一說你老爺就是尋了轉來他未必肯從此洗心革面做一個好人家的女人况且老爺已有了六個姨奶奶儘夠你老爺受用本來這個陳金蓮不該討進門了如今他既捲逃而去是最好沒有一則省了老爺精神二則免了衆姨奶奶的嫉妬所以我勸你老爺從今丟開這條心切勿大張驍諭反而弄得家醜外揚壞了老爺自家的名聲其南初還不聽經太太一再苦勸方憤然說道如此說來倒便宜了這個賤貨了故此這件事不會張揚報紙上也就沒有記載出來再說那茶房得了金蓮的美差欣然來到霞飛路將這字條送進泰生恰值黎介如爲了後天亡父三周年的事正在店裏同他的娘閑談一接那張字條快活得骨頭剩了四兩隨手摸了一塊錢賞了茶房說道你先去說我黎先生馬上就來茶房兩面進賬也是歡喜不置謝了便走黎介如立起身來也想走他的娘喝住道我還有幾句話不會同你講你要緊去做甚想又是那隻狐狸精喊你介如心掛金蓮怎肯再坐着同娘講話只作沒有聽見大踏步逕自去了欲知介如見了金蓮又演出什麼奇聞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意懸懸耽驚吊玉蟹 情脈脈却暑剖冰瓜

詩曰 晚風涼處剖冰瓜 寒透心脾沁齒牙 密意甜情同一樣 證成佳果玉無瑕

話說黎介如得了茶房信息，丟了一切正事，趕到中華新旅館，與金蓮會面之後，方知金蓮業已捲逃而出，遂了心願。緊緊握住金蓮柔荑道：「我想今生同你聚在一處，是萬無希望了。想不到天從人意，還有這一日。」金蓮笑道：「現在我冒了這場險，才得如了你的願。不曉你這害人精的心腸，將來能夠永遠不變嗎？我所以別的都不耽憂，就爲這一着。很覺擔心。」介如連忙說道：「放心……放心……放一千二百個心……我小黎人雖滑頭滑腦，對女人同情，却非常專一。尤其是妹妹面上，完全一片真情。若然有一些虛偽，哄騙你妹妹，我小黎決沒有好收成。結果金蓮道：「那是最好沒有了。你總要牢記我跟你，並非沒有吃，沒有穿，沒有用，實在看中你一個人。樣樣對我心思，情願拋掉了寫意日脚，和你做柴米夫妻。」介如道：「我已同你說過了，自當謹記在心。只可惜我這一顆心，不能剗出來。要是能剗，我早叫幾個刻字匠，把你一番恩情，一行一行的，刻在心上。」金蓮笑道：「又要說獸話了。爲今之計，我出來便出來了。雖則鄧老頭子最怕事的，但不可不慮他報捕房追究，或追究起來，我平日拍了照片，又多莫說我一個金蓮，就是加上十倍，也難漏網。介如聽說，不禁呆住了口，停了半晌，始道：「妹妹慮得很是，這倒的確要防備的。必過我，可想不出辦法。」金蓮道：「辦法却有現成在這裏，只有苦我一個人藏頭藏腳，關在家內，那怕包打聽利害，不見我面，是捉不着的。」介如道：「怎好叫妹妹受苦，使我更加不安了。況且你妹妹是白相慣的人，平空守在屋裏，一步不到馬路上，豈不要磨出病來？」金蓮道：「別用與我假惺惺了。你趕緊去賃一間廂房，搬進去住了。再說。」介如稱好，彼此又商酌了一回日後的事，始各解衣安寢。一宵無話。次朝睡到晌午時分，方纔起身。命茶房就在左近廣東館子裏，喚了兩客大菜。介如吃罷，金蓮叮囑道：「你先到鄧公館打聽動靜，是否報過捕房。若今天還不會報，那就胆大寬心，不生問題了。打聽之後，再去尋屋。」金蓮說一句，介如答應一句，掩上了房門，走到外面，心裏一路盤算。此番去打聽，倒是一個難題目。況且自己又不熟悉，怎好貿然前往。設或冒冒失失到鄧公館打聽，匪特打聽不到詳細，反而啓人疑竇，豈不送上門一個嫌疑犯。想到其間，不覺左右爲難。如果不去打聽罷，金蓮勢必將我責備，然而責備還在其次，惱將起來，和我斷絕交情，把所有帶出來的金飾，

教人家去享受。那我不是成了個冤桶。於是他便在站口上跳登電車。一彈指頃已經到了南京路。走下車子。纔走了不多幾步路。迎面來了一男一女。男的穿着最入時的西裝。女的也穿得十分歐化。定神一瞧。男的不是別個。正是方仲賢。忙問道：仲賢到那裏去。這位是誰。仲賢笑道：這位是馮滌芬女士。我陪他到先施公司。辦些動用器具。書中交代。原來方仲賢已與馮滌芬訂了婚了。因為作者一枝筆寫了一邊。便照顧不到這邊。此刻不妨簡單的敘一敘。使讀者多讀一頁。方馮訂婚趣史。且說仲賢自與滌芬看了一次賽狗之後。彼此無形中種下情苗。仲賢不常借看望姑母為名。與滌芬表妹會晤。愛情就一日增加一日。夜間有時雖耽擱在美鴻樓老七的小房子裏。熱度並不因了老七而減。本來老七一心一意想嫁給仲賢。時刻在仲賢面前提起。而且做小也情願。初起仲賢也很有這番意思。無如同娘一商量。非惟不允。竟大大的訓斥了一頓。並禁止仲賢再與老七要好。以杜後患。仲賢沒法。只得向老七婉言道：在我的意思。很想討你進宅。無奈家母狂着禮教。鑒你是個風塵中人。堅執不許我把你討回去。這也是他們年紀大的人。見識不開通罷了。在你呢。進了我宅。可以稱得名正言順。而今有我老太太的一重阻力。一時目的恐難達到。我想我們暫時照舊。候機會再幹罷。美鴻樓老七道：既老太太不許。我也不能強你。設或我硬做主張。反使你和你家老太太生了意見。那就是我的不是了。總而言之。千句拚作一句。大家抱定宗旨。始終不改。仲賢道：我涉足花叢以來。差不多數稔。論資格要算深了。與我有過瓜葛的。不勝其數。而其中好幾個待嫁我。可是到頭來。他們一個個又從別人去了。所以我常說女人的愛情。是最不堅固。最無長性。老七不服道：這是錯在於你。不能怪他們的假。使他在蓄意要嫁你的時候。你就一口應承討回去。像你這般人物。一經嫁給你。還不死心塌地跟到你老。他們見你不慮不恥。你想女人的風頭。只有幾年。若爲了你耽擱。豈非自錯終身。那末自然要嫁別人去了。啊。說甚愛情不堅固。沒長性。世界上只有負心漢。女人是癡心的多。就是我此番想進你的宅。也離不掉一個癡字。仲賢道：這不是我委屈你。完全要怪我家老太太的好。好在住在你小房子裏的日脚多。做夫妻也不過如此。橫豎年紀還輕。不妨再等一二年。只要你顆心能夠堅持。決計可以達到美滿的目的。老七道：你的話算數嗎。我就等你兩年。仲賢笑了一笑。別着老七。來到馮家。滌芬因暑假

歇在家裏。見仲賢到來，萬分歡喜，放下手中的小說，招呼道：「表哥，你來得正好。我放了假，坐在家裏，正嫌寂寞，反不如每天到校，和一班同學研究研究文字，空來練習練習體育，倒覺得比較任何什麼開心。如今一個人想出去，去罷，娘又不許，說我年齡大了，東走西走是不雅的。最好你表哥時常來談談，一來解我寂寞，二來有你表哥伴我出去走走，娘就可以依我了。」方仲賢道：「妹妹何不早打電話與我，我若知道你煩悶，早四隻脚的跑來了。」滌芬道：「我已打過一次電話，誰知搖了半個把鐘頭，終接不通。我心裏憤極了，從此沒有打過。」仲賢笑道：「妹妹你這個性子，可使得太大了。況電話終有通的時候，當時接不通，不妨過一二十分鐘再打。若是爲了這一點動惱，不打和因噎廢食，差不多。說着，滌芬也笑將起來。仲賢等他笑停了，問道：「姑母在那裏？」滌芬道：「娘今天稍有些不自在，他睡在房內籐椅內，我陪着你去瞧他。」仲賢道：「好，於是一前一後進房。」仲賢忙放出規矩面孔，恭而敬之的叫了聲「姑母」，方氏劈頭就責道：「這幾天你在什麼地方勾當，竟連我姑母都不來探望一遭。難道我姑母有簡慢之處嗎？」仲賢一團高興，想不到碰了一鼻子的灰。若依起自家性格，怎肯受這責備，並且說不定發脾氣就走。無如有滌芬在旁，不得不樂於承受，帶說帶陪，陪笑道：「實在姪兒放肆，請姑母千萬別動氣。這幾天實是沒有空閒，究竟忙些什麼，自己也不得而知。以後當天天到姑母這裏來請安。」方氏聽他說得好聽，遂道：「誰要你天天來請安，只要你不時來走走，那就不來埋怨你了。」滌芬道：「不妨請哥住幾天在此，伴你熱鬧。」仲賢便湊趣道：「只要姑母和妹妹不嫌討厭，常住在此也好。況且家母得知我住在姑母府上，也很放心托胆。」滌芬道：「你說話真的嗎？」仲賢道：「我怎敢哄騙姑母。」滌芬大喜道：「那末我就去打電話。」方氏道：「何用急急，少停去打不遲。」我家嫂子是糯米菩薩，憑姪兒要長就長，要短就短，是最好白話的。即使不關照也無甚要緊。我這房間裏很熱，你同表哥到中間去坐罷。」滌芬答應，花枝招展的引仲賢到中間坐下。雪琴早將電扇開好，仲賢把外褂脫了。滌芬道：「敢是你還怕熱嗎？」雪琴你快去切一個冰西瓜來吃。少頃雪琴端上兩個半圓西瓜，而在每半個瓜上支著一把銀匙。滌芬道：「這是真正三林塘雪瓢瓜，上海不易購得的。因我們有家鄉下親眷，住居在這三林塘，始購得兩擔，故而我把他冰來吃，其味較諸平常吃法，更加鮮潔。」表哥你嘗過了，便知我言不謬。」仲賢聽說是三林塘雪瓢瓜，僅聞

其名。却不會嘗試過。忙用銀匙舀了一塊。送到口裏。果然質細味甜。不絕口的連聲讚好。欲知下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下榻姑家歡聯一室 納涼小閣夜話雙星

詩曰 下榻深荷兩眼青 情關至戚作居停 嗚嗚小語涼秋夜 姪煞牛郎織女星

話說方仲賢一邊吃瓜。一邊滿口的稱讚。俄頃食畢。雪琴忙又送上一盆面水。伺候仲賢。滌芬揩拭了手面。二人重復坐下。滌芬轉至自己臥室。取出一疊書本。擇出書中的疑義。向仲賢請教。幸虧仲賢曾在誠中學堂畢業的。國文著實有些根基。要是毫無實學。早給滌芬難倒了。不多一回。天已晚了。只見雪琴過來。說道。請少爺和小姐下樓用飯。滌芬道。晚飯何故開得這般早。雪琴道。這是太太吩咐的。因為方少爺歡喜吃酒。特地早半點鐘開飯。滌芬道。這纔理會。忙收拾好書本。偕了仲賢下樓。步入大餐室內。讓仲賢坐了。上首自己下首作陪。仲賢一看。桌上擺着六隻碟子。一碟是生菜雞絲。一碟是拌蝦仁。一碟是南腿。一碟是天津松花。一碟是油燻筍。一碟是自製的蘭花豆。都是很精緻的。而且都很合仲賢胃口的。滌芬親手執壺。篩了一玻璃杯竹葉青。說道。表哥請用酒。仲賢謙遜道。妹妹敬酒。我不敢當之至了。然則妹妹也該用一杯。助我酒興。滌芬搖頭道。我是一向不吃酒的。尤其是中國酒。飲一口怕就要醉了。仲賢不依道。我包你飲一杯不醉。不然拿飯來吃。我也不高興飲酒了。滌芬道。表哥怎麼你慣使牛皮勁。那末我飲啤酒陪你。可好。仲賢欣然道。妹妹能飲啤酒。真有興煞人咧。說着舉起玻璃杯。喝了個照杯道。乾。滌芬即命雪琴到冰箱裏取了一瓶啤酒。過來開了瓶蓋。也傾了一大杯。慢慢的陪着仲賢飲酒。仲賢是酒杯盡。蓋蓋空。真有謂酒落歡腸。愈喝愈有勁了。滌芬祇勉強盡了一杯。早已紅上桃腮。酒意濃濃了。仲賢見滌芬不勝酒力。也就停杯不飲。滌芬向雪琴丟了個眼色。雪琴真是玲瓏乖巧。撤去了碟子。又送上五樣飯菜。再取過兩隻翡翠色的磁碗。淺淺的盛了兩碗飯。仲賢與滌芬各盡一碗。起身洗面盥口。自有娘姨收拾殘肴。雪琴已端正好兩杯咖啡。一盆剝好的花旗橘子。放在桌上。二人隨意吃

了一點。這纔走出餐室。滌芬請仲賢先上樓。自己在穿堂電話間裏打了一個電話到方家。方始登樓。一問仲賢在方氏房內閒話。遂督察了雪琴。騰出一間臥室預備仲賢安歇。忙了一回。一件小衫都汗透了。回房香湯沐浴。更換了衣服。走進母親房內。仲賢見滌芬淡裝素抹。兼之桃腮上的酒色還未退盡。愈覺嫵媚動人。不禁心旌搖蕩起來。只礙着姑母不敢稍形辭色。祇聽方氏道：「阿芬，你表哥的臥室可曾預備好了？沒有。」滌芬道：「不用娘操心，統都備好了。」方氏笑道：「平日你一點不留心家事。今天你表哥來了，就這樣的想得週到。」滌芬含羞答道：「娘又要挖苦我女兒了。虧表哥不是外人，不致編派我懶惰。至於平日我讀書尚且不暇，誰還能留心家事呢？」仲賢道：「不錯的。大凡讀了書的人，家事一層確乎兼顧不到。說出來不怕姑母見責。像我到如今還同小孩子一般，只知道吃着白相，還不及妹妹萬倍呢。」方氏道：「可見你們少年人游嬉成性，掛着一塊讀書招牌。家裏天坍也不管了。要曉一個人主持家務，是很非容易的。所以有句老話頭，叫做千斤擔然而到了將來，你們有了小輩，也免不了挑上這副担子。」仲賢點首道：「姑母的話確是至理名言。必過現在我們靠托陰下之福，還可過幾年寫意日子咧。」大家又談了半晌。方氏道：「我有些骨節痛，坐不住了。想早些睡覺。你兄妹倆不妨納一回涼再睡。」仲賢滌芬雙雙答應退出。方氏臥室滌芬道：「表哥你穿了西裝嫌熱嗎？」仲賢道：「如何不熱。我在家裏是早換去了。」滌芬道：「既嫌熱，我同你小閣上納涼去。」雪琴在旁岔嘴道：「小閣上的風真大。我剛纔捉空兒上去立了一立，身上吹得比拍了爽身粉還滑。」仲賢喜道：「好個納涼所在。怎麼偏又在妹妹家裏邊說邊隨了滌芬走上扶梯，引得閣上果然涼風習習，覺得暑氣全消。閣中陳設着幾把籐製的搖椅，一張籐圓桌，閣頂的中央裝着一盞淺藍哈夫泡的電燈。仲賢披襟當風，好不快哉。滌芬道：「表哥快來坐。你這樣的吹法，非但不合衛生，並且要吹出病來。」仲賢於是與滌芬並坐在一處。雪琴又送上一壺碧螺春，一罐白金龍。滌芬問道：「雪琴，你還有事做嗎？」雪琴道：「沒有了。」滌芬道：「哦，那你不必下去。就在這裏伺候罷。」雪琴口裏唯唯應着。在壺裏篩了兩盞茶，然後走到小閣的欄杆邊，觀覽閣外夜景。滌芬仰觀那天上的星斗道：「表哥，你天文學懂得嗎？」仲賢道：「天文一科，在學堂裏雖研習過。然這項科目，我很反對的。爲什麼反對呢？因爲這天文永遠學不精，就是西洋人研究了一生一世，也不會研究出所以然。」

來。你想他們用了種種方法。種種器械。尚且如是。而況我們從書本子裏去求。更加經驗全無了。倒不如我家的老娘。姨。他的天文很精通。他說今天下雨。一定下雨。他說今天准晴。一定天晴。屢試屢驗。他是個鄉下人。不曉他的天文。從那裏學來的。足使人值得佩服。滌芬笑道。依你表哥說。我們中國的天文家。倒出在鄉間了。這也是說說罷咧。必過這班鄉下人。久居田塍。懂得些氣候。就知道怎樣的天氣要下雨。怎樣的天氣會天晴。那是完全是揣摩上得來的。並非真正有天文學識。仲賢道。此外還有東蠻日頭。西蠻雨。日枷風。月枷雨。三朝迷露。發西風。日過。反照。晒得狗叫之類。樣樣一無舛錯。反比西洋人考覈得精確。即此一端。西洋人對天文一門。以爲是一種希罕的科學。但在我們中國。好像人人懂得天文。並沒有什麼希奇。像我小時候。還聽得許多關於天文的故事。到此刻。尚模糊記得。滌芬喜道。我最愛聽故事。表哥願意講給我聽嗎。那俯在欄杆上的雪琴。聽說要講故事。也走進閣內。坐在牆角邊。一張椅上。側耳靜聽。仲賢道。我先說很短的星故事。必過我也是拾人牙慧。講得不好。妹妹可不能見怪。也不可扳我的錯頭。滌芬道。講便講。何必裝那說書先生的忸怩身分。仲賢只纔指着空際的天河道。這就是俗傳的天河。河的兩邊有兩顆星。一顆是牛郎星。一顆是織女星。他們本來是一對愛好的夫妻。閨房樂趣。勝於畫眉。後來給玉皇大帝知道了。大爲震怒。於是下一道玉旨。罰牛郎耕種。罰織女織一襲無縫天衣。並每年只許他們在七月七日的一天。由鳥鵲架成了橋。相會一次。這是何等悲哀。滌芬驕言道。你不用講了。這段故事。分明是戲文裏的一齣。天河配。我已各舞台裏看得爛熟。但據我的妄想。夫妻的恩愛。也是份內之事。玉皇干涉他們。未免暴酷。得不近人情了。譬如：滌芬說到這裏。縮住了口。便不說了。仲賢揭着道。譬如怎樣。滌芬回頭一看。却見雪琴。背靠着牆壁。沈沈地睡着了。遂覷覷着說道。譬如一個女子看對了意中人。兩情相悅。誓共白首。而女子的家長。從中阻撓。不許履約。把這對癡男女。硬生生的拆開。那時女子還肯像織女一般。克盡厥職的織機嗎。他必然看破情場。犧牲了一切幸福。跑向死的一條路上去。仲賢插科道。我不是討妹妹便宜。然則妹妹看中了。我而姑母偏不答應。使我們不能如願。妹妹將若之何。滌芬道。表哥。非是我誇口。若是我看對了意中人。母親決能順從我意。因我母親祇有我一個寶貝女兒。但目下的男子。配我的眼光很少。所

以我就不屑做這種事。仲賢聽說做出失望的樣子道：「那麼像那一等人纔配得上妹妹呢？」滌芬經此一問有些不好意思說了，故意立起身來，篩了一盞茶，托着茶杯坐下道：「我們講別的罷。」仲賢道：「不興，妹妹不將宗旨宣佈，我以後絕足不到妹妹府上，省得你妹妹看了我這不配眼光的人生憎。」滌芬聽仲賢的口氣，大有不滿之概，便低着頭道：「像表哥一流人物，我說合意了。」仲賢道：「妹妹真的嗎？」滌芬點了一點頭，仲賢喜極欲狂，不禁屈着膝蓋道：「妹妹既然屬意於我，求妹妹允了我這婚約罷。」滌芬閃轉了嬌軀，不則一聲，要知滌芬會否應允仲賢婚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訂婚姻暗絕小房子 得消息別識汽車夫

詩曰：驚回金粉繁華夢，甘受青樓薄倖名。敗柳殘花何足惜，淫污習慣總難更。

話說方仲賢屈着一條膝，向滌芬求婚。滌芬本來蓄心已久，却不肯輕描淡寫的答應。這是滌芬的細心處。因為答應得太容易了，必然受男子的輕視，而心不堅，故而當下閃轉了嬌軀，用力推開仲賢道：「快些請起。」下邊有人上來了，被他們瞧見，到外面去飛短流長，你我的名譽就不雅相了。仲賢道：「妹妹不允我，寧願長跪在這裏，至於名譽為妹妹而損失，也是希鬆百懈。」我一無遺憾。仲賢回過臉來道：「表哥，你怎地這等癩類，即使我答應你，也得稟過母親。」仲賢快活得了不得，趁勢勾住了滌芬香肩，來了個甜蜜的陶醉的因由。滌芬恐驚醒了雪琴，將仲賢推在一旁道：「表哥，我的終身是舍你莫屬了，但願你表哥從此守身如玉，不再平章風月，才是仲賢矢誓道：「妹妹但請寬心，今後永遠不離開妹妹一步。若偶然誤犯，當遭橫禍……」說到這裏，滌芬用手掩住了仲賢的口道：「別用罰誓，只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那就不負我鍾情於你了。」二人愈談愈覺情投意合，不覺雞聲遠唱，東方隱隱透出一痕白色。仲賢道：「天快亮了，我們去睡罷，倘給母親知道，又該受一場責備。」於是喚醒雪琴，雪琴睡眼惺忪，收了茶壺茶杯，跟着下樓，各歸臥室安睡。如是一來，方仲賢十餘天不到美鴻樓，老七小房子裏來，老七四面打聽，纔打聽不出仲賢的蹤跡。有一天出堂差到惠然軒，在席面上遇着魏益堂，老七問起仲賢，魏益堂道：「你要尋小方嗎？我勸你不用尋他了，他現住在霞飛路馮公館。」

輕易一步都不得出門。老七道：他不出門，究有什麼緣故？益堂道：難道你們睡在一張床上，事前竟毫無風聞嗎？可謂笑話極了。老七慚道：小方人雖抖擻，他心却非常之細，就是風亮大的事，他也不肯漏出口，而況其餘的事，當然不得而知了。不曉魏大少從那裏得着他的消息？益堂道：不是我誇下海口，我雖非千里眼順風耳，凡我結交過的朋友，不論深淺，所幹的隱情，無有不包羅在我的肚裏。就是小方和你落交情，也是我頭一個知道。老七道：魏大少請你不要嚕嚕噓噓的說，快點告訴我，別教我難熬。益堂笑道：你多的日子也等了，怎麼一聽我話，到反性急起來？實對你說了罷。小方是不上你的門了。老七希奇道：我又不曾待虧他，何致於不上我們？益堂道：他同了他的表妹馮滌芬，已訂了婚約。雙方的家長也許可了，聽說秋涼時節，就得正式結婚。這位馮女士，我也見過幾次。那張照會刮刮叫的大英貨，而且學貫中西，兼精體育。你想小方得此艷人，自然把你棄如敝屣。我勸你拋得開些，再換上一個戶頭罷。老七聽了，不禁又酸又辣，面孔上却不肯做出反笑道：魏大少，你看得我們太輕了。我們吃了這碗堂子飯，說起來人盡可夫，然而未嘗沒有規規矩矩的。你魏大少教我換戶頭，我一時沒換處，換你魏大少好不好？老七說到這裏，闔坐都天將起來。益堂道：那我不能填你的空缺。一則我是銀樣蠟槍頭，僅中看而不中吃。二則我的底板很凶，不許我外邊過夜的你。還是另請一位能征慣戰的沙場老將罷。言畢，一座上又笑了個哄堂。老七被益堂嘲笑得滿面緋紅，恰好院裏的相幫送來一張堂差條子，便說了聲：對勿住，停歇請過來。趁此落場，須臾堂差出罷，覺得芳心中無聊，甚加諸天氣悶熱，非凡心想雇一輛汽車，駛到虹橋兜一回風，解解心頭的煩躁。於是隨手搖了一個電話到飛龍公司，不多一刻，就聽弄外波波的喇叭響聲。老七知道汽車已開來了，忙款步走到弄外，那開車的姓何，大家稱他小何，見是老七，笑道：七小姐，你一干子兜風，爲甚不弄個客人陪陪？老七道：教客人陪了，反不舒服。還是一干子來得寫意。小何搭訕道：七小姐請坐在前面罷。我一面開車，一面陪你可好？老七本來坐汽車，一逕是小何開的，加着小何人品行頭漂亮，功架亦十分足。老七很看得中他，所以就依了小何，並排坐在前面。小何開動車子，一直跑馬廳朝西望虹橋駛來。小何的開車本領的確有些經驗，開得又穩又速。一輛車子宛如騰雲相仿，老七的耳邊，只覺呼呼的風響，轉眼間已駛至虹

橋路小何又賣弄手段把前面的兜風車子一部一部的抓出這纔將速力略減回頭問老七道北新涇要去嗎老七道隨便你高興開到那裏是那裏原來小何一邊開車一邊轉念看想老七苟能勾搭上手在他身上着實可以刮些油水但不曉他現下有沒有白板須得打聽清楚如果他沒有白板那就不費吹灰之力兩個指頭拾田螺包可成功小何轉定念頭將車越過大西路愈加把車子放慢並且靠着路邊行駛這是小何的細心恐防後面來的車子相撞老七不解其放問道怎麼車子這樣的慢難道出了毛病不成小何即忙順口道毛病是不會出我剛纔開得速率太過了馬達發熱水箱裏的水快乾了以故不能開快最好加一些水不然再開幾分鐘論不定拋錨了老七聽了小何一篇謊話以為是真的叫了聲哎呀道這裏是冷落所在一家人家都沒有到何處去求冷水呢小何道原是爲此呀故而特地開慢恐防意外老七道這樣罷與其開慢車不如索性停了車子讓馬遶涼一涼再開小何正中下懷道這是頂好了說着殺住了車摸出一隻賽銀烟盒掀開彈簧送到老七面前道七小姐吸一枝烟解解懣可好老七也不客氣伸手取了一枝小何忙把打火燈打旺這纔問道七小姐我多天不見你同方家裏出進難道他又棄舊憐新了嗎老七經此一問低低的嘆了一聲道小何休再提起他了他真是個沒良心的東西况自從結識到今我也算得待他不薄他竟其還丟了我同他的表妹訂了婚約和我立時三刻斷絕往來你想教我心裏惹氣不惹氣我現在想想男人沒有一個真心的所以我像西洋鏡般看得穿裏穿了從此我抱獨身主義永遠不要男人了小何道七小姐你簡直在那裏說癡話豈有這等的青青年紀抱起獨身主義來要曉黃昏好熬半夜難過呢老七不等他說下去瞪了一眼道放你的狗臭屁你也來取笑我不成我偏爭氣給你瞧小何道七小姐何必這麼地堅決不是我小何癩蝦蟆跳在戲盤內自誇自讚人雖做這低微生意一顆心却比鮮血還紅若蒙你七小姐看得上我一輩子跟了你七小姐不生貳心老七聽說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朝他笑了一笑道我而今教蛇咬了一口見了爛草繩也担驚受嚇了望你收了這條心罷試想小何身爲車夫差不多是個流氓兼之他原籍山東不比那班小滑頭動不動就要恃蠻逞強一聽老七無意於已登時一個念頭暗想今晚非略用武力不克奏功的了遂冷笑道老七今晚你不依我看這裏

荒涼得連鬼都捉不出。可是佔不到便宜的。說着丟了烟捲。用手伸到美鴻樓身邊。想解鈕扣。老七明知逃不了。小何的手却故意死命棒住了道。小何你饒了我罷。不瞞你說。一則我身上還沒有乾淨。二則汽車裏怕你受了涼。小何見老七如此做作。却從車門上的皮袋裏。拿出一柄黝黑而小的手鎗。描準老七的當胸。惡狠狠的說道。我用了情。只怕這傢伙不肯用情。老七一想。他如果認了真。當真開起鎗來。性命出入。不是玩的。還是由他擺佈了這一次。以後避過他就是了。當下沒奈何。順從了小何。可是這們一來。老七便平空墜到地獄中了。原來小何有比衆不同的好處。老七當然死心塌地。反不肯放鬆小何了。直把所有的積蓄。盡貼在小何身上。方纔罷休。各走各的路。可憐老七有了這臭名譽。長三上勢難立足。只得自貶身價。晚來跑跑遊戲場。做那秘密賣淫的生涯。雖然不虞竭蹶。身體那裏支得住。不得已吃上了一口煙。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償果報誰憐薄倖人 探新聞便宜風流子

詩曰：假作新聞探訪家，徵明實信費偵查。縱然饒得風流罪，終嘆棋枰一着差。

話說美鴻樓老七自從吃上了烟。面龐一日消瘦。一日所操的賣淫生涯。也一天不如一天了。手頭未免拮据。有時在路上遇見熟客。總得借貸幾塊錢。有一天老七正從一家燕子窠裏挑了一盒鴉片回去。不期然迎面撞着王世章。但見世章全身穿着軍服。單就那隻馬光澄亮的皮綁腿說。已足夠漂亮了。老七看在眼內。不禁一百個懊悔。當初不該和他脫離關係。不然他廁身軍界。日後風雲際會。我跟他。怕不是做一位官太太。現在只落得如此地步。再有什麼顏面見他。想到其間。欲待閃閃過王世章。把一個頭低轉了。沿着牆壁走去。轉是王世章見了他這般光景。回潮前情。大爲不忍。叫應道。老七……老七聽王世章喚他。更羞得恨沒有地洞鑽。但已給王世章瞧見。却不能不老着面皮。回答一聲。王先生。世章問道。老七。你怎生這般光景。老七禁不住眼眶裏掉下幾滴傷心淚道。不瞞你王先生說。說起來。我也慚愧。其實呢。都是我自家犯賤。作的孽。以致於有今日受苦。咳。我早曉得要受苦。應當藏些銅錢。做寒雪糧。王

世章道：「老七事到如今，傷心也無及了。我這裏帶有幾塊錢，你先拿去零用。等我一筆到了手，我軍官也告退了。你要多少便給你多少。也算我與你曾經相識一場，說着一隻手插到袋內，正待去摸洋錢給老七，不防斜刺裏跑過兩個像包打聽模樣的人，將王世章那隻手捉住，道：「你姓王是嗎？」世章一嚇，鴿嘴鴿舌的答道：「我我不姓，姓王。那人冷笑道：「你不用賴了，跟我行裏去邊說邊把攜着的洋錢套到世章手上，擦的一聲鎖好，如狼似虎的押了就走。老七只嚇得面如土色，呆若木鷄。直等到王世章的影子望不見，方纔倒抽了一口冷氣。私念王世章被包探捉去，一定是犯了什麼罪，只可惜他的幾塊錢，早不摸，遲不摸，偏在這猪油嵌蟹的當兒摸。不然，洋鈔不是到了我的手裏嗎？老七越想越怨，兩隻腳緊一步，懶一步的回去，依舊幹他的勾當。一言表過，仍說黎介如在日昇樓邊，瞧見仲賢與他未妻馮滌芬二人，連忙打了個招呼，仲賢却淡淡的說了幾句，偕着滌芬走了。介如見滌芬姿色美麗，真同天仙化人差不多，不覺眼睛裏看得熱辣辣地，暗羨小方前生前世怎麼修的。他一邊胡思亂想，一邊穿過馬路，恰巧一路電車開到站邊，擁入頭等廂內，尚有一個位子空着，一屁股坐下，賣了一張十六分車票，回過頭來，見對面坐着一位漂亮不過的少婦，眼光不期然而然一碰，那婦人失聲道：「小黎，你到什麼地方去啊？原來這少婦人不是別人，正是貴華老四。當下介如不便在車廂中直呼其名，忙說道：「我到靜安寺路去探望一家親眷，你怎麼也趁這一路車，難道去訪……貴華翦住話頭，答道：「我出來買物事的，回家去呢。介如聽了，很以為奇，暗忖貴華老四是個吃生意飯的，此刻不到生意上去，回家則甚。其時電車已到馬霍路口，車廂裏却有七八個人下車。介如便移到對面，與貴華老四並肩坐下，低聲問道：「怎麼你小房子租到了靜安寺路去？貴華老四道：「不瞞你說，我因為這碗斷命堂子飯，吃得怕怕了，就想洗手不做。介如點頭道：「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好沒有的事。可是你洗手之後，一顆心永遠不變才好。貴華老四道：「那末，自然久而久之，總算如了我的願，脫離了迎新送舊的倡門。介如道：「既洗了手，想必是從了良了，但不知從的人，可靠不可靠。貴華老四抿着嘴笑道：「不可靠，我也決計不肯從他。介如把腦袋晃了晃，道：「當然當然，你所從的人，還是有家產的呢，還是經商的，因為上海地方壞人多於車載斗量，只要偶不小心，反而失足，等到日後覺察，便悔之無及。」

了。貴華老四道：這人的底細，我還不甚明白。大概是做金子生意，看他做起生意來，非常順流順水，只見他賺錢，不見他虧本，而且賺來的錢，都是整票的現款，真叫我看得眼花落花，有時我拿他四五百塊錢，他一些沒有吝惜的，介如一壁聽貴華老四講，一壁心裏盤算道：老四這回從良好，好說得不枉這一輩子了。正轉念間，電車早到了靜安寺路口，同老四下車，貴華老四說了一聲，再會，扭着屁股去了。黎介如遂踱到鄧公館門首，向裏一瞧，並無若何動靜，只有一個管門的鄧升，猴在桌上看書，一副細腳銅邊老光眼鏡，褪在鼻尖之上，那付形狀，真使人發笑。介如眉頭一縐，頓時想出一件計策，於是輕輕的咳了一聲，嗽鄧升聽得，將目光打從眼鏡框上，望外一張，見黎介如身穿西裝，人物俊秀，不像是到來求化的，不敢怠慢，連忙雙手撐住桌子，立起身軀，和顏悅色的問道：少爺你來找誰呀？介如趁勢走入一步道：我並不找誰，是來拜望你伯伯的。鄧升聽他如此稱呼，又是來瞧自己的，就手讓進門房，問道：請教少爺有何貴幹？要來瞧我介如道：實不相瞞，我是報館裏訪員鄧升，訝道：你既是報館訪員，我們這裏又沒有新聞來訪，做甚快請你出去罷。門房重地，不敢多耽擱你介如道：正是爲你們鄧府上出了一樁秘密新聞，才騰出工夫，特來探訪，可否請你伯伯將這詳細情由告訴我。鄧升雙手亂搖道：笑話了，新聞真的沒有，叫我如何可以捏造？別來吵斷我，看書的興頭，說着，背過臉去，取書在手，介如見他擺出冷待手段，一想機會安能錯過，非倚袁世凱不可，遂於身邊摸出皮夾，檢了一張鈔票，在他書上一放，說道：這一些算是送給伯伯的茶敬，有新聞沒新聞，隨便。老伯伯如願意告訴我，則更歡迎。鄧升覺得眼前花綠綠的一閃，認得是一張五元鈔票，暗想這五塊錢，倒是七姨太太作成自己的，不由滿臉堆笑道：這算什麼，要承你這般破費，常言道：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但我先要問你，我公館裏的新聞，你們怎會知道呢？介如明欺他是個老古董，撒着滿天謊道：我們吃報飯的，別的能耐沒有，必過人家有甚秘密事，就逃不掉我們一雙千里眼，一對順風耳。鄧升打着哈哈道：我倒要試試你的順風耳，究竟靈不靈。如果是靈，我便佩服到你五體投地。介如道：你真的要試嗎？我就讓你試一下，包叫你隔年蘭花伏盆。鄧升道：我且問你，你可說得出我們公館裏是誰鬧的新聞。介如故意毫不思索，答道：是不是你家七姨太太鬧的。鄧升一聽，使勁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對對，給你一猜便

着無怪你們要自稱順風耳。實在名副其實。那末你那裏知道底蘊。何故還要來打聽呢。介如道。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雖有順風耳。究嫌美中不足。可是結果總不能完全明白。固正必須實地調查。方可刊登報紙。所以不惜工夫。求教於你。鄧升道。原來如此。我就告訴你罷。說時他伸手到座邊。將一支三尺來長旱烟桿兒。裝了一斗烟。遞抽幾口。然後謂介如道。那都是我家老爺不長進。有了太太不算。左一個姨太太。右一個姨太太。討到家裏來。一口氣埋討了七個。而且個個像一朵花也似的。你想老爺一個人。憑他精神勝如龍馬。萬萬不及周旋。自然免不了發生意外。故而每天總有三四位姨太太推說走親眷。到外邊去過夜。惟有七姨太太最好。祇於日間坐着汽車出去。夜間是伴着老爺睡的。所以背地裏都說他最規矩。不曉別的幾位姨太太。雖則歪歪扯扯。却不會跟了人逃走。倒是一向規矩的七姨太太。竟捲逃得不知去向。介如道。七姨太太捲逃了。你家老爺可曾追究嗎。鄧升道。老爺看戲回來。不見了七姨太太。這股火可光得大了。在老爺心裏就想一面報告捕房。一面出賞格登報。定要把七姨太太追究回來。被太太再三解勸。說是這些路柳牆花。不值得大動干戈。他既生了外心。即使尋回公館。也難保他不再遠走高飛。況且又是家醜。能夠不宣揚最好。老爺這纔死了這條追究的心。却便宜了七姨太太。介如聽畢。喜之不盡。正擬向鄧升告辭。忽聽一陣狗叫。轉嚇了一跳。要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佛前求子 姘識當家 庵裏藏身 牽連胞妹

詩曰 新嗣燒香結佛緣 大家歡喜合參禪 花開姊妹添新侶 聯袂同登色界天

話說黎介如打聽得鄧家並不追究金蓮。夢裏都想不到塌上這便宜貨。正擬起身告辭。忽聽一陣狗叫。吃了一嚇。鄧升道。不要害怕。這是我們老爺養的英國狗。拿來跑狗用的。有狗夫管着。不會咬人。你儘管走就是了。介如這纔點頭作別。匆匆回到中華新旅館。和金蓮一說。金蓮也覺喜出望外。介如又告訴他在路上遇見貴華老四。如何嫁人嫁的人如何賺錢。金蓮道。怕是貴華老四吹牛罷。介如道。何以見得。金蓮道。這是顯而易見的。大凡做生意。沒一項不有

盈虧的。他男人做的是金子生意。上落甚大。更不能說包賺錢。依我眼光。貴華老四。不要是嫁了綁票匪。不然做生意。決不會用整票的現款。介如聽金蓮拆穿一說。不由恍然大悟。鼓掌說道。神明如你。真可決算千里了。二人說說談談。不覺天色已黑。晚膳後。雙雙安睡。來朝就在法蘭西租了一間房子。名義上算成了夫婦。金蓮很是嚴緊。把介如加料道地的管束。從此不敢胡調。且說這位黎太太在長壽菴裏。替亡故的丈夫做了一天功德。夜間又放了一場餓口。法事完畢。石諦和尚堅留黎太太在菴中住宿。大參其歡喜之禪。但石諦和尚不僅黎太太一個相好。還有個黃奶奶。而且這黃奶奶年紀。比黎太太要小一半。今年還祇二十歲。面顏雖不十分出色。那一副身段。實在俏俐。一舉一動。一言一笑。無不帶着一些風騷色彩。你想有這等可取處。兀的不叫人魂飛神蕩嗎。他自嫁給了姓黃的。專房獨寵。光陰真快。做了三年夫妻。黃奶奶連屁都沒有生產一個。有的說他是吃白食的。沒屁股的。有的說他是子宮裏出了毛病。永遠不會生育。女人家器量最狹。恐自己斷了子息。丈夫就要討小老婆。失了平日的寵愛。終朝求醫服藥。無如全沒有半點效驗。所以心裏鬱鬱不快。後來聽得長壽菴裏的菩薩最靈。求子得子。求財得財。只要誠心去求。穩可如願。以償於是黃奶奶每逢朔望。必定齋戒沐浴。親自攜了香燭。到菴中一片至誠的。在佛前祈禱。當家石諦是個風流和尚。見黃奶奶出落得體態輕盈。一顆心早已如醉如癡。起了一個勾搭念頭。由是一遇黃奶奶。翩然光降的當兒。殷勤招待。施出種種拍馬屁的手段。知道黃奶奶是來求子的。遂投其所好。用言蠱惑。從此黃奶奶到一次庵。即作一次長談。說不盡萬分親熱。石諦和尚認爲時機已熟。目的可達。一天飯後。黃奶奶坐着汽車到庵。石諦親自迎入方丈。小沙彌送上香茗。黃奶奶道。我求了菩薩。不知幾時容我得子。石諦道。得子不難。還須求我。黃奶奶聽說喜溢眉宇。說道。苟能如願。當替菩薩開光。重修佛殿。石諦擺出一副正經面孔道。這裏人多。不便將這種子術傳你。最好請奶奶到我祕室坐地。我當悉心指教。奶奶不疑有他。坦然跟他到祕室中坐定。石諦更加做出親熱的樣子。爭奈黃奶奶雖係天生尤物。却不會走過壞路。憑你拆盡心思。不是個知音。口口聲聲只求石諦傳授他種子仙術。石諦笑道。奶奶不可性急。少停我自會教你。黃奶奶只得耐了這條心。和石諦不住的談着家常瑣事。此時室中只有他二人。娓娓清談。石諦眼前擺着

這樣一個水樣的人兒，不由的食指大動，遂不時用言挑逗黃奶奶，萬不料黃奶奶依然不動聲色，石諦情極了，暗中忖自己耗了如許心血，仍到不了手，豈不功敗於垂成嗎？當下立起身來，走入套房，在櫥內取出一個小小藥瓶，挑了一指甲藥粉，又用玻璃杯篩了一杯雨前茶，輕輕就將藥粉滲下，親手送到黃奶奶面前，清香馥郁，黃奶奶正苦口渴，端起來一飲而盡，那知道這杯茶吃下了肚，不滿一刻鐘工夫，黃奶奶登時春意盎然，不能自持，便遂了石諦的心願。這一來，黃奶奶無日不到長壽庵，與石諦和尙幽歡密會，原來石諦和尙貌雖則平常，却自有驚人去處，故而黃奶奶也就死心塌地了，隔不多時，黃奶奶竟已結下珠胎，肚腹一天一天的大起來，乃在他的丈夫黃柏如跟前，感稱菩薩靈驗，柏如自是歡喜得了不得，黃奶奶又道：「我今日成續，大半是長壽庵當家的大力，將來分娩了，應當重重地酬謝他，而且我還聽當家說，凡菩薩賜的種，不論是男是女，日後俱飛黃騰達，光耀門楣，因為和普通的胎，完全不相同的，你想有了這種兒子，我與你福氣享不盡哩。」柏如只喜得樂不可支，笑對黃奶奶道：「菩薩既鑒你這樣誠心，賜下佛種，你極該時常往庵裏去，焚香點燭，頂禮膜拜，切不可忘了菩薩的恩典，免得罪了菩薩。」黃奶奶聽了，正中下懷，笑着說道：「你的話簡直不錯，若不提醒我，我幾乎得罪了菩薩。」從此以後，我當聽你說話，每日去磕四個頭，風雨寒暑，都不間斷。柏如點首道：「很好很好，於是黃奶奶得了柏如這句話，大官大樣排日到庵，有時一去即返，有時去個大半天，有時直致深夜始歸。柏如倒也不以為意，從不埋怨一聲。黃奶奶那天黃奶奶起身了，走梳頭的替他梳頭，黃奶奶最喜梳愛司警，他一面對鏡敷粉，正在這個當兒，只見一個娘姨進房，說道：「奶奶，鳳小姐來了。」黃奶奶道：「真的嗎？原來這位鳳小姐，是黃奶奶頂小的嫡親胞妹，闍名叫鳳娟，今年只有一十三歲，問聲未畢，鳳娟已款步入室，叫應了姊姊，姊妹相逢，自有一番親熱，吃過了中飯，黃奶奶照例要庵裏去拜佛，鳳娟也要跟了姊姊，瞻仰菩薩。黃奶奶情難固，却遂攜了鳳娟乘車而來，一路之上，告訴鳳娟菩薩如何靈異，自己如何得胎，石諦如何慈悲，鳳娟聽了，爲之敬仰不已。少時到了長壽庵，石諦一見鳳娟，驚爲天仙化人，頓時又起了一個得隴望蜀的心，伺候他姊妹倆拜過菩薩，恭恭敬敬引入祕室，那一種殷勤狀態，早討了鳳娟的歡喜，坐談了一回，黃奶奶與鳳娟告辭回去，鳳娟一連在黃奶奶家裏住了

五天此五天之中無日不同往長壽庵而無日不阻梗了黃奶奶與石諦和尚的好事黃奶奶自鳳娟去了又來尋石諦重溫舊夢那曉石諦忽然改了常態黃奶奶十分驚駭以爲石諦另結了新歡再三動問終不肯吐實黃奶奶急得號啕痛哭石諦看不過去向黃奶奶耳根邊促落促落說出原委原來要叫黃奶奶效學當初英皇故事黃奶奶心頭一盤算若從了他的意便分了自己禁憐如果不從了他豈不從此好夢難圓只得咬一口痛答應了石諦和尚石諦大喜過望道但你答應了我許出三日期限如三日裏辦不到他也不必來了黃奶奶怎敢違背他的分付到第三天上黃奶奶果偕同鳳娟到來不暇再作禮佛虛文逕入祕室黃奶奶略坐片刻起身謂鳳娟道我就近小姊妹家裏走一遭馬上就回來的鳳娟信以爲真說道姊姊速去速來黃奶奶領之以首姍姍而去石諦仍施故智將鳳娟強行姦污可憐鳳娟下體受了傷淹留床席足足半個多月至步履稍復原狀黃奶奶始再三叮囑送其回家在路上碰受了風夜來就寒熱交作下體的創傷大發痛不可忍終日宛轉呼號他的母親見他病勢沉重連忙請醫生診治醫生不曉他的病源所在自然不能對症下藥病就有增無減了黃奶奶得悉鳳娟病倒這一急非同不可趕忙回家探病背地裏又給了娘一百塊洋錢作爲妹子醫藥費用無如鳳娟病症日重一日命在旦夕他的母親不忍坐視總想死馬當做活馬醫遂不惜重金聘請了一位著名郎中這位醫生診斷之下被他察破了個中癥結私與鳳娟的母親一說鳳娟的母親本來也有些疑惑遂聽了醫生的話到了夜深人靜之後輕輕揭開棉被一看鳳娟的下體只駭得目瞪口呆渾身亂顫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捉棚雞難爲大和尚 結野鴛暫作小收場

詩曰 曲折禪房花木深 春光洩漏外緣侵 醜聲四播難遮掩 刮盡殿前佛面金

話說鳳娟的母親將鳳娟下體一看大驚失色始信醫生所言非謬這是鳳娟一驚而醒自知已被母親看破不復能守口如瓶了只得一是一二是二的對母親哭訴了一遍他母親聽鳳娟說完也像淚人兒一般了無如家境清貧

全賴黃奶奶按月津貼一家乃得溫飽有餘。此番雖則黃奶奶帶壞了鳳娟是個罪魁禍首。然而飲水思源。却不便過分責黃奶奶。設或彼此傷了情。斷絕接濟。如何是好。鳳娟的母親躊躇了一夜。來朝黃奶奶又來探視妹子。鳳娟的母親只是朝着黃奶奶哭。黃奶奶道。娘儘請放心。妹妹的毛病不久就會全愈的。他母親一指鳳娟下體道。怕不能好了。罷。黃奶奶是何等脚色。見娘這們一舉動。早知事已敗露。羞得連耳根都紅了。然而生米已煮熟飯。難為情也沒用了。只索侃侃說道。娘這是我女兒該死。如鳳娟這場病不起。我也不要活着現世了。他母親聽了。收了眼淚。轉用言來安慰黃奶奶。也是祖宗保佑。給郎中一帖藥。將鳳娟扳過頭。漸漸的全愈了。黃奶奶好不快活。以為這件事除了親身娘得悉外。他人便不得而知了。但俗語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樁秘密的始末根由。竟鑽入了一人耳朵內。你道此人是誰。說出來看官都認識的。就是那個陳齡壽。何以會給他知道呢。原來陳齡壽是鳳娟母親的堂兄弟。黃奶奶的娘舅。鳳娟病重的當兒。他掛着娘舅資格。每日必來探問一次。無意中問起服侍鳳娟的小丫頭。小丫頭不懂利害。將這件事一字不遺的告訴了他。陳齡壽一聽。好賣買到手了。背地裏就來拜望石諦和尚。石諦和尚自恃勢力。非但不睬陳齡壽。反把陳齡壽搶白了一場。陳齡壽是個敲詐拿手朋友。怎受得這口鳥氣。遂私下寫了一封信給黃柏如。信中備述黃奶奶與石諦和尚一番肉麻情形。黃柏如看了這封信。氣得沒了主張。奔到房裏。冲着黃奶奶罵道。賊貨。你做得好事。怪不道天天要到長壽庵去。黃奶奶乍聞其語。彷彿青天中掉下一個霹靂。轉覺呆了一呆。却曉得丈夫只有程咬金三斧頭的本事。沒有旁的能為的。故意格勒一笑。問道。是那裏聽來的。沒來由到我跟前家大動肝火。黃柏如道。自有人寫信來報告我的。我看你賴不掉了。還是快給我老實說出。黃奶奶道。真冤枉煞人了。我自信拳頭上立得人。臂巴上跑得馬。叫我說些什麼。你且把信給我看看。是那個寫的。我就去看了。他當面去對質。如果是我的。不是。憑你做丈夫把我怎麼收拾。如果是他捏造了。有意誣罔我的。我就同他拚了一條性命。黃柏如聽了。不假思索。怒吽吽在懷內掏出信來。使勁兒向黃奶奶面前一擲。黃奶奶拾在手裏。展開粗知大略。一看見下面並不署名。不禁笑道。這樣看來。你真是耳朵當眼睛的人了。既然他寫信來告發。應當署一個名字。如今他不敢署名。顯見是捏造出

來的分明族分裏見我有了身孕。怕我生出一個男孩子。沒法奪你的家產。故此有意說我姘識和尚。離間我們夫婦。這手段我倒佩服他辣。黃柏如聽黃奶奶說出這篇大道理。忍不住掌自己的嘴道。請你不要動氣。那是我一時之火。不會想到這一層。險些中了他們的詭計。和你瞎鬧。說着將信劈手奪去。撕得粉碎。拋了一地。匆匆走到樓下去了。再說陳齡壽滿意一封信去。如應如響。自己再做個出頭椽子。從中撈摸他一筆錢。詎知隔了數日。聲息全無。暗想這樁事。冰炭消泮了不成。遂親自來見柏如。恰巧柏如和新從外洋來的一個同學。鎮日鎮夜陪着同學一塊兒頑。無由見面。反急得陳齡壽像熱石上螞蟻一般。加着手中萬分拮据。那天早上。又到黃柏如家裏來。可巧又是前後脚。撲了一個空。再一問黃奶奶可在。回說黃奶奶昨夜不會回宅。心裏一轉念頭。黃奶奶一夜未歸。一定在長壽庵裏。我何不去提出棚雞呢。倘然被我捉着。何愁不敲他一下。大竹槓。當下想定主意。匆匆趕到茶館裏。看了幾個心腹朋友。大家趕到長壽庵來。這一日正是黎太太過夜的下一日。他正和石諦和尚睡得窩心。枕頭邊的一隻鬧鐘。已鬧了兩次。好像催他們起身的模樣。無如石諦和尚着力了一夜。懶洋洋的想多睡一刻。黎太太是抱着三世修在佛身邊的主義。石諦不起身。他萬萬不肯單獨先起來的。况且又睡在祕室裏面。儘可加高了二十四個枕頭睡。做夢也想不到陳齡壽帶了四蟹一癩團。趕來捉出棚雞的。其時黎太太正鑽在被窩之中。一條手將石諦遍體摩挲着。忽然耳邊聽得敲門聲響。黎太太將石諦用力推醒。石諦問道。誰呀。外面答道。師父……是我呢……有人在這裏拜望你……快……以下就不說了。石諦一聽。是小沙彌聲音。不由罵道。混帳東西。去叫他坐一回。我就來了。說完披衣下床。穿着好了。詎知將門一開。擁進四五個人來。原來齡壽一到。菴裏硬逼小沙彌引到祕室外。叫門。使石諦不起疑心。當下擁入祕室。嚇得石諦慌了手脚。陳齡壽走將過去。一手揪住石諦胸脯。喝令搜查帶來的人。就將羅帳揭開。把黎太太一絲不掛的。從被裏拖將出來。齡壽一看。不是黃太太。未免略為失望。然而有這樣一個真憑實據。不怕石諦狡賴。遂向石諦臉上吐了一口道。好個不守清規的和尚。今天你還想做個人嗎。石諦此時見事已遮蓋不沒。只得委婉着道。朋友。暫請息怒。有話放了手再說。至於他赤身露體。太不成樣。也請賞他一個面子。齡壽道。放手可以。不怕你變了蒼蠅飛出去。要我

賞面子給他。却不由你作主。我勸你識相些。別惹動了我。將你綁到外面去。當場出醜。石諦原是吃十方的人。如何聽不出話中的因頭。便故意問一句道。依老兄怎樣的處治我呢。陳齡壽道。我沒有什麼處治你。官休私休隨你的便。石諦聽他開了這條路。一想不妨事了。忙道。我就遵你私休的命。陳齡壽便放了手。在床架上取過一條褲子。擲給黎太太。一面就叫帶來的幾人。退出把門。關好。然後說道。你既願意私休。多也不來要你。就算了三千塊錢罷。石諦聽他這等獅子大開口。忙又說道。這們大的數目。叫我一時如何湊得齊兀的。不是要我性命。總請你老兄格外寬洪。須特別改少才好。陳齡壽不允道。這區區數目。在你亦不過牯牛身上拔根毛而已。不能算大。你若嫌大。不願出捉你去見官。別說三千塊。就是出了三萬塊。怕仍舊遮不來羞罷。石諦只是苦苦求減。並由黎太太從中做好做歹。講定五百塊洋錢。作為遮羞的孝敬。陳齡壽如願以償。好不快活。同了帶來的人。呼嘯而去。這裏石諦和尚把黎太太埋怨了一頓。黎太太氣不過。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回去。可是隔不多時。石諦的祕室被人發現。將石諦驅逐出庵。落了個身敗名裂。這也是淫惡之報。一言表過。再說黎介如與金蓮自組織小家庭之後。不知撙節。濫吃濫用。不上一年工夫。早又吃盡當光。介如雖不時到店裏拿錢。詎知倒運一齊來。黎太太得了個半身不遂的毛病。店中無人照管。不無走漏。黎太太眼看店已不能振作。即命介如清理帳目。關門大吉。不久黎太太嗚呼哀哉。掉下來。還有幾千洋錢私房。介如夫妻倆那就不愁竭蹶。敷衍歲月。作者寫到這裏。墨已枯了。筆亦禿了。權且作一個小結束。留待異日再續寫罷。再會再會。

